

日陽精也月陰精也日月于每月交會謂之朔對衝
謂之望曆家止以朔望推步其薄食予於此得其構
精之象焉卽其所謂日月相推而明生也卽所謂陰
陽之精互藏其宅也何也陰麗于陽謂之離離爲日
陽陷于陰謂之坎坎爲月日月本陰陽之互藏是以
晦時日月同度同道適相交合而旣合則將復蘇爲
朔朔晦之中月光體滿而爲望朔之會也或度数有
遠近然交雖合體而日不食者其常也望之對也或
度数有參差然雖衝分中天而月不食者其常也陰
施陽受一盈一虛網緼摩盪變化無窮此所以貞明

萬古不息也若其薄食者反交亢敵乃其變焉耳但
在曆家則謂日蝕者只是月道與日道交交有遠近
故有蝕不蝕也豈知謂之交則食也則一歲一十二
交十二望當二十四食矣曷爲有數載不食者乎苟
謂近則蝕也三十日兩體相疊宜日食矣曷謂月爲
之晦而日食反在朔乎謂遠則不食也則朔前不當
晦而其交則或三兩分則其蝕亦如之或從邊而過
卽宜食其邊矣曷謂每月多不食乎况曰同宮而度
或不同同度而分數不同誠有然者若十字相衝之
處雖欲謂其不容合焉不可得也儒者謂陽爲萬象

之。主陽盛則不蝕而日蝕者陽之衰也。殊不知陽盛則當蝕而不蝕矣。曷爲極盛之世不免日食而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陽道本微日蝕乃止三十六也。日食由陽之衰矣。則月食必爲陽之盛。曷爲一月之間日蝕于朔而月又蝕于望也。

論交朔

蓋朔必定于日月之交會。是日月交會則其氣復蘇而郊迎之典正以迎其復蘇之氣。告朔視朔之禮所以爲甚重也。詩小雅云十月之交朔日辛卯。然則朔必定於日月之交也。不於此可證乎。一行乃謂陰陽

曆交或在四立或在分至所交並同而出入之行異。蓋以日道爲主而驗月道之交。或月道自裏而交於日道之表。或自表而交於日道之裏。故謂陰陽曆交是也。謂所交則同而出入之行異者。以月道交日道春分與秋分同。冬至與夏至同。其於四立亦然。特其所以不同者。黃道居中。月道或出其東而入其西。或入其北而出其南。所謂東交于角。西交于奎。是也。不知日月之交會。每月之朔望皆然。豈徒二至二分四立爲冬哉。特朔交爲初交。望交爲中交。皆視陰陽曆以正其行耳。且朔必以日月之交會爲定法。則雖二

小三大或三大二小一日爲朔十五日爲望俱不甚
差否則望或在于十四十六而朔之拘爲一日者非
真朔矣此所以論朔當必求乎交也然日月交必食
者何也曆家止論其變而不知天道之常無怪也然
日或食於晦或食於二日而不食於朔豈不交而亦
食或食於交前交後之謂乎觀春秋日食三十五書
朔者二十七其不書朔者八故公羊傳謂不書朔者
食二日也穀梁傳謂不食朔者晦也此皆由月法拘
於一大一小之相間耳惟左傳謂不書朔官失之也
斯言得之矣詩小雅云朔日辛卯日有食之然則日
食必於朔也不於此可證乎可見論定朔不於日月
之交而不知月法小大或二或三之相錯論日食不
於朔而或食於晦或食於二日之無定時者皆由曆
法之不正也噫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止十
二字耳而古今論定朔論日食可謂萬世曆法之準
者恃有此經文在也

日月九行薄食

邵子曰日食月以精月食日以形是以君子用智小
人用力此見君臣之禮也又日月受日之光不受
日之精相望中弦則光爲之食甚矣精之不可以二

也。切計太陽乃火之精，其氣亦類於人間之火也。火正當氣燄之上，必有黑暈，觀之燈燭可見。星家謂之星象，想卽此也。受光則稍偏，受精則正對。以月正對此黑暈之中，所以食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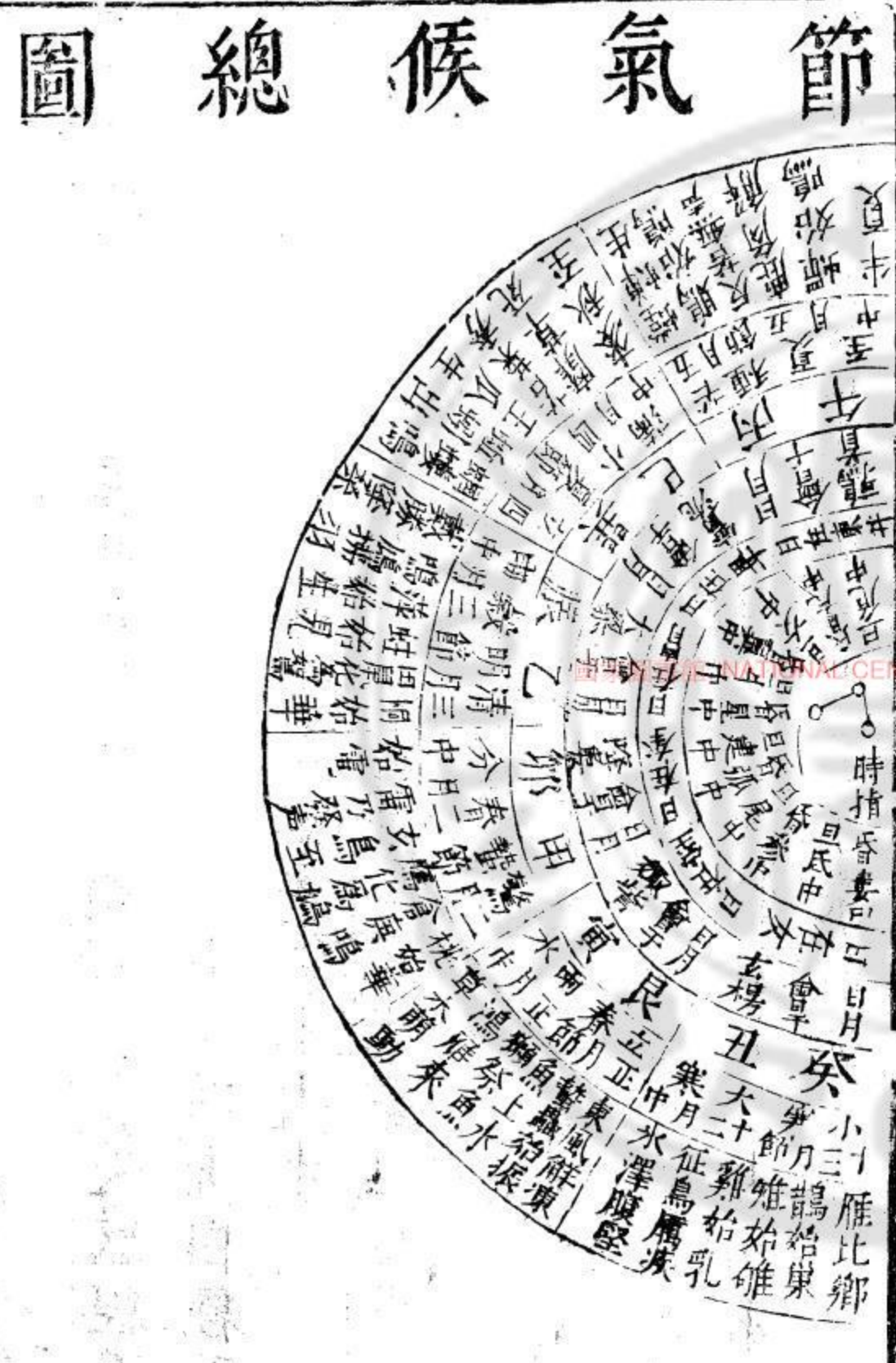
月食陰抗陽而不勝，猶可言也。日食陰掩陽而勝之，不可言也。是以春秋書日食而不書月食。詩云：此月而食，則爲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卽取此義。

日食說

嘉祐六年日食，人云不見。時議稱賀司馬光上言：臣愚以爲日之所照，周徧華夷。雖京師不見，四方必有。

見者。此天戒至深，不可不察也。臣聞漢成帝永始元年九月，日有食之。四方不見，京師見。谷永以爲禍在內也。二年三月，日有食之。四方見，京師不見。谷永以爲禍在外也。臣愚以爲谷永之言，似爲協天之意。夫四方不見，京師見者，禍當淺也。四方見，京師不見者，禍寢深也。天意以爲人君爲陰邪所蔽，天下皆知人君獨不知也。人君尤宜側身戒懼，乃相率稱賀上下蒙誣哉。若司馬光者可謂委曲善導其君以回天變者矣。

日 月 交 會 時 節 德則日不食非矣



天類

五星經天論

古今星釋曰歲星經天其國大饑人相食熒惑經天有兵火鎮星經天其國大旱亦曰有土功大白經天有急兵亦曰國以兵亡辰星經天其國大水

秦始皇時有大白經天占曰國棄祀宗祀亾後果因漢楚興兵相距籍秦遂以亾

晉惠帝永寧元年自正月至于閏月五星互經天縱橫無常星傳曰日陽君道也星陰臣道也日出則星亾臣不得專也晝而見午上者爲經天其占爲不臣爲更王今五星悉經天天變所未有也

晉安帝義熙元年至十四年大白經天者九皆華伐更王臣失君之象也是後劉裕受宋公帝遜位于宋五星合聚論

漢元年五星合聚東井以曆推之從歲星也此高祖受命之符也故客謂張耳曰東井秦分漢王入秦五星從歲星合聚當以義致天下秦王子嬰降於枳道漢王以屬吏寶玉婦女無所取閉宮封門還軍次於霸上以候諸侯與民約法三章民無不歸心者可謂行義矣天之所予也五年遂定天下卽帝位以明歲星崇義東井爲秦之明効也

四星合聚論

晉孝武帝大元十九年十月大白鎮星熒惑辰星合于氏占曰爲亂饑爲內兵至隆安元年王恭等舉兵顯王國寶之臯朝廷殺之是後連歲旱饑晉安帝義熙三年二月癸亥熒惑鎮星大白辰星聚于奎婁從鎮星也徐州分是時慕容超僭號于齊兵連徐兗連城寇掠至於淮泗姚興譙縱僭號秦蜀盧循及魏南北交侵其五年劉裕殄慕容超義熙九年三月壬辰歲星熒惑鎮星大白皆聚東井從歲星也東井秦分十三年劉裕定關中其後遂移

管祚

三星合聚論

漢孝文帝後元二年五月乙巳水木火三星合於東井占曰外內有兵與喪改立王公東井秦也是歲誅反者周殷于長安市其七年六月文帝崩

漢孝景帝元年七月乙丑金木火三合於張占曰外內有兵與喪改立王公張周地金之河南也又爲楚王三年吳楚膠西膠東淄川濟南趙七國反吳楚攻梁膠東西及淄三國圍齊漢遣大將軍周亞夫等戍止河南以候吳楚遂敗之吳王走粵攻殺之平陽侯

八緯卷第一
敗三國之師于齊遂伏其辜齊王自殺漢兵以水攻
趙城懷王自殺六月立皇子二人楚元王子爲土膠
西中山楚濟北爲淄川至淮陽魯王汝南爲江都七
月兵罷

漢成帝河平二年十月下旬鎮星在東井軒轅南端
六星星盡餘歲星在其西北尺所熒惑在其西北二
尺所皆從西方來鎮星貫輿鬼先到歲星次熒惑亦
貫輿鬼十一月上旬歲次熒惑西去鎮星皆西北遂
行占曰三星若合是謂驚立絕行外內有兵與喪改
立王公其下十一月丁巳夜郎王韻大逆不道牂牁

太守立捕殺韻

晉惠帝元康三年鎮星太白三星聚于畢昴占
曰爲兵喪昴趙地也後賈后陷殺太子趙王廢后又
殺之斬張華裴頠遂篡位廢帝爲太上皇天下從此
兵亂禍連

晉懷帝永嘉六年七月熒惑歲星太白聚牛女之間
徘徊進退占曰牛女揚州分是時懷帝傾覆而元帝
中興於楊

二星合聚論

漢孝文帝七年十一月戊戌土與水合於危占曰爲

壅沮所當之國不可舉事用兵必受其殃一日將覆軍危齊也其七月火東行行軍陽環畢東北而出西逆行至昴卽南乃東行占曰爲喪死寇亂畢昴趙也後三年膠西膠東淄川三國攻齊國漢遣大將軍周亞夫等戍止河南以候吳楚之斃遂敗之

漢孝景帝元年正月癸酉金水合於婺女占曰爲變謀爲兵憂婺女粵也又爲蠻二年七月丙子火與水晨出東方因斗牛占曰其國絕祀至十二月水火合於斗占曰爲淬不可舉事用兵必受其殃一日爲北軍用兵舉事大敗斗吳也又爲粵三年吳楚膠西膠

東淄川濟南趙七國反吳楚攻梁膠西膠東淄川三國圍齊漢遣大將軍周亞夫等戍止河南遂敗之吳主亾走粵攻而殺之平陽侯敗七國之師于齊咸伏其辜齊王自殺漢兵以水攻趙城城壞王自殺

漢孝景帝中元三年正月丁亥金水合於觜觴爲白衣之會其五月甲午金木俱在東井戊戌金去木留守之二十占曰傷城於鉞木爲諸侯將行誅於諸侯也是時梁王欲爲漢嗣使人殺漢臣袁盎勸漢誅梁大臣梁王恐懼布軍入關伏斧鉞謝罪然後免

漢孝景帝中元三年十一月庚午夕金水合於虛相

去一寸占曰爲鑠爲喪、虛齊也、四年丙申金水合於東井占曰爲白衣之會、并秦也、五年四月乙巳水火合於參占曰國不吉、參梁也、其六年四月梁孝王死、五月陽城王濟陰王死、三月天子四白衣臨邸等後、元元年五月壬午金合於輿鬼之東北不至、柳出輿鬼北可五寸占曰爲爍有喪輿鬼秦也、丙戌地大動、鈴鈴然民大疫死、棺貴至秋止。

晉惠帝光熙元年九月鎮星合歲占曰鎮與歲合爲內亂、是時司馬超專權於中、以無禮破滅、內亂之應也、十二月癸未太白合鎮星占曰爲內兵有大戰是

後河間爲東海王越所殺、正月東海王越殺諸葛政等、五月汲桑破馮嵩殺其燕王、八月荀晞大破汲桑

天文總論

晉天文志謂天如磨形、日月蟻行於上、蓋惑於日月右行之說、黃勉齋言太極不是會動靜、底物動靜水火也、所以圖解云動靜所乘之機也、譬如蟻在磨盤上、一般磨動則蟻隨磨動、磨止則蟻隨磨止、磨止蟻隨磨轉而磨蟻之動靜可以見磨之動靜、彼呂氏春秋及繁露分九野十端皆妄也、而况云斷鰲鍊石尤爲不經、天一氣也可以鰲而立、石而補、有是

理耶、懸象著明白日乃陰陽發見之尤盛者也、屈原天問謂西北無光燭龍御火以照此、蓋惑於天不足

西北之說彼淮南子謂行九州七舍皆妄也而况謂揮戈棄杖尤爲不稽日一火也可以戈而揮杖而逐有是理耶俾彼雲漢昭回于天俾彼雲漢昭回於天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詩之論天河是也蓋折木形如匹鍊在箕斗之間故絕漢曰天潢抵艮曰地紀若彼圖記所云得支石博物志所云乘仙槎皆小人無忌憚之言也彼君平雖善卜吾不知所卜何理哉三五而闕記之論月然也蓋月形如冰輪乃太陰之精故借光曰銀丸黑子曰地形若酉陽書所云得玉斧五經通義所云此蟾蜍齊東野人之語也彼有黃雖善筮吾不知所筮何

理哉吾聞時雨將降山川出雲觸石而出膚寸而合

戴記公羊傳有是言矣保章氏以五侵辨吉凶則青爲蟲白爲喪赤爲兵荒黑爲水黃爲豐於理有之若

尚書中候及漢書所云堯璧漢鼎繆矣况夫金枝玉葉見於崔豹古今註者又皆道聽而塗說者也是何

足與較是非哉雪之所以凝者吾聞上天同雲雨雪霏霏詩經上天同雲雨雪霏霏益之以靈霏旣優旣渥天地陰陽溫則爲雨

寒則爲雪周天戴禮有是言矣韓詩外傳謂凡草木花多五出雪獨六出以應太陰之數於禮有之若毛

詩之咏蜉蝣蜉蝣之羽衣裳楚楚謝靈運之咏柳絮

近矣若夫銅馳玉馬見於真定記者真喪心病狂者也是何足與辨真偽哉

刻漏總論

歲三百有六旬有六日而日之長短參差不齊於是先王刻箭沃漏以揆之故隋志曰黃帝創觀漏承制器取則以分晝夜則漏刻之制蓋始於黃帝其後因以命官周禮挈壺氏則其職也及攷之鄭氏所注則有曰漏之箭晝夜共百刻冬夏之間有短長焉大史立成法有四十八箭此亦可見周制之大略也漢興因拘古制漢武所用之法二至之後九日而增損一

刻建武中興曆稍後天宋浮許淑請更曆法天下初定顧猶未遑而令甲第六漏品斯載日分百刻率以九日爲刻增損視夏曆爲疎焉永平紹隆張盛景倣以四分法課校弦望術頗施行元和編訢李梵推廣其術曆用四分而宮漏之制一仍其舊或時至差二刻以上不與天應迄于和帝永元之十四年惟霍融待詔太史親考夏曆露章抗議詔刻四十八箭以二十四氣日躔所在泊于黃道去極晷景昏明中星刻于其下隨日南北以爲長短始終至起凡一再周而一歲之運畢矣四分曆法政定于茲然則是氣之設

實爲至妙終于魏晉相傳不改故晉陸機則有刻漏賦晉李充孫焯則有刻漏銘梁陸倕則又有刻漏銘唐藝文志則有刻漏經唐曆志則有一行步軌漏術此亦可以攷歷代之大略也然孔穎達謂浮箭壺內以出刻爲準賈公彥謂漏水壺內以設刻爲度或浮或沈此其說之異也古今刻漏之法有浮漏有稱或說宋何承天則有春秋二分晝夜各五十刻之說梁武帝大同之所改用者則又有百八十刻之說至於陳隋則仍用百刻之制此又其數之不同者也在天

中燕肅所上刻漏浮箭之壺爲金蓮花則曰蓮花漏皇祐初舒易簡等所造刻漏以木爲權衡增平水壺置于文德殿則爲文德殿刻漏蘇頌之在元祐上儀象法要於渾天儀銅候儀渾天象三器之外又置刻漏四副一曰浮箭漏二曰稱漏三曰沈箭漏四曰不息漏使挈壺專掌時刻與儀象互相參考以合天星行度爲正所以驗天數與天運爲不差則寒暑之氣候自正也雖然周官挈壺氏凡軍事垂壺施之於軍所以嚴警守以至朝夕之禮而常以是爲節焉然春官鷄人凡國事爲期則告之時而齊詩特罪挈壺

氏者蓋天子備官挈壺氏掌漏鷄人告之諸侯則掌漏告時一於挈壺氏而已此不可不知也

五行總論

橫渠張子云陽陷於陰爲水附於陰爲火木金者土之華實也其性有水火之雜故木水漬則生火然而不離蓋得土之浮華於水火之交也金得火之精於水之濡故水火相持而不害燥之反流而不耗蓋得土之精實於水火之際也則是以金木爲水火土三者之所生而有矣近世王子衡又祖其說以爲天生水等語乃緯書之辭儒者不當援以入經而謂水

火者陰陽造化之妙物故一化爲火日是也再化爲水雨露是也今日天一生水地二生火戾於造化本然之妙矣又有地卽有土何至天五方言生土若尚未有土則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將附於何所乎水火土天地之大化也金木者三物之所自生與人物所同出安可與之相配地闢而人物卽生金石之質必積久而後結恐其生必後於人物謂金之氣生人得乎若謂五行生人則觀之木津液血水也鑽燧氣火也皮之柔肉土也心之堅骨金也何異於人謂人生木不亦可乎至於分配支干乃半途立論無所本始

甲乙丙丁子丑寅卯大撓作此以紀歲月日時非有所謂屬木屬水之說且五行之氣無則已矣有之則一日之內無不全體俱在安有今日爲木明日爲火又明日爲土爲金爲水乎何春止爲木夏止爲火秋止爲金冬止爲水乎何土惟王於四季而餘月土氣卽滅絕乎方其一行主事而餘四行孰把持之孰留停之而能退避相遜定分而不敢越耶子衡論辨雖多、大都不過如此其關世俗傳會牽合之說極爲詳盡精當矣愚竊謂五行若以其質而言則金與木乃水火上之所生而有也其與人物之生實然亾異各

有種類各自完具謂其能生人物者非也不惟金木不能生人物雖火亦不能生人物也藉令能生火鼠火鷄不常有也絕未見有火生人者也不惟火不能生人雖水止生魚鱉而已矣土止生禽獸草木而已矣亦未見有水土中生人者也不惟不能生人雖其自生亦有不可強通者如金之生水特以其爲火所煅煉而融流不知此融流之水能如源泉之混混乎吾見稍離於火卽凝而爲金矣豈有生水之理水之生木亦必藉土而後生若使無土水能自生乎或者以水生萍當之不知萍可以爲木乎以火爲體也必

以薪而爲體使無草木爲之薪且無火矣安得有灰
燼而成土乎抑此灰燼之土果能凝結而成金乎且
吾聞金多生於汝漢涪水麗水潭瀨沙渚之中則謂
水之生金不亦可乎故欲論五行者以質而論決有
不可強通者也若以其氣而論則造化之始惟有元
氣之運行而已元氣分而爲二氣陽之氣濕是水也
陰之氣燥是火也濕氣漸多感於陰而發舒是水也
燥氣漸多感於陽而斂縮是金也二氣各盛交相傳
合而成冲和是土也水火二物在五行之中最爲輕
清木次之金又次之而土則最爲重濁矣此乃以氣

而論其微著清濁之序謂其能爲生天生地生人生
物之本亦何不可愚嘗有說曰天地未開未闢之先
是爲水火生天地天地既開既闢之後是爲天地生
水火何以故彼元氣變化水火之氣升而爲天水之
查滓火之燥結降而爲地此水火生天地也既有天
地觀之天焉日火也故陽燧可取火於日焉月水也
故方諸可取水於月焉又觀之地焉山川出雲升而
爲水矣山下出泉降而爲水矣剛者成石石中有火
矣柔者爲木木中有火矣此天地生水火也既生水
火則金木亦生乎其間矣既有五行則語其性也水

主潤火主燥木主敷金主斂而土主溽語其氣也水
爲測火爲炎木爲濕金爲清而土爲烝無一日而不
流行於天地之間無一物而不取足於五者之用則
二月靡艸死三月而麩麥黃不可以爲木專主春而
無金之主殺也八月而種菘九月而種麥不可以爲
金專主秋而無水之主生也盛夏之時寸雲上騰大
雨時行不可以爲水專主冬而夏之水不健旺也隆
冬之時井氣皆溫田間野馬細縕如故不可以爲火
專主夏而冬之火至死絕也四物之質無土何附自
生之類無土何依則又不可以土只寄王於四季各

十八日也大抵五行爲造化之本吾雖不可以爲強
探五行爲日用之常吾則不可以不修是故肅時雨
若則水行修也又時暘若則火行修也哲時燠若則
木行修也謀時寒若則金行修也聖時風若則土行
修也及施之有政預蓄洩通灌溉則水以潤下矣明
鑽燧禁焚採則火以炎上矣慎鼓鑄審五庫則金以
從革矣順陰陽時斧斤則木以曲直矣辨疆理重農
時則土爰稼穡矣斯五行之政舉而六府之用成也

五運相勝相生

五運之說肇於鄒衍自漢張蒼公孫弘之徒皆用其

說而賈誼司馬遷劉歆輩又從而附益之今考其說
有二賈誼公孫弘倪寬司馬遷則本五行相勝之說
劉歆子則以五行相生爲言主相勝者則以前世帝
王皆後代勝前代火能滅金卽以火勝金金能尅木
卽以金勝木夫帝王之有天下豈以一人之私求勝
於前代耶堯舜禹之相遜蓋不得已而處大位湯武
之征伐亦不得已而應天順人初無一毫私意行於
其間也今乃推五行之相勝是以末世爭奪之事爲
帝王盛舉豈不謬哉故漢儒以周當木德秦人以爲
水乃用水德以勝之更名河曰德水秦人旣自以爲

水矣漢儒必欲以土勝之至大初逆更順黃德夫秦
之暴虐專以干戈魚肉諸侯併吞海宇秦人推五運
相勝蓋有以也漢高之興雖以征伐然討定暴亂亦
秦民之湯武也賈誼司馬遷不能推述漢興撥亂之
功反用秦人相勝之說欲以此制禮樂易服色豈理
也哉逮向歆又論五行之相生曰帝出乎震故伏羲
始受木德木生火故炎帝以炎繼之火生土故黃帝
以土繼之由是相推以至於漢是謂以母傳子也况
旣以黃帝爲土德矣少昊其子也何得又自爲金旣
以帝嚳爲木德矣帝堯其子也何得又自爲火父子

之間五行之迭運乎誠如是則商周傳數十世一世
 爲一德不幾于紛亂之甚耶秦雖不德亦傳位二世
 矣今乃以漢德之火上承周德之木置秦於閏位比
 之共工可乎哉見主相勝之說則不得不變周之木
 爲火主相生之說則不得不置秦之水爲閏歷觀詩
 書述堯舜三王之事亦詳矣何嘗如陰陽家之說妄
 相配合其繆戾一至此耶嗚呼漢之興都一也見神
 母之祥者則以爲火德見黃龍之瑞者則以爲土德
 考河決之符者又以爲水德是漢儒議論本朝且紛
 然靡定他又何足憑哉雖然五行之相生相尅亦天

地自然之造化也硜硜然拘滯於帝王之代興者固
 非也後儒又以此爲陰陽家之術并消息盈虛之理
 莫之察焉通儒固如是哉

上古曆元圖

| | | | | | |
|----------------|-----|-----|-----|-----|------|
| 新曆 從此 起數 | 甲子年 | 甲子月 | 甲子日 | 甲子時 | 五星連珠 |
| 土月 | | | | | 二曜合璧 |
| 至朔同日 | | | | | |
| 朔旦蓋 | | | | | |
| 年之始 | 月之始 | 日之始 | 時之始 | | |

上古曆元圖
 卷之六
 元類

步曆之始，謂之上元，必以日月全數爲始於前更無餘分，以此爲端首。由漢以來，以曆數名家者，惟大初曆以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爲一元，以八十一爲分歲，已盡都無絲髮之餘，重新起曆是時，定十一月甲子朔旦夜半冬至日月合璧五星如連珠，乃新曆之第一日，故謂之曆元。漢元封七年，適當其時，故改秦曆用漢曆，改秦正用夏正，非謂夏亦然也。

元至元三年，平宋，詔許衡、王恂、郭守敬改治新曆，乃與南北日官參考累代曆法，復測候日月星辰消息，運行之變，參別同異，酌取中數，以爲曆本。十七年曆

成賜名曰授時曆

按古今曆法，至于元郭守敬，可謂度越千古矣。參以古制，創立新法，所謂類其同而知其中辨其異，而知其變其授時曆，雖漢大初、唐大衍，皆莫有過焉者也。蓋以今曆與古曆相較，比而其疎密自見也。其說曰：上能合於數百載之前，則下可以行之永久。此前人定說古稱善治曆者，若宋何承天、隋劉焯、唐傅仁均，僧一行之流，最爲傑出。今以其曆與至元庚辰冬至氣應相較，未有不背戾者，而以新曆上推往古，無不脗合。又曰：自春秋獻公以來，凡二千一百六十餘年。

用大衍宣明紀元統天大明授時六曆推算冬至凡四十九事大衍曆合者三十二不合者十七宣明曆合者二十六不合者三十二紀元曆合者三十八不合者十一大明曆合者三十四不合者十五授時曆合者三十九不合者十事以前代諸歷較之授時爲密○按洪武中刻漏博士元統言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曆隨時修改以合天道我朝承運以來曆雖以大統爲名而積分猶授時之數授時曆法以元至元辛巳爲曆元至今洪武甲子積一百四年以曆法推之得三億七千六百一十九萬九千七百七十五分經云大約七十年而差一度每歲差一分五十秒辛巳至今年遠數盈漸差天度擬合脩改矧今又歷一甲子而過其半其年愈遠其數愈多其所差者當益甚也臣愚以爲曆者國家之大事所以膺在躬之數承上天之托以敬天道以授人事者端有在于此臣請詔求天下通星曆之學如郭守敬者以任考驗之責明天人之理如許衡者以任講究之方失今不爲後愈差舛

歷代曆

治曆明時之君子因其差之未遠革而正之無難也

其或盡更前人之法而更復疎遠其或增損前人之舊而更加詆毀則非矣自昔黃帝以來曆凡五十餘家皆由氣朔纏度或先天或後天微有不應曆象則曆法從而變也夫黃帝始調曆顓帝爲曆宗至漢則不能無疎密漢人課之詳矣由漢以來太初曆法爲第一三統四分乾象或因革焉而復有疎密之間蓋三統則甚疎而乾象則甚密也乾象之曆爲推步之師表韓翊楊偉咸遵其舊法而不及深妙唐自開元太衍之曆行筭數備悉其後雖屢有變更皆不外於一行之數改曆者又從而指其疎謬不特此也北齊

文宣悅宋景業識緯之佞而改行天寶曆隋高祖喜張賓陳代謝之證而改行開皇曆上之人所以改曆者悅喜諛耳不爲敬民而設也劉孝孫曆法甚精輒爲劉暉所抑劉焯推占至詳常不爲張胄元所容下之人所以造曆者冒寵嗜利初不揆其法之是非也操是心以往其何以議曆爲哉是以知天道遠曆法推測不能每事中程其曰日食不効更考日度可也其曰斗分有差更定密率可也其曰五星疎遠更驗星纏可也其或一事不中程乃盡更前人之法大抵因其實而易其名異其所入之門而同其所歸之極

如宋何承天曆法齊用之則爲齊曆隋張賓用之則爲隋曆也如劉孝孫曆法劉焯更名七曜曆其後又更爲皇極曆也然則自古迄今五十餘曆其立法之異者大初曆本於律太衍曆本於易是也其餘皆襲舊法而增損焉耳

總論諸曆

大初曆爲張壽王所抵清臺課疎密而是非乃定徐禹治太初第一壽王下吏大衍曆爲瞿曇撰南宮所非靄臺校薄而當否始決大衍曆頒行說等伏罪侍御史李麟之等校之也東漢曆元爲馮晃馮光所駁熹平校議得失遂分詔作

蔡邕議邕等議光晃之罪

此曆之方行而迭相詆刺者如是也大

初曆是非既定而朱浮以爲後天四分儀式旣備劉洪以爲與天疏濶班固謂三統最密而杜預以爲疎一行獨指杜預之謬鄭元謂乾象窮幽深妙而韓翊指其失此曆行旣久而遞相詆刺者又如是也其餘如祖暕之非何承天劉孝孫劉焯之駁張賓王孝通李淳風之譏傅仁均遞遞相非無窮已也要之兩漢之曆大初乾象其最也隋唐之曆皇極太衍其冠也雖更相是非而是非自有定論矣然則太初乾象皇極大衍之曆果能窮盡千萬年之數未及百年咸悉

更變何哉杜預之言曰天行不息日月星辰各運其舍皆動物也物動則不一雖行大量可得而限累日爲月不得無毫毛之差曆差始於毫毛積而弦望晦朔不得不改憲從之書欽天象易治曆明昔言當順天以求合非求合以驗天者也唐志曰四時寒暑無形而運於下日月星辰有象而見於上二者常動而不息一有一無出入升降或遲或速不相爲謀其久而不能無差忒者勢使之然也故爲曆者其始未嘗不精而其後多疎而不合亦理所當然不合則屢變其法以求之自堯迄于唐此曆所以未嘗同也

歷代曆元

秦漢以來古曆不傳所存者自黃帝至魯凡七家其用於漢初惟顓帝曆耳然度數之失服色之乖議者已非之豈非法久則弊必變而通通而久固有所待耶且大初之曆非不密也然可行於武帝之時至章帝則復失矣四分之曆非不精也然可用於章帝之時至百年而復差矣唐高祖始用大衍曆至高宗之麟德則變至中宗之景龍則又變迨明皇時大衍用而景龍又廢矣大衍之精密宜可傳遠也未幾而復差則爲五紀爲正元唐觀象爲崇元又何其紛紛耶

蓋隨時變通正大易革象之義宋朝之曆率二十年一差又復訂正其以是歟惟元曆測景法默孚易象至我朝用之有差又當隨時變革曆家不可執一法以爲定筭也明矣

曆象日月星辰

曆不可以執一論也曰象曰氣曰數均之不可缺也嘗讀堯典知古今之曆法定於斯而善曆者宜取法於斯焉可也何也所謂象者日月星辰之軌度是也所謂氣者春夏秋冬之寒暑是也所謂數者時刻分秒俱有定筭是也夫象本有迹之可據氣則有序而

可推二者皆動物也因其象與氣之運動推遷而爲之數以筭其分至啟閉之節候則歲月日時無易章部紀元不差而曆無不善者矣蓋自堯典觀之所謂曆象日月星辰日中星鳥日永星火宵中星虛日短星昴非星象之可見者乎所謂以殷仲春以正仲夏以殷仲秋以正仲冬非氣序之可推者乎所謂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非其數之可積者乎且其宅岫夷宅南交宅西宅朔方所以觀星象審氣序者又必求之東西南北之四隅而未嘗執一定之數以爲曆也明矣凡爲曆者果能占天象順時

作曆者宜
祖此亦不
容不祖此

紛紛異多
只是好議

序一畧度之差吾志焉一星辰之動吾志焉夕夕而
觀之旦旦而求之因其已往推其將來而毫髮無遺
算者一皆順其象與氣而明之所謂因天以求合不
執一定之數以必天之我驗也夫何後來曆家其初
未始不驗而久之必差豈其數不精算不密哉由其
不順天象之運動不察氣序之變遷徒欲執其定數
以求之故耳可見堯典乃萬世曆法之祖也至舜典
又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所以觀天象察時序者爲
愈密矣故後世渾天儀亦祖璿璣之制而隨時以變
通也又何也曆象日月星辰不可變也執堯時之中

星以驗於今則非也因其不驗于今并廢其曆象日
月星辰之法也奚可哉在璿璣玉衡以七政不可變
也執舜時玉衡所指以驗於今則非也因其不驗於
今并廢在璿璣玉衡之法也奚可哉但後之人非不
觀天象要非象之以治曆也惟象有不合則委罪於
數之不精者有之而不能順乎天之象也非不在璿
璣要非察之以授時也惟察之有不合則委罪於制
之不巧者有之而不能順天象以立衡也此所以歲
愈差曆愈不驗也知欽若敬授之道者顧如是哉要
之七政之遲速四時之循環久而必差者天道之常

也。立差以追其已往之變，因象以改夫見在之差，而隨時變通者，曆法之常也。

古今曆法

或問：康節何以不造曆？曰：他安肯爲此？古人曆法疎闊而差少，今曆愈密而愈差，因以兩手量卓邊云。且如這許多濶分作四段，被他界限闊，便有差不過只在一。段界限之內，縱使極差，出第二三段，亦只在此四界之內，所以容易推測，便有差容易見。今之曆法於這四界內分作八界，內又分作十六界，界限愈密，則差數愈遠，何故？以界限愈密而愈越多也。其差則

平之多故
此用之多
則也皆類

一而古今曆法疎密不同，故爾看來都只是不曾推得定，只是移來湊合天之運行，所以當年合得不差，明後年便差，元不曾推得天運定，只是旋將曆去合那天之行，不及則添些，過則減些，以合之，所以一二年又差，如唐一行大衍曆，當時最爲精密，只一二年後便差，只有李通說得好，當初造曆便合并天運所踈之度，都算在裏，幾年後踈幾分，幾分後差幾度，將這差數都算做正數，直推到盡頭，如此庶幾曆可以正而不差。今人都不曾得個大統正，只管說天之運行有差，造曆以求合乎天，而曆愈差，元不知天如何

會有差自是天之運行合當如此說得極是不知當初因甚不曾算在裏但堯舜以來曆至漢都喪失了不可考緣如今這大總紀不正所以都無是處蔡李通筭得康節曆康節曆十二萬三千六百分大故密今曆家所用只是萬分曆萬分曆自己是多了他如何肯用十二萬分只是今之曆家又說李通底用不得不知如何又曰一行大衍曆比以前曆他只是做得個頭勢大敷演得濶其實差數只一般正如百貫錢修一料藥與十文修一料藥其不能治病一也

四仲中星正日總論

聖人南面視四時之中所以候四時以布民政也故堯命羲和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皆謂此也然則天以二十八宿分布四方凡三百六十五度有奇爲日月五星之次舍日行一度爲一日一周天爲一歲月行三十日一周天爲一月故日月一歲十二會爲四時時有孟仲季仲爲分星人君不能以朝夕察候乎星度也故舉四時之中以驗之曰日中春分也曰日永夏至也曰宵中秋分也曰日短冬至也所謂星鳥者南方之星七爲朱雀體春分則見於南方也所謂星火者東方之星七爲

蒼龍體夏至則見於南方也所謂星虛者北方之星
七爲玄武體秋分則見於南方也所謂星昴者西方之
星七爲白虎體冬至則見於南方也鄭康成曰凡記
昏明中星者爲人君南面而聽天下視時候以授民
事也旣舉四時之中又昏旦但視南方列宿則孟季
之月與周天之度數從可知也故歷代聖王尚之夏
有少正周有時訓秦漢暨唐及宋朝皆有月令所以
順天時而督民務也詩曰定之方中作於楚宮又有
三星在天在閭在戶之候春秋傳曰啟蟄而郊龍見
而雩又曰土功水昏正而裁又曰凡馬日中而出口

日而入此皆視列宿而行國政也歷三代漢唐至于
今數千年日行漸遠故中星隨而轉移堯典之中星
與月令之中星爲不同月令之中星與曆之中星又
不同書於春舉星鳥而月令於仲春則曰昏弧中書
於夏舉星火而月令於仲夏則曰昏尾中書於秋舉
星虛而月令於仲秋則曰昏牽牛中書於冬舉星昴
而月令於仲冬則曰昏東壁中書之中星常在後而
月令之中星常在前故鄭康成之釋禮記則曰月令
舉其初朔而尚書舉其月之中也豈非與月令爲不
同乎月令於孟春昏參中而三統皆於立春則以爲

昏畢十度中元加曆於立春則以爲昏昴九度中皆不同其爲昏參中者考之餘月之昏旦亦莫不然是月令與曆未嘗同也故孔穎達之疏禮記則曰月令但舉其大略所以昏明之星不可以正依曆法也豈非與曆爲不同乎昔元祐中蘇頌爲儀象法要以月令洎唐及宋朝所測者合爲四時昏旦中星圖陳祥道爲禮書亦併論其月令尚書中星之異皆此意也雖然月令於餘月之昏旦中皆舉二十八宿如孟春之參尾中季春之牽牛中孟夏之曰翼曰婺女季夏之曰火曰奎孟秋之昏處中孟冬之旦七星中季冬之旦軫中皆二十八宿也惟仲春之月日奎昏弧中旦建星中獨非二十八宿者以弧星近井而建星近斗石氏星經曰井有三十六度斗有二十六度以井斗度多其星體廣遠不可的指其昏旦之中故舉弧建以定之此又不可不知

歲差法

歲差之法虞喜以五十年差一度久而驗之弗合也何承天以百年劉焯以七十五年僧一行以八十三年年久而驗之又弗合也許衡王恂郭守敬以六十六年有餘似密矣今據其法步之又弗合也且如定歲

之法積四朞餘日而分日加於四朞故二至之時祇存絲忽此所宜定也又如定日之法日有百刻而變爲九百四十畫以氣朔有不盡之數難分故也凡月三十日而二氣盈四百一十一畫二十五抄一朔虛四十一畫積虛盈之數以成閏故定朔必視四百四十一畫前後爲朞胸祇在一畫之間此又所宜定也日月交食唯日食實難定月食分數惟以距交遠近別無四時增損蓋月小閏虛大月入閏虛而實故八方所見同也日爲月所掩而食而日大而月小日上而月下日遠而月近日異四時日有九道故旁觀者遠近自不同矣如北方食旣南才半虧南方食旣北才半虧故食之時刻分秒據地定表因時求合而後準也如乾清宮火之歲仲秋日食日官所步合八分六十七秒而閩廣之區遂至食旣其時刻分秒焉可同之今按交食以更曆元時分刻刻分分分秒至精至細及至於半秒難分之所此又所宜定也夫差之半抄積以歲月則躔離朞胸皆不合原筭矣

古歷雖立差法五十年差一度又太過一百年差一度又不及七十五年差一度稍爲近之尚未精密元朝以八十一年而差一度筭已往減一筭筭將來加

一筭始爲精密，又隨時以儀象。

三代以上曆無差法，非不差也。順天運以治曆，故也。漢唐以下曆法愈密而差愈多，非始有差也。執曆法以合天，故也。夫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惟順此以治曆而隨而變通焉。故雖有差也，亦差于本歲之四時而卽因以革之，不守其故轍，此所以無差也。若恃吾之算數爲至密，籌策爲甚精，毫釐絲忽爲不爽，吾恐銖銖而較之，至后必差。况執有爲有盡之術，窮無方無體之妙，雖欲不差，其可得乎？蓋以古今之日躔觀之，彼天開于子

冬至乃時之始也。混沌初闢，日躔冬至而日月五星皆在于子。凡知曆理曆法者，莫不云然。考之堯典曰：日短星昴，以殷仲冬。是冬至昏見之星昴在天中，則日之躔固在虛也。夫子之虛非子之半乎？堯時冬至日躔虛宿，故知堯去開闢未遠也。周則冬至日躔牽牛矣。夏商雖祀宋無徵，以是推之，其在頊女乎？漢太初曆猶在牽牛，唐在斗，迨元曆日已在箕，我朝在箕三四度矣。夫斗牛女虛皆北方之宿，箕乃東方之宿也。自子之半虛之十度至箕三四度，已差六十五六度，可見日度漸移，古今一也。

曆法總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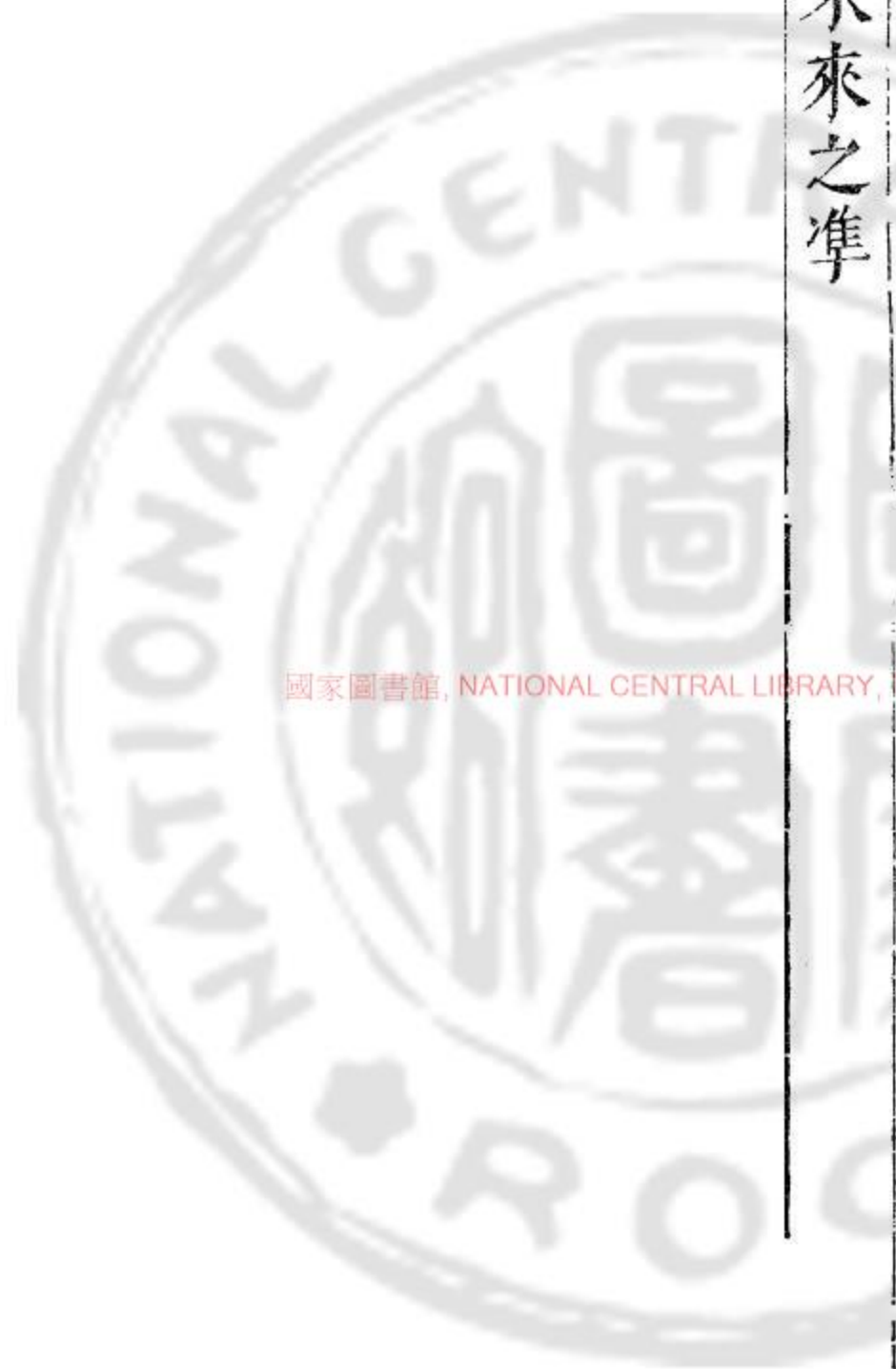
太祖高皇帝 承乾御極 膺曆授圖數由天悟理
本心孚二統相持則徵諸七政三曆相讐必協于五
紀占天有臺而璿璣之器存造曆有官而羲和之職
舉銅候有儀而推測之法立其積分一授時之數也
其置閏一大易之旨也分至啟閉卽少昊之所命也
春夏秋冬卽陶唐之所授也敬天勤民也至矣而猶
有謂年遠數盈隨時改曆之說是豈無所徵歟嘗考
博士元統之議曰曆日之法其來尚矣今曆雖以大
統爲名而積分猶授時之數况授皆曆以至元辛巳

爲曆元至洪武甲子積一百四年以曆法推之得三
億七千六百一十九萬九千七百七十五分經云大
約七十年而差一度每歲差一分五十秒辛巳至今
年遠數溢漸差天度擬合修改 太祖是其言矣開
創未遑也正德十三年五月巳亥朔日食起復弗合
負外郎鄭繼之日官周濂請驗交食以更曆元矣
武廟未之行也嘉靖三年正月五星聚營室勸修德
以應天修省以承慶少卿樂護之疏可考也請登臺
測影調元正曆以求未定之差法少卿華湘之疏可
考也嘗以赤道考之勝國至元辛巳改曆天正冬至

赤道歲差一度五十秒今退天三度五十二分五十秒矣黃道歲差九十二分九十八秒今退天三度二十五分七十四秒矣故距元辛巳至洪武甲子僅一百四年迄今則二百九十五年每歲差一分五十秒約七十年差一度今合差四度餘矣考曆元以坐致千歲之日授民時以永萬年之統者不有待于今日哉竊聞之改曆之法有四一日立元二日測候三日察度四日定朔夫歲朔又復謂之元作曆者每以十一月甲子夜半朔旦冬至爲曆元必也用太史公三紀大備之法本范史紀元之日如太初所謂四千六

百十七歲已盡都無絲髮之餘特起新曆之第一日則曆元不差後其可久乎是謂曆元馬融謂天體不可測知天之度惟有幾衡一事夫幾衡卽今之渾儀也歷代以來其法漸備至郭守敬又加詳焉獨不可倣而行之乎是謂測候易之革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曆明時夫作曆有常度也惟觀五星以測三垣觀三垣以測二十八宿觀二十八宿以察中星是謂察度定期之法必于交食驗之張何所考皆不能無差惟郭守敬以辰集時刻所在之日爲定數此其爲最精者是謂定期治曆之人有三一日專門之裔二

日明經之儒三日精筭之士夫漢之公孫卿壺遂司馬遷請改正朔矣而不能爲筭也乃鄭平唐都洛下閔之徒出然後成太初曆崔浩之魏曆稱精矣而惟高允能辨五星聚井之差程子嘗曰堯夫差法冠絕古今堯夫嘗曰楊十雲知曆法又知曆理許衡郭守敬王恂之作曆也窮極四海竭盡心思就晷測影凌駕百代夫唐都洛下閔鄧平專門之齋也子雲堯夫許衡明經之儒也高允郭守敬王恂精筭之士也誠得三者之人而行政曆之法庶可備一代之制而樹未來之準



八編類纂卷之九十七

函史編

天類

曆上

自黃帝創受河圖始設霧臺立天地神祇物類之官
 使羲和占日常儀占月車區占星氣伶倫造律呂大
 撓作甲子隸首造筭數容成總六術以考定氣運天
 以六節地以五制司天氣者六期為備終地紀者五
 歲為周五六合者三十歲七百二十氣為一紀六十
 歲千四百四十氣為一周於是因五量治五氣起消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息察發歛以作調歷而是歲巳酉十一月朔旦日南至而得寶鼎焉乃迎日推策時惠而辰從顓頊受之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人其後二官咸廢厥職而閏餘乖次孟陬殄滅攝提無紀曆數失序堯首欽天復遂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興之而立羲和之官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命羲仲宅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殷仲春爲春官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訛敬致日永星火正仲夏爲夏官命和仲宅昧谷寅餞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殷仲秋爲秋官命和叔宅幽都平在朔易敬致日短

星昴正仲冬爲冬官其命官之辭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而萬世敬天授時之統紀在焉年耆禪庶申戒文祖云天之曆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由是觀之王者所重也嗣是夏有昆吾殷有巫咸周則史佚皆能宣明其事周官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本治曆之事占天而主日太史氏尸之以正歲年叙事焉馮相氏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辨其叙事以會天位冬夏致日春秋致月以辨四時之序以世掌天文

之常曆天行歲歷一辰十有二歲而一周月於日會亦月歷一辰十有二月而一周辰則日月相會之次也辰十有日二玄枵曰餗訾曰降婁曰大梁曰實沈曰鶉首曰鶉火曰鶉尾曰壽星曰大火曰析木曰星紀而二十有八星之位則日月所宿躔舍焉故歷者歷也歷日月星辰之歷次而正其經紀者也故曰天子置日官諸侯有日御以協三辰以和萬國至乎寒暑晦明陽陰生殺之數啓閉升降之紀消息盈虛之節皆應躔次而無淫流故能該浹生靈範圍大化極天人會和之盛周德既衰史不記時君不告朔故疇

人子弟分散或在諸侯或在夷狄其機祥廢而不統魯哀公十年以建申之月爲建亥而怪螽蟲之不伏仲尼歎之曰火猶西流司曆者之過也周襄王二十六年閏三月而春秋非之傳曰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餘於終事則不悞蓋傷之也當是時魯有梓慎晉有卜偃鄭有子韋齊有甘德楚有唐昧趙有尹臯魏有石申皆掌著於天文圖驗之事而甘石書迄于今宗之至於戰國金騫於強國禽敵救急解分而已豈遑斯念哉是時獨有鄒衍明於五

德之傳述消息之分以顯諸侯秦滅六國兵戎極煩
又升至尊之日淺而自以爲獲水德之端正以十月
色尚黑也豈不謬哉漢興方剛紀大基正朔服色襲
秦而莫之能改是時北平侯張蒼主顛項曆用之而
晦朔月見弦望滿虧未能睹其真至武帝元封元年
漢興百有二載矣大中大夫公孫卿壺遂太史令司
馬遷等言曆紀壞廢宜改正下御史大夫寬與博士
賜等議詔卿遂遷與侍郎尊大典星射姓等議姓等
奏不能爲筭願募治筭者造密度乃選治歷鄧平及
長樂司馬可酒泉侯宜君二十餘人方士唐都巴郡

洛下閻與焉乃分東西立晷儀至漏刻以道二十八
宿相距於四方舉終以定晦朔分至躔離月行弦望
乃以前曆太初四千六百一十有七歲至元封七年
復得闕逢攝提格之歲仲冬十一月朔且冬至日月
在建星太歲在子得初本星度於是都分天部閻運
筭其法以律爲宗曰律容一龠積八十一寸則一日
之分也與長相終長九寸百七十一分而中復三復
而得甲子夫律陰陽九六爻象之所從出也故黃鍾
紀元氣之謂律律者法也物莫不取法焉蓋以律轉
歷也與鄧平所治同於是察觀星度日月之行以推

纂如閔平法法一月之日二十九日八十一分日之
四十三先籍半日名陽歷先朔月生不籍名陰曆朔
而後月生而以陽曆朝諸侯王群臣便議上上使校
律曆官淳于陵渠覆校之陵渠言太初曆晦朔弦望
最密而冬至之夕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乃詔用
鄧平所造八十一分曆罷廢尤疎遠者十七家遂下
詔以元封七年爲太初元年其後元鳳三年太史丞
張壽王言更曆非是詔使者鮮于妄人治歷大中丞
麻光等二十餘人雜候日月晦朔弦望八節二十四
氣于上林清臺課諸曆疏密十一家盡六年而壽王

課彙疏遠太初歷第一卽墨徐萬且長安徐禹治太
初歷亦第一蓋自太初起歷盡元鳳六年三十有六
歲而是非堅定至孝成之世劉向總六歷列是非作
五紀論何子歆究其微眇作三統曆及譜之以說春
秋推法密要太極運三辰五星於上元氣轉三統五
行於下而皇極建三德五事於中故三辰之合於三
統也日合於天統月合於地統斗合於人統五星之
合於五行也水合於辰星火合於熒惑金合於太白
木合於辰星土合於填星故歷三辰五星相經緯也
太初歷施行百十年而曆稍後天朔乃或在月晦永

平中詔歷官張盛景防鮑鄴等以四分法與舊曆楊
岑課弦望而盛等所中多岑六事四分之術頗行至
元和而太初失天益遠章帝詔改行四分曆以九道
法候弦望無差而以庚申爲元其後亶誦邊韶馮光
等言曆元互異而議郎虞恭等以爲建曆之本必先
立元元正而後曆可從正也四分曆中紀之元與天
相應不可復尚君更三聖其元則上統開闢其數則
復古四分宜如故便而蔡邕亦以爲太初曆行百八
十九歲而章帝改從四分元用庚申行度密於太初
是新元效於今日也不宜改於是四分行如故當是

時儒者蘇况郎顛張衡蔡邕之倫並能參互天文而
衡爲太史令作渾天儀著靈憲以測天行又作候風
地動儀以測地動變自有載籍而來未有也永光中
正月十六日月有食而四分歷推以爲在二月疎闊
於是會稽東部尉劉洪悟以爲四分疎闊者以斗分
太多乃更以五百八十九爲紀法一百四十有五爲
斗分以冬至日在斗二十二度以追月及五星之行
推閏月推弦望沒推合朔之度推掛用事推五行用
事推加時漏刻皆依易立數名乾象曆蓋始悟月行
有遲速以日行課其疎密而日月黃道赤道表裏之

度益精大儒鄭玄受之以爲窮幽極微加注釋焉。三國時蜀仍漢四分吳用乾象魏黃初本乾象法名景初晉因之名泰始曆皆小益斗分求加以爲名而太元中姜岌造三紀甲子元曆悟以爲古曆斗分強不可施於今乾象斗分細不可進於古景初近之而日之所在猶差四度蓋日所在之度難知漢世惟驗諸昏明中星爲法已闕於是卽月食度分以其衝知日度所在而躔次乃得其正然終晉之世惟獨用泰始曆而三紀甲子曆與李修十顯所造乾度曆皆不果施行宋元嘉中前歷合朔不在朔月食不在望宋

何承天悟以爲朔望弦贏縮不辨知也於是卽朔弦望皆定大小餘正朔望之日更測中星知堯時冬至日在須女十度舊曆在斗十七度今測景所驗乃當在斗十三四度於是新立法冬至徙而上三日五時日視舊移四度以定氣至名元嘉曆自宋迄齊循用之不改然當其時祖冲之世天官覺其失考古法爲甲子元曆未上梁天監中冲之子散騎常侍暉疏上之具言先臣在晉仰尋十二代曆曆元不同斗分疏密隨異當代用之各垂一法而不能相通譬之家異權度卽輕重長短不得不隨異也夫斗分者日月初

躔星辰之紀也。日月合朔於此而萬物潛萌。此此律曆之所起也。故命曰星紀。甄曜度及魯曆南方有狼狐而無東井。北方有建星而無南斗者。以周天二十八宿。惟斗井二宿爲度最多。故月令昏旦中獨卽狐建星以爲的。而斗分難詳。今以元嘉曆測冬至斗分日月所在。覺差三度。而二至晷影差幾一日。諸五星伏見尤舛。詔太史以暉所上歷與舊歷對課。疏密冲之。歷皆密。而大明歷遂行。亦曰甲子元曆善乎杜征南預作春秋長曆推言之也。其言曰天行不息。日月星辰各運其舍。皆以其象動者也。新故相涉。固不容無毫末

之差。積久而差。遂失晦朔。則不得不改憲以從之。亦其理也。易於革繫之曰君子以治曆明時。革之言更也。言當隨時更革。順天以求合。而不當爲合以驗天。至哉言乎。則知造歷之初。人矜其智。自詡精眇。更相疵詆。以爲名高。何言之頗也。其在北元魏至隋。歷凡數變。行之數十年。輒差。至齊宋景業。援圖讖作天造曆。逆以爲文。宣受命之符。道士張賓稱曆數有代謝之徵。逢隋祖造己巳元曆。則其舛無惑也。是時劉孝孫劉焯條駁宿歷紕謬者六事。忤上意見。絀久乃召用。而張胄玄所造大業曆乃行。唐終始二百九十餘

年而曆凡八改。武德初，傅仁均所造曰戊寅元曆，行之盡一年而月食比不效，乃詔崔善為、祖孝孫等考定之。至高宗時而疎，太史令李淳風作麟德曆以獻其法，損益中晷，術以考日為本，渾圖以測黃道，當時以為密，詔與太史令瞿曇羅所上經緯歷參行。至開元中日蝕，復比不效，於是詔僧一行作新曆，蓋自太初至麟德，凡二十有三家矣。而一行所為曆，其倚數立法皆本易大衍而立術以應之，蓋以易轉歷也。盡七年，較經史所書氣朔日行宿度可考者，皆合而歷成。其合朔議言日月合度謂之朔，無所取之，取之蝕

也。春秋所書日食，參左傳所記注其下，繫以列國之事，蓋列國之赴告也。列國赴告不一，則其曆有不可以一術齊者矣。故合朔先天，則經書日食以糾之，中氣後天，則傳書南至以明之，其在晦日若二日，則原于定期以得之。列國曆殊，則稽六家之術以知之。此四者治曆之大端也。長曆其日不在其月，則改易閏餘以求合，此甚謬也。新曆本春秋日食，古史交會加時及史官候簿所詳，稽其進退之中，以立常率，然後以日躔月離先後屈伸之變而損益之。故經朔與躔離三者迭相為經，若權衡相持而千五百年之間朔

八編類纂 卷九十一
必在晝望必在夜其加時又合則三術之交各當其
正若乾度盈虛與時消息告譴於經數之表變常於
潛濇之中則雖聖人然且不質非籌曆之所能及矣
大都古曆分率簡易歲久輒差達曆數者隨時遷革
以合其變故三代之興皆揆測天行考正星次爲一
代之制正朔旣革而服色從之及繼體守文疇人代
嗣則謹循先王舊制而審行焉固其理也春秋啓蟄
而郊龍見而雩以歲差推之周曆立夏日在紫鱗二
度昏角一度申則龍見當在建巳之初至春秋時巳
潛退五度猶在建辰之月據麟德曆以小滿後十三

日而雩則龍角過中不時矣故唐禮當以建巳初農
祥始見而雩傳曰凡土功龍見而戒事火見而致用
水昏至而栽日至而畢以歲差推之周初霜降日在
心五度角亢晨見立冬火見營室中後七日水星昏
正可以興板榦故祖冲之以定之方中直營室八度
爲得時也據麟德曆立冬後二十五日火見大雪後
營室乃中其時陽氣靜復而以之繕城隍治宮室是
謂發天地之房所失多矣則唐制宜以亥枵中天興
土功又其日蝕議言詩云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
而食于何不臧日君道也無朏魄之變月臣道也遠

日益明、近日益虧、望與日軌相會、則徙而浸遠、遠極
又徙而近交、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集言輯
也、日月嘉會而陰陽輯睦、則陽不疚于位、以常其明、
陰含章示冲、以隱其形、是輯也、望而正於黃道、是謂
臣干君、陽斯食之矣、朔而正於黃道、是謂臣壅君、陽
爲之食矣、且十月之交於曆當蝕、而詩人悼之、何也、
以爲古太平之世、日不蝕、星不孛、蓋有之矣、若過至
其分月、或變行而避之、或五星潛在日下、禦侮而救
之、或涉交數淺而不食、或在陽曆陽盛陰微而不食、
此四者皆德教休明之所由生也、故近古大儒劉歆

賈逵之倫、詎不知四序分同道、至相過則交而有食
哉、以日蝕非常、故闕而不論也、黃初已來、治曆者始
以密率而課、夫日蝕之疎密、是專於曆紀者也、使日
食而不可以常數求、則無以課曆數之疎密、使日食
而皆可以常數求、亦何以占政教之休咎哉、其五星
議言、日月所以著尊卑、不易之象、五星所以示政教
從時之義也、故日月之失行也、常微而少、五星失行
也、常著而多、其五星留逆伏見之效、表裏盈縮之行、
皆係之於時、而象之於政者也、政小失則小變、大失
則大變、事微而象微、事章而象章、所以示吉凶之象

也而又時有變行改其常度與人事相爲俯仰而神
理從效焉不然則皇天何以陰陽下民而警悟乎世
主哉近代筭者昧於象占者迷於數觀五星失行則
皆謂之曆舛雖七曜循軌或猶以謂天災是以數象
相蒙而兩喪其實也故較曆必稽古今注記入氣均
而行度齊上下相距反覆相求以初爲常而以其獨
異於常者爲占凡二星相近多爲之失行三星以上
失度彌甚六竺曆以爲五曜之精皆有所好惡遇所
好之星則趣之趣之行疾捨之行遲凡皆精氣相感
故五星各立歲差以究五精之運而周二十八舍之

變曆成而一行卒詔特進張說與曆官陳玄景等次
爲曆術七篇畧例一篇歷議十篇上之頒于有司時
善爲筭者瞿曇謨怨不得與與玄景等言大衍獨術
天竺九執歷而其法未盡太子右司禦南宮說亦非
之詔侍御史李麟合日官於靈臺課候大衍十得七
八麟德纔三四而是非定肅宗時用山人韓穎言更
歷節增二日爲至德歷而不與天合寶應元年臺官
郭獻之等更歷曰五紀考五星進退偶合詔頒用迄
建中又變曰正元元和又變曰觀象自是嗣世續緒
必更曆紀然皆因大衍舊術於晷漏交會稍稍增損

之以爲名其制法簡易合望密近則宣明爲然遂以
遵用至昭宗時少詹事邊岡與日官更造崇玄曆岡
巧筭能馳驟反覆於乘除之變而簡捷超徑非復本
初意矣初唐建中時術者曹士蔦始變古法以顯慶
五年爲上元以雨水爲歲首號符天曆世易之稱小
曆頗行於民間曆家不道也五代初曆因唐用崇玄
至石晉時馬重績本土蔦法更造曆不復推古上元
甲子冬至七曜之會而以天寶乙未爲上元雨水爲
歲首其法遂施於朝廷號調元曆行五年輒差不可
用而崇玄曆復行至周世宗始詔更造歷而端明殿

學士王朴通曆數於是以步日步月步星步發歛著
爲書四篇上之世宗詔頒用曰欽天曆而朴曆自成
一家言其法總日躔差次爲盈縮二曆分月離遲疾
爲二百四十八限以考衰序之漸以審臍胸而正朔
望按赤道九限更其率數以步黃道分黃道八節辨
其內外以揆九道使日躔有常度月行如循環而二
曜以協觀天勢之升降察軌道之斜正以制金差而
交會密測岳臺之中晷辨二至之日夜以刻躔離而
晷漏精推星行之逆順伏留使舒亟有漸而五緯齊
宋初承用名應天曆而差未幾改乾元曆行之亦又

八編類纂 卷九十一
差繼作者曰儀天曰崇天曰明天曰奉元曰觀天曰紀元逮靖康丙午百六十餘年而曆凡八改南度後有作曰統元曰乾道曰淳熙曰會元曰統天曰開禧曰會天曰成天又百十年歷亦復八改元承用金曆歲久寢疏世祖欲釐正之命王恂楊恭懿郭守敬領其事恂等言曆家知曆數而不知曆理願得通天道精曆理大臣如許衡者總之歷宜精於是命衡領太史院而是時守敬於曆象特精諸歷事受成焉當是時守敬言司天莫大於測景古今曆以唐一行所造大衍爲稱首則以唐開元間令南宮說行天下測景

所歷地最廣也今宜遣使者四往測景成一代之制而測驗莫先於議表今司天儀本宋皇祐中於汴京所造於大都天規環不協比量南北極差四度有奇又表石年深欹側難遵用請別創儀表相比覈宜可精於是創間儀仰儀及諸儀各臻其精妙以爲天樞附極而動管人嘗展管候之宿度餘分終未得其的用二線測餘分纖微可考作候極儀極辰旣位天體斯正作渾天儀儀象形似莫適於用作玲瓏儀以表之矩方測天之正圓欲合也實難法當以圓求圓作仰觀儀古有經緯儀相連絡而不動作新儀東西運

轉南北低昂而七政列舍中外官去極度分燦然作
立運儀日有中道月有九行用爲測驗其致一也作
證理儀表高景虛圖象非真作景符月雖有明測景
則難作闕幾曆法之驗在於交會作日月食儀天有
赤道輪以當之兩極低昂標以指之作星晷定時儀
諸皆創以意爲之又作仰規覆矩圖異方渾蓋圖日
出入永短圖與諸儀互參驗而彌精於是設監候官
十四人分道行測景東至高句驪西極滇池南踰朱
厓北盡鐵勒凡二十七所而守敬作懸正儀坐正儀
令行四方測景者用之仰察躔離近取晷景微入刻

抄遠周寰海偏參曆法酌稽中數蓋五年而曆成衡
守敬具疏言天體難測古曆家於天往往各有測悟
而未備精察今創以新儀木表與舊儀所測較得數
歲冬至晷景及日躔所在若月離遲速與列舍分度
之差自大都按北極出地高下之度四時晝夜刻之
長短參古制立新法非假測悟一本其故常考正者
七事創法者五端非敢謂能然方之前代全踵故曆
增損傳會爲法者較然易知誠得每歲測驗脩改積
三十年庶幾可使如三代日官世專其職其驗氣法
曰天道運行如環無端治曆者必就陰陽消息之際

爲之法而始於候景。候景之法，不過植表測景，以究其氣至之始而已。知作能述前法，略備而植表已短。尺寸之下，所爲分秒，大少未易分別。表長則分寸稍長，而晷景虛淡，難得其實。人於虛景之半，或設望筩，或置小表，或以木爲規，皆取表端日光下徹圭面，然皆其浮陽之數，非足準也。今以銅爲表，高三丈六尺，端挾以二龍，舉橫梁一，由表端下至圭面，爲四十尺。於古八尺之表，一寸引伸之，爲五，卽毫釐易分而別創景符，取實景。其制以銅葉，博二寸長，加博之二，中穿一竅，若針芥，以方闔爲趺，其一端設稅，可開闔歛。

其一端使斜倚北高南下，往來遷就於虛景之中，竅達日光如米許，隱然見橫梁於其中，蓋舊以表端測晷所得者。日體浮邊之景，今以橫梁取之，慎其中景也。古地中八尺表，景冬至長丈三尺有奇，夏至八尺有五寸。今京師表，冬至景長七丈九尺八寸有奇，在八尺表爲丈五尺九寸六分。夏至景長丈一尺七寸有奇，在八尺表爲二尺三寸四分。雖晷景長短，以時地頗異，而景長爲南至短，爲北至，其揆一也。至日氣正，則一歲氣節從正矣。而氣至時刻，攻求不易。劉宋祖冲之嘗取至前後二十三四日間晷景，折取其中用。

之定爲冬至且以日差比較推定時刻諸曆因之加詳今以新儀自丙子冬至累日月測驗至己卯冬至三歲中前後日率相埒者參攷同異定擬二至時刻減大明曆十九刻二十分以上考春秋而來冬至無不盡合其歲餘歲差法曰周天之度自今歲冬至距來歲冬至歷三百六十有五日而日行一周凡四周歷千四百六十日而餘一日析而四之則四分之一也然天之分常有餘歲之分常不足惟所差至微世曾莫知漢劉洪始覺冬至後天謂歲周餘分太強乃減歲餘分二千五百爲二千四百六十二至晉虞喜

宋何承天祖冲之謂歲當有差立歲差之法損歲餘益天周使歲餘浸弱天周浸強強弱相減因得日躔歲退之差則歲餘天周實相爲用也令損益稍失其當詎能與天協哉今自劉宋大明壬寅以來凡測景驗氣得冬至時刻真數者六家取相距積日時刻以相距之年除之各得其所用歲餘復自大明壬寅距至元戊寅積日時刻以相距之年除之得每歲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分二十五秒比大明曆減一十一秒定爲今所用歲餘之數益所謂四分度之一者爲三百六十五度二十五分定七十五秒爲今所測天

周餘分強弱相減餘一分五十秒用除全度得六十六年有奇日却一度以六十六年除全度適得一分五十秒定爲歲差之數復以堯典中星攷之其時冬至日在女虛之交及考前史漢元和二年冬至日在斗二十一度晉大元九年退在斗十七度宋元嘉十年在斗十四度不梁大同十年在斗十二度唐開元十二年在斗九度半今退在箕十度取其距今之年距今之度參驗之多者七十餘年少不下五十年輒差一度宋慶元統天曆取大衍歲差率八十二年及開元所距之差五十五年折其中得六十七年爲日

却行一度之差施之今日實爲密近然古今曆法合於今必不能通於古密於古必不能驗於今今授時曆以之考古則增歲餘而損歲差以之推來則損歲差而增歲餘上推春秋以來冬至皆合下換方來庶可永久無弊其日躔法曰列宿麗天爲舍二十有八爲度三百六十五有奇非日躔欲紀之無從也而大明一生列曜俱熄以欲測其躔度也實難法以昏旦夜半中星衡考其所距從考其所當爲近然秒刻一差則所距所當不容無舛晉姜岌首以月食衝檢知日度所在紀元曆復以太白誌其相距遠近於昏後

明前驗之密矣。今法用至元丁丑四月癸酉望月食推求得冬至日躔赤道箕宿十度黃道九度有奇。仍自其年正月至己卯歲終三年之間日測太陰所離宿次及歲星大白相距度分定驗參考皆躔箕宿與月食所當允合。比今大明曆所測實差七十六分。其日行盈縮法曰日月之行有冬有夏言日月行度冬夏各不同也。古稱日歲一周天而盈縮損益日序各變前人未知也。也。北齊張子信積候合蝕始覺日行有入氣差趙道嚴復準晷景長短定日月進退求虧食劉焯立躔度與四序升降而損益未得其真代述

用之。夫陰陽往來氣幾消息馴積而移可以晷測非以法求也。古曆謂月平行十三度十分九度之七而不知其遲疾其後稍知月行當有遲疾不必在牽牛東井婁角之間然而未審也。劉洪作乾象曆精思二十餘年始悟其理列爲差率以該進退損益之數後之作曆者咸因之。今自丁丑來至今日測太陰逐時行度以推其變從黃道入轉極遲疾若平行之度考驗之交蝕於遲疾二曆各立初末二限初爲益末爲損疾初遲末其行度率過於平行遲初疾末率不及於平行自入轉初日行十四度半強漸殺歷七日造

及平行度謂之疾初限其積度比平行餘五度四十二分自是其疾日損又歷七日行十二度微強向之蓋者盡損而無餘謂之疾末限自是復行遲度又歷七日適及平行度謂之遲初限其積度比平行不及五度四十二分自此其遲日損行度漸增又歷七日復行十四度半強向之益者亦損而無餘謂之遲末限入轉一周實二十七日五十五刻四十八分遲疾極差皆五度四十二分舊曆日爲一限皆用二十八限今法定驗得轉分進退時各不同分月十二共三百三十六限半之爲半周限析而四之爲象限而自

道交周之故固可得焉天有九道當二極南北之中橫絡天體以紀宿度者赤道也出入赤道爲日行之軌者黃道也其白道與黃道交貫者月行之所由也古人分八行與黃道而九蓋以其隨交遷徙變動不居故強以其方之色名之其究一也月道出入與日道交值當朔則日爲月所掩而日食當望則月爲日所衝而月食其涉交有遠近則食分有深淺皆可以數推之所謂交周者月道出入日道一周之日也日道距赤道遠爲度二十有四月道出入日道不踰六度其距赤道也遠不過三十度近不下十八度出黃

道外爲陽入黃道內爲陰陰陽一周分爲象限者四
月當黃道爲正交出黃道外六度爲半交復當黃道
爲中交入黃道內六度爲半交是爲四象限限爲七
交各行九十一度周歷四象爲一交得二十七日二
十一刻二十二分二十秒每一交退天之一度二百
分度之九十三凡二百四十九交退天一周有奇終
而復始正交在春正半交出黃道外六度在赤道內
十八度正交在秋正半交出黃道外六度在赤道外
三十度中交在春正半交入黃道內六度在赤道外
十八度月道與赤道正交距春秋二正黃赤道正交

宿度東西不及十四分度之二夏至在陰曆內冬至
在陽曆外月道與赤道所差者多夏至在陽曆外冬
至在陰曆內月道與赤道所差者少蓋白道二交有
斜有直陰陽二曆有內有外直者密而狹斜者疎而
闊其差亦從而異今立象置法求之差數多者不過
三度五十分少者不下二度三十分夫曆法疏密驗
在交食而推步爲難加時必本於躔離朏朧考求人
加時必本於躔離朏朧考求食分必本於距交遠近
苟入氣盈縮入轉遲疾未得其正則合朔不失之先
必失之後矣合朔失而欲交食之無失不可得也今

日、歲、縮、遲、速、與、白、道、交、周、之、度、咸、極、於、微、眇、則、合、朔、正、合、朔、正、則、加、時、無、早、晚、加、時、無、早、晚、則、食、分、無、強、弱、其、二、十、八、宿、距、度、自、太、初、曆、來、代、損、益、不、同、皆、以、意、牽、合、未、嘗、實、測、其、數、今、新、儀、細、刻、周、天、度、分、每、度、爲、三、十、六、分、中、爲、直、距、以、兩、線、代、管、窺、距、度、餘、分、得、實、測、無、牽、就、其、日、出、入、晝、夜、刻、舊、曆、據、汴、爲、準、於、大、都、不、同、今、以、大、都、北、極、出、地、高、下、黃、道、出、入、外、內、度、立、法、推、每、日、日、出、入、晝、夜、刻、得、夏、至、極、長、出、寅、正、二、刻、入、戌、初、二、刻、冬、至、極、短、日、出、辰、初、二、刻、入、申、正、二、刻、以、爲、常、諸、推、步、之、式、與、見、成、之、數、皆、比、次、篇、類、整

齊、分、秒、爲、成、書、皆、視、古、加、密、而、去、諸、曆、積、算、年、月、日、爲、法、之、傳、會、者、一、本、諸、天、道、之、自、然、以、爲、曆、法、之、作、凡、以、步、日、月、之、躔、離、候、氣、朔、之、盈、虛、而、已、不、揆、其、端、固、無、以、測、知、天、道、而、與、之、脗、合、然、不、驗、之、近、亦、何、自、知、其、本、順、以、動、而、一、無、所、強、哉、昔、人、立、法、必、推、求、上、古、至、之、日、日、月、合、璧、五、星、連、珠、爲、上、元、以、是、爲、曆、之、本、如、于、歲、之、日、至、日、至、合、而、後、曆、可、從、定、也、

高、皇、帝、聞、括、蒼、劉、基、名、聘、至、都、禮、遇、之、以、爲、太、史、令、吳、元、年、基、率、其、屬、造、戊、申、大、統、曆、以、上、洪、武、初、召、集、天、下、通、知、律、曆、名、家、者、赴、京、議、曆、法、古、天、象、三、年、立

欽差天設官。凡玄象圖書非其職不得習其習業者分四科。曰天文。曰漏刻。曰大統曆。曰回回曆。自五官正而下至天文生各專科肄焉。五官正理曆法造曆歲造大統曆御覽月令曆六壬遁甲曆御覽天象七政躔度曆上之凡曆註上曆三十事。民曆三十二事。壬遁曆六十七事。靈臺郎辨日月星辰之躔次分野以古候保章正專志天文之變辨吉凶之古挈壺正知漏孔壺爲漏浮箭爲刻以考中星昏明之度而統於監正。上與羣臣論天日月五星之行。翰林應奉傅藻與籍黃麟等以蔡傳右旋說對。上怒曰。是儒

家說。渠何知天。左旋日月五星右轉二十八宿經也。附天體不動。日月五星緯也。必右旋。朕自起兵來與善推步者仰觀。今二十有三年矣。夜指一宿爲主度。太陰所距初幾何。盡一夜卽漸過而東。非右旋而何。十七年製觀星盤。大明清類天文分野書。書成。賜秦晉燕周楚齊六王。俾讀焉。是歲博士元統言。臣聞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曆。隨時修改以合天。今曆以大統爲名。而積分猶踵授時之數。非所以重始敬正也。授時法以至元辛巳爲曆元。至洪武甲子積一百又四年。經云大約七十年而差一度。今年遠數盈天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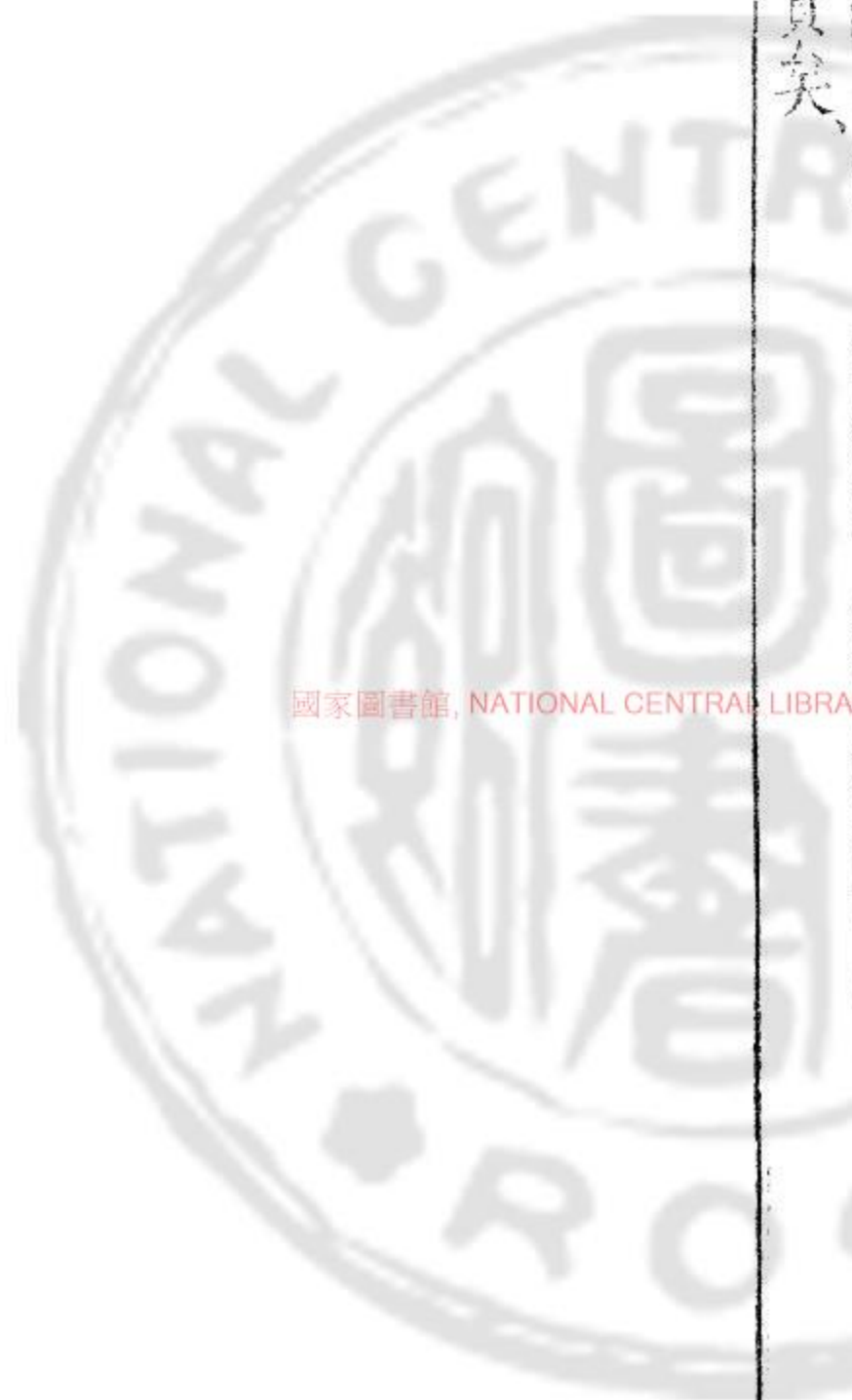
漸差請以洪武甲子歲冬至爲大統曆曆元而七政
之行有遲疾順逆伏見之不齊其與未易知臣聞磨
勘司令王道亨郭伯玉精九數之學願徵令推筭以
宣昭一代制書奏上報可擢統爲監正十八年築欽
天監觀星臺於鷄鳴山其回回歷觀星臺因雨花
臺之舊棲焉令隔遠毋及通二十年選疇人年壯解
書者赴京習天文推步之術而監副李德芳言授時
曆推徃古每百年長一日下推將來每百年消一日
卽永久不可易也今監正統所造曆改不用消長之
法非是統疏爭以爲推步合舊法 上曰二統皆

難憑獨驗七政交會行度無差者爲是於是欽天監
以洪武甲子爲曆元而造曆依授時法推筭如初二
十年華回回監正統中造巳巳曆頒行之而疎尋廢
不行學士楊廉言漢興四百年更三造曆唐三百年
更七造曆宋三百餘年至十八造曆本朝自洪武至
今百四十年未更造而交食一一驗不爽則知許平
仲郭守敬所造理數精極古今曆無過之者正德中
禮部主事鄭善夫以歲中月食者三奉命往觀象臺
督監官驗候以爲新舊法互有失得願徵海內究心
天文之學及能爲筭者使得盡心更元定曆之事其

此不知歷
之義

說主筭極於秒微，以至於半秒難分之所積之無差，而後精善乎元儒金履祥之言曰：帝典之言天寬而曆常密，後世之言天密而曆常疎。典命羲和於中星，互舉辰象於期數，舉全日宜若已寬，然不知彼治其要而隨時占候，以為固有司之事，無所用數數為也。後世日不足而為度，度不足而為分，為秒，分秒益碎，積算愈難，而卒又未嘗不差，則何益矣。語曰：銖銖而稱之，至石必謬；寸寸而量之，至丈必差。况天行無方體，而欲以數盡窮之乎？誠窮之，亦何益於修省之實矣。

終



八編類纂卷之九十八

函史編

天類

曆中

幽王益貪天禍，不懲其心而怨其正，內嬖褒姒，外任師尹，君子獨處守正，反見讒愬，立二年而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甫傷之曰：周將亾矣。夫天地之氣，水土演而民用之者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蒸，於是乎有地震。是陽失其所而填陰也。陽失而填陰，原必塞，原塞國必亾。昔伊洛竭而夏亾，河竭而商亾，今周

德若二代之季矣得無亾乎春秋傳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爲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過也其它月則爲災陽不克也故常爲水然日過分而不克克必甚亦且必爲旱故禮三辰有災百官降服君不舉而辟位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祝史用幣辭焉曰炤炤大明殲滅無光柰何以陰侵陽以卑于尊其鼓用牲于社書非禮也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故日食王者重之也孛之言弗彗所以除舊而布新也彗出東非齊侯以爲憂晏子曰君高臺浚池賦歛如弗符刑罰恐弗勝孛星將出彗何懼乎由此言之孛甚

於彗也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何記異也恒星經星也日入星可以見而不見異也星非雨而隕如雨尤異也隕石于宋五隕星也大水陰盛火陽亢也水爲女婦淫兵連起百姓愁怨火爲君不思道好內而聽讒也其雨雷震雹木米皆以非時而書地震金木水火沴土也臣事雖正專必震其震於水則波於木則搖於屋瓦解於丘陵涌水出爲易臣搖政爲無德專政爲臣弑逐君六鷁退飛風也風發而高疾鷁逢之而退飛常風之罰也宋災晉侯問災故於士弱士弱對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味味爲鶉火心

爲大火以出納火也陶唐氏之火正闕伯居商丘祀
大火而以火紀時故商主大火商人是因故闕商人
禍敗之釁必先於火公曰可必乎對曰在道國亂無
象不可知也昭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及漢申須
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今除於火火出必布焉諸侯
其有火災乎梓慎曰往年吾見之是其徵也茲火出
而章必火入而伏其居火也久矣火出於夏爲三月
商爲四月周爲五月夏數得天若火作四圖當之其
宋衛陳鄭乎宋大辰之虛也陳太暉之虛也鄭祝融
之虛也皆火房也星孛及漢爲水祥衛顛項之虛也

星爲大水水火之牡也其以丙子及壬午作乎水火
所合也當是時秦毒海內而刑峻天應之災日月薄
蝕山陵淪亾彗星四見久者八十日長或竟天辰星
出於四孟太白出經天無雲而雷枉矢夜光熒惑襲
月他若孽火燒宮野禽戲廷長人見臨洮石隕東郡
此暴秦作難激以張楚之異也三十年之間兵相駢
籍禍烈於蚩尤項籍救鉅鹿枉矢西流山東遂合從
諸侯西坑秦人誅屠咸陽嗚呼變亟疾極此矣漢元
年五星聚於東井客謂張耳曰東井秦地漢王入秦
五星從歲星聚之其占當以義致天下漢王旣入秦

不殺秦降王，軍霸上，以待諸侯。與秦民約法三章，民無不降心，可謂行義矣。是天之所與也。三年秋，太白出西方，有光，幾中天。乍北乍南，過期乃入於法秦地。得勝辰星出四孟，爲易王之表。而項氏以滅平城之圍，月暈圍參畢，昂數重，昂爲匈奴，參爲趙，畢爲邊兵。熒惑守心，高祖崩。高后用事，諸呂亂，侯王爲戮。時則日食於衡，天東北裂，廣十餘丈，長二十餘丈，加以滅光星見，雨血之異。孝景時，吳楚七國之變，彗星長數丈，天狗過梁野，及兵起，遂伏尸流血其下。元光元狩間，蚩尤之旗再見，長則半天，後京師四出，誅夷狄者。

數十年而伐胡尤甚，南越之亾，熒惑守斗，朝鮮之拔，星孛于河，兵征大宛，星孛招搖。元光中，天星盡搖，上以問候星者，對曰：星搖者，民勞之應，故庶民爲星也。當是時，董仲舒治春秋學，爲醇儒，洞然於天人相與之際，於祥異與故尤深。數數爲天子推明言之。其治國以縱閉求雨，暘雨暘爲若昌邑王賀徵在位，淫縱大將軍光爲社稷，計欲廢立，計未有所定。天久陰，不雨，晝夜不見日月，賀欲出，咈光祿大夫夏侯勝當車諫，日久陰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行欲何之？賀怒，縛以屬吏。吏白大將軍、大將軍念與密畫者，獨車騎。

將軍急召車騎將軍安世諄讓之以爲泄語安世謝無有召問勝勝以爲語出洪範五行傳中持示光光安世讀之大驚以此益重經術士而王賀在國時嘗自見犬白頸以上似人冠方山冠以問郎中令龔遂遂曰此天戒言在側者皆冠狗也又見大熊左右莫見以問遂遂曰山野之獸入宮室宮室將空此危亾之象也先是昭帝元鳳初泰山萊蕪山南匈匈有數千人聲民走視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四十八圍入地深八尺三石爲足石立後有白鳥數千下集其旁是時昌邑有枯社木阡復生又上林苑中大柳樹枯

卧地亦自立生有蟲食樹葉成文曰公孫病已立郎畦弘推春秋之意以爲石柳皆陰類下民之象而泰山者岱宗王者易姓告代之處也今大石自立僵柳復起非人力所爲此當有故廢之家從匹夫起爲天子者後五年孝宣帝興於民間卽位地節元年正月戊午月食熒惑熒惑在角亢占憂在宮中辛亥入氏氏天子之宮也其景寅客星見貫索東北行入天市占有戮卿而霍氏以毒許后故夷滅元帝初元關東大水郡國饑上下詔江海波湖園池屬少府者假貧民勿租稅損膳減樂省苑囿諸宮館稀御幸者太僕

少府減食穀馬、水衡省食肉獸、明年二月戊午地震、夏齊饑、人相食、七月巳酉地復震、因赦天下、舉直言極諫之士、中郎應奉奏封事、臣聞人氣內逢則感動、天地天變見於日蝕星氣、地變見於奇物震動、所以然者、陽用其精、陰用其形、猶人之有五臟六體、五臟象天、六體象地、故藏病則氣色發於面、體病則欠伸動於形也、今年太陰建於甲戌、律以庚寅初用事、歷以甲午從春、孟康曰、太陰在甲戌、則太歲在子、十一月庚寅日、黃鍾律初起用事、歷中甲庚、律得參陽性中仁義、情得公正貞廉、按奉傳師說、以為北方之情好也、好行貪狼、申子主之、東方之情怒也、怒行陰賊、亥卯主之、是以王者忌于卯也、南方之情惡也、惡行廉貞、寅午主之、西方之情喜也、喜行寬大、巳酉主之、是以王者吉午酉也、唯奉能用之、學者莫能行、張晏曰、甲庚皆三陽、甲在東方為仁、庚在西方為義、戊為公正、寅午為廉貞、百年之精歲也、正以精歲、木首王位、日臨終時接律、而地大震、其後連月久陰、陛下明聖、深懷要道、燭臨萬方、布德流惠、罷省不急之用、振急救貧、恩澤甚厚、猶不能復陰氣盛矣、古者朝廷必有同姓、以明親親、必有異姓、以明賢賢、今左右無同姓、獨以舅后之家為親、異姓之臣又疏、二后之黨滿朝、非特處位勢、又恣奢侈、呂霍上官、足以卜之、甚非愛人以德之道、又非長世之策、陰氣之盛、不亦宜乎、臣又聞未央建章甘泉宮才人

也、惡行廉貞、寅午主之、西方之情喜也、喜行寬大、巳酉主之、是以王者吉午酉也、唯奉能用之、學者莫能行、張晏曰、甲庚皆三陽、甲在東方為仁、庚在西方為義、戊為公正、寅午為廉貞、百年之精歲也、正以精歲、木首王位、日臨終時接律、而地大震、其後連月久陰、陛下明聖、深懷要道、燭臨萬方、布德流惠、罷省不急之用、振急救貧、恩澤甚厚、猶不能復陰氣盛矣、古者朝廷必有同姓、以明親親、必有異姓、以明賢賢、今左右無同姓、獨以舅后之家為親、異姓之臣又疏、二后之黨滿朝、非特處位勢、又恣奢侈、呂霍上官、足以卜之、甚非愛人以德之道、又非長世之策、陰氣之盛、不亦宜乎、臣又聞未央建章甘泉宮才人

各以百數，皆不得天性。若杜陵園，其已御見者，臣子不敢有言。雖然，太皇太后之事也。餘諸侯王園與後宮，宜設定員，出其過制者，此損陰氣，應天救邪之道也。今異至不應，災將隨起。其法大水極陰生陽，反爲大旱，甚則有火災。惟陛下裁察，不報明年夏四月孝武園白鶴館災，奉自以爲中。上疏曰：臣前上五際地震之效，曰極陰生陽，恐有火災，不合明聽，未見省荅。臣竊不自信，今白鶴館以四月乙未時加卯月宿亢災，與前地震同法。臣奉乃深知道之可信也。願復賜問，卒其終始。上復延問，以得失奉念漢興而來，宮室

言徒抑則
迂矣故不
錄

苑囿日增，奢泰難供，所由來已久，不改其本，難以末正。乃復疏言：竊聞漢德隆盛，在於孝文皇帝。其時未有甘泉建章及上林中諸離宮館也。未央宮又無高門武臺麒麟鳳凰白虎玉堂金華之殿，而天子躬行節儉，省罷繇役，欲作一臺，度用百金，重民財力，廢而不爲。故其時天下大和，百姓洽足，德流後嗣。成帝卽位，委政元舅大將軍王鳳、王氏五侯，同日俱封，而黃霧四塞，大異數見。上方精於詩書，古文詔光祿大夫向領校中秘書，向乃集合上古以來歷春秋六國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迹行事，連傳禍福者，其占驗

比類相從各有條目凡十一篇號曰洪範五行傳論
奏之天子心知向精忠爲鳳兄弟起此論也然不能
奪王氏權元延元年星孛東井蜀郡岷山崩壅江向
流涕太息曰管岐山崩三川竭而周公岐山者周所
興也漢家本起蜀漢今所起山崩川竭殆必亾乎懷
不能已復上奏極論併圖以上大射禮行有雉集於
廷登堂而雉又集太常宗正丞相御史車騎府已又
集未央宮承明殿中大將軍音曰天地之氣以類應
譴告人君甚微而著雉最聽察先雷聞聲故經載高
宗雉雉之異今博士行禮之日大眾集會飛集於庭

歷三公之府及典宗廟骨肉之官然後入宮其宿留
曉告備具深切人道相戒何以過其後許皇后廢而
陽阿公主家歌兒趙飛燕與女弟並入宮大愛幸谷
永以涼州刺史奏事至京師事竣當之部上使尚書
問永受所欲言永對曰去年九月黑龍見東萊其晦
日食今年二月己未夜星隕乙酉日食六月之間大
異四發而二者同月始河平之際許班之貴傾動熏
灼不可上矣今之後起天所不饗什倍于前廢失法
度聽用其言驕其親屬縱橫亂政刺舉之吏莫敢舉
憲又以掖庭獄爲亂阱榜箠磨於炮烙主爲趙李報

德復怨，反除白罪，逮治正吏，多繫無辜，至爲人起責，分利受謝，生入死出者，不可勝數。是以日食再既，以昭其辜。王者必先自絕，而後天絕之。陛下棄萬乘之至貴，樂家人之賤事，厭高美之尊號，好匹夫之卑字，崇聚僇，輕以爲私客，挺身晨夜，烏集雜會，醉飲吏民之家，亂服共坐，沉湎媠媠，典門戶，奉宿衛之臣，執干戈而守空宮，公卿百僚，不知上處，積數年矣。去高敞初陵，改作昌陵，因下爲高，積土成山，反天地之性，發徒起役，並治宮館，重增賦歛，發如雨費，擬驪山役，百乾谿，又廣野營，表發冢墓，截骸揚尸，百姓怨恨，上感

天和災異，屢降饑饉，仍臻餓死道路者，以百萬數。公家無一年之畜，百姓無旬日之儲，上下俱匱，無以相救。陛下誠發明聖之德，昭然遠寤，畏上天之威怒，懼危亾之徵兆，蕩滌辟邪之意，厲精致志，專心反道，放絕群小，克已復禮，毋貳微行，出飲之過，以防迫切之禍，抑損椒房玉堂之盛寵，除掖庭獄，去炮烙刑，以塞天下之望，寢初陵之作，止諸營繕，崇厲忠直，放退殘賊，無使素餐之吏，久尸厚祿，以次貫行，固執無違，夙夜孳孳，屢省無怠。成帝性寬而好文，永每言事，輒見答禮。至此對上，上大怒，使侍御史收永，而皇太后與

諸舅以至親難數言實推永使言因勸上納用衛將軍商覘上怒密摘永亟發之郡而救過交道廐勿追而免後災異益數永遷北地太守當之官上猶使衛尉受欲言永復對語尤苦重以今歲日食元日三朝之會四月丁酉四方衆星白晝流隕七月辛未彗星橫天夫彗星極異也土精所生流隕之應殆爲饒變厥期不久內則爲深宮後庭將有驕臣悍妾醉酒狂悖卒起之敗北宮苑囿街陌之間臣妾之家將有徵舒崔杼之亂外則爲諸夏四方將有樊兪蘇令陳勝項梁奮臂之禍可爲寒心往年邵國被水者二十一

今年蠶麥並惡江河決溢郡國十五有餘百姓流散大異較炳宜損常稅而有司奏請加賦甚謬經義逆民心布怨趨禍之道綏和元年成帝卽位之二十有六年也春正月熒惑守心時丞相翟方進相九歲矣會郎貴麗善爲星言大臣宜當之上乃召見方進賜冊責讓使尚書令賜上尊酒十石養牛一口進卽日自殺上秘之遣九卿册贈印綬賜乘輿秘器以葬親弔數至禮賜異他相冀以塞變踰月上竟崩無繼嗣立定陶王欣初曲陽侯根以大司馬輔政數虛已問尋尋說根言書曰天聰明蓋言紫宮極樞通位帝紀

大微四門，廣開大道，五經六緯，尊術顯士，翼張舒布，照臨四海，少微處上，爲比爲輔，故次帝廷，女宮在後，王者承天，賢賢易色，取法於此，天官上相，上將皆顯，面正朝，憂責甚重，要在得人，得人之效，成敗之幾，不可不勉也。將軍一姓九侯，二十朱輪，漢興以來，臣子貴盛，未嘗至此，夫物盛必衰，惟有賢友強輔，庶幾可保身全宗，根深納之，會哀帝卽位，薦待詔黃門，上使衛尉喜問災異，仍重之，故令毋諱，盡欲言，尋條對言，易曰：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日者衆陽之長，輝光所燭，萬里同晷，人君之表也。故日將且，清風發，羣陰伏，

君臨朝，不牽於色，日初出，炎以陽，君登朝，佞不行，忠直進，不蔽障，日中輝光，君德盛明，大臣奉公，日將入，專以一君就房，有常節，君不修道，則日失其度，朧昧亾光，各有云爲，於東方作，日初出時，陰雲邪氣起者，法爲牽於女謁，有所畏難，日出後，爲近臣亂政，日中爲大臣欺誣，日且入，爲妻妾役使，所營間者，日尤不精，光明侵奪，失色邪氣，珥蜺數作，本起於晨，相連至昏，其日出後，至日中間，差瘡，小臣不知內事，竊以日視陛下志操，衰於始，初多矣，其咎恐有以守正直言而得罪者，傷嗣害世，不可不慎也。惟陛下執乾剛之

德強志守度諸保阿乳母其言悲辭之託斷而勿聽
危疆大誼絕小不忍良有不得已可賜以貨財不可
私以官位誠皇天之禁也日失其光則星辰放流陽
不能制陰陰禁得作間者太白正晝經天宜隆德克
躬以執不執臣聞月者衆陰之長消息見伏百里爲
品千里立表萬里連紀妃后大臣諸侯之象也朔晦
正終始茲爲繩墨望成君德春夏南秋冬北間者月
數以春夏與日同道過軒轅上后受氣入太微帝廷
揚光輝犯上將近臣列星皆失色厭厭如滅此爲毋
后與政亂朝陰陽俱傷兩不相便外臣不知朝事竊

見天文卽如此近臣已不足杖矣屋大柱小可爲寒
心唯陛下親求賢士無疆所惡以崇社稷尊強本朝
臣聞五星者五行之精五常司命應王者號令爲之
節度歲星主歲事爲統首號令所紀今失度而盛此
君指意欲有所爲未得其節也又填星不避歲星者
后帝共政相留於奎婁當以義斷之熒惑往來亾常
周歷兩宮作態低昂入天門上明堂貫尾亂宮太白
發越犯庫兵寇之應也貫黃龍入帝庭當門而出隨
熒惑入天門至房而分欲與熒惑爲患不敢當明堂
之精此陛下神靈故禍亂不成也熒惑厭弛佞巧依

勢微言毀譽進類蔽善太白出端門臣有不臣者火
入室金上堂宜以時解其憂凶填歲相守又主內亂
宜察蕭牆之內毋忽親疎之微誅放佞人防絕萌茱
以蕩滌濁穢消散積惡毋使得成禍亂辰星主正四
時當效於四仲四時失序則辰星作異今出於歲首
之孟天所以譴告陛下也政急則出蚤政緩則出晚
政絕不行則伏不見而為彗第四孟皆出為王易命
四季皆出星家所諱今幸獨出寅孟之月蓋皇天所
以篤右陛下宜深自改治國固不可以戚戚欲速則
不達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加以號令不順四時

既往不咎來事之師也臣聞五行以水為本其星玄
武婺女天地所紀終始所生水為準平王道公正修
明則百川理落脉通偏黨失綱則踊溢為敗書云水
曰潤下天下有道則河出圖洛出書故河洛決溢所
為最大今汝潁畎澮川水漂踊與雨水並為民害此
詩所謂燁燁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者也其咎在
於皇甫卿士之屬唯陛下留意詩人之言少抑外親
大臣臣聞地道柔靜陰之常義也地有上中下其上
位震應妃后不順中位應大臣作亂下位應庶民離
畔震或於其國國君之咎也四方中央連國歷州俱

傷之也

動者其異最大間者關東地數震五星作異宜務崇陽抑陰以救其咎固志建威閉絕私路拔進英雋退不任職以疆本朝夫本強則精神折衝本弱則招殃致凶爲邪謀所陵聞往者淮南王作謀之時其所難者獨有汲黯以爲公孫弘等不足憚也弘漢名相於今亾比而尚見輕何況亾弘之屬乎故曰朝廷亾人則爲賊亂所輕其道自然也天下未聞陛下奇策固守之臣也語曰何以知朝廷之衰人人自賢不務於通人傳曰土之美者善養禾君之明者善養士宜少抑外親選練左右舉有德行道術通明之士克備天

官於時定陶太后以帝祖母通請謁恣驕傳晏爲大司徒衛將軍丁明爲大司馬驃騎將軍是日日食詔舉方正直言時涼州刺史杜鄴以病免家居舉方正對策今諸外家並侍帷幄布列在位積貴之勢世希見聞乃並置大司馬將軍之官當拜之日掩然日食不在前後臨事而發欲令昭昭以覺聖朝指象如此殆不在他上悟收晏印綬罷歸第光武初興天命告饗昆陽之戰大雷風助威滹沱冰合邯鄲烈風影響表著而是時五星失晷天時錯謬辰星太白出入過度熒惑進退見態填星繞帶天街歲星不舍氐房於

是諸不逞之徒咸以爲漢不再興之效。獨扶風蘇竟以爲是皆當於其分野占之。房心宋分東海是也。董憲當之尾爲燕分漁陽是也。彭寵當之太白辰星自亾新之末失行。至今或守東井。或沒羽林。或裴回藩屏。或躑躅帝宮。或經天反明。或潛藏久沈。或衰微闇昧。或煌煌南北。或盈縮成鈎。偃蹇不禁。此皆逆亂未平。大運蕩除之兆也。賊臣亂子。徃徃指麾妄說。傳相迷誤。則是天文安得而遵度哉。夫仲夏甲申是爲八魁。春三月巳巳丁丑夏三月甲申壬辰秋三月巳亥丁未冬三月甲寅壬戌爲人魁上帝開塞之將也。主退惡攘逆天有白虹自子加午。廣可十

丈長且半天。正臨黎丘之地。爲秦豐所都。月入于畢。畢爲天網。主罔羅無道之君。秦豐富之。又甲申之夜。流星狀似蚩尤旗。或云天搶出奎西北。行至延牙管。上散爲數百而滅。爲延牙破之象。漢爲火德。雖昧必亮。北卦部。威德在中。官刑在木。木勝土。刑制德爲兵。事畢中國安寧之效。已皆果然。其後天下既定。天子躬政。頗以吏事課三公。時傷嚴急。中大夫鄭興上疏言。頻年日食多在晦。先時而合。皆月行疾也。日君象。月臣象。君亢急。則臣促迫。故月行疾。今陛下高明。而羣臣惶促。宜垂意洪範。留思柔克之政。和帝初。竇太

八編類纂 卷九十八
后臨朝大將軍憲兄弟作威虺用事地震水旱頻起
四年夏四月朔日食軒轅左角爲貴戚占司徒鴻上
疏言昔諸呂握權繼嗣幾移哀平之末國統中絕今
天下遠近背王室而向私門上威損而下權盛徵表
嚮著日爲之食雖有隱謀神照其情夫禁微則易救
大則難恩不忍誨義不忍割去事之謬未然之明鏡
也宜因大變改正匡失以塞天意是月竇氏誅安帝
之世耿貴人兄竇監羽林車騎閻皇后兄顯弟景耀
並典禁兵而宦者樊豐江京李閏乳母王聖聖女伯
榮等出入宮掖爲侈虐而山崩地震司徒震諫不聽

力疏言臣備位台輔不能調和陰陽冬十二月京師
地動其日戊辰月日干支皆土位在中宮此中宮近
臣持權用事之效惟陛下奮乾剛之斷抑驕侈之臣
以承天戒不聽而震以譴歿順帝起幽廢在位旣誅
豐顯等而怠荒於政罔念聞封乳母宋娥爲山陽君
封皇后弟冀爲襄邑侯天下失望陽嘉二年以災異
徵安丘郎顛詣公車策問之顛對言易天人之應曰
君子不思導利茲謂無澤厥災火又曰上不儉下不
節炎火並作燒君室去歲冬恭陵百丈闕災殆民勞
不息而營繕者衆也臣愚以爲諸官殿官府離宮別

觀所繕修者可並省減以息困窮又正月以來陰闇連日今月十四日乙卯白虹貫日易內傳曰久陰不雨亂氣也蒙之比也蒙言若臣上下相冒亂也又曰序賢進士後有喜反之則白虹貫日以甲乙日見者咎在中台又曰賢德不用厥罰常陰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率土之濱豈無忠賢賢者化之本雲者雨之具得賢而不用猶久陰而不雨此白虹之所以表也宜采納賢臣以宣助聖化臣竊見立春前後溫氣應節頃前數日寒顧彌甚冰旣解旋合正月自三日至九日於卦爲三公夫天地之氣寒暑相避以成物

也今立春之後火卦用事當溫而寒違反時節由功賞不列而刑罰必加也恭陵火災主名未立多所收捕夫火爲天戒以悟人君可順而不可逆可敬而不可慢伏案飛候叅察衆政立夏之後必且有震裂涌水之災陛下宜恭已內省諸所考察當須立秋夫三公上應台階股肱翼戴以燮調爲其職者也政反其道而寒陰反節三公當之矣今之在位競托高虛納累鍾之奉忘天下之憂遘災稱疾偃仰自逸一被冊文得賜錢者起矣何疾之易而愈之速也以此消伏災膏興致昇平其可得乎今選舉收守委任三府長

吏不良歸咎州郡州郡有失豈得不責歸舉者而陛下宗之彌優臣下慢之愈甚所謂大綱疎而小網密促也臣竊見去年八月熒惑失度歷涉輿鬼環繞軒轅易傳曰政悖禮失不從夏令則熒惑失行禮天子一娶九女今宮人侍御動以千計生而幽隔鬱積之氣上感天和故遣熒惑入軒轅出后星北垂象見異以悟主上今皇胤多天嗣體莫寄咎宜出此宜簡出宮女聽其媼嫁以承天意臣竊見去年閏十月己丑夜有白氣從西方天苑趨參左足入玉井數日乃滅春秋曰有星孛于大辰大辰者參罰也又火爲大

辰北極亦爲大辰言孛一星而連三宿也凡中宮無節政教亂道威武衰徵此三星應之參罰爲白虎主兵其國趙魏變見西方亦應三輔臣恐立秋而後趙魏西關將有羗寇之變也宜豫宣諸郡敬授人時輕徭薄賦選賢能以鎮撫五月丙午遣太尉服于戚建井旗書玉版之策引白氣之異於西郊又自去年十月癸亥太白與歲星合於房心太白在北房心在南方光苾及交房心者帝之明堂也歲星守之年穀豐今太白從之金木相賊而反同舍此以陰陵陽臣下專權之異也又房心主東方國主宋石氏經曰歲星出

左有年，出右無年，今金木俱東，歲星在南，是謂出右，恐年不順成，宋人饑也。書奏，拜郎中，辭病不就。是歲四月，京師地坼，夏旱秋鮮，旱入馬邑城，破州郡兵。明年，西羌寇隴右，畧皆如顛言。上以地坼故，引敦撲士對策，太史令張衡對以爲裂者威分，震者民擾，願陛下思稽古率舊，勿令刑德入柄，不由天子。漢安二年夏五月丁亥辰星犯輿鬼，占爲大器。六月乙丑熒惑犯填星，占爲上人忌，而順冲繼崩。明年春三月癸丑熒惑入輿鬼，夏四月辛巳太白入輿鬼，占皆爲大器。五月庚戌太白犯熒惑，占爲逆謀，而質帝以暴奔，先是永和六年二月丁巳彗星見東方，指營室及墳墓。

丁丑在奎，癸未歷輿鬼，柳七星張光炎及三台，至軒轅中而滅。後五年，以地震，册免太尉喬尋與太尉固，並見殺。於是星孛天市，一歲間日食地震，山崩成梁氏之誅。其後桓德益昏，宦者所在暴縱，與海內公忠之臣相爲讐疾。太尉蕃每有選舉論議，往往以中詔譴平原襄楷奮詣闕上疏言，竊見去歲五月熒惑入太微，出端門，不軌常道。其閏月庚辰太白入房，犯心小星震動中耀，中耀者天王傍小星者太子太微帝庭五帝之坐也，而火金罰星得揚光其中，於占爲天

子凶，又俱入房心，於法無繼嗣。今年歲星久守太微，逆行西至掖門，還守執法，歲木精好生惡殺，而淹留執法，久不去者，咎在仁德不修而誅罰太亟之故也。前冬大寒，栢傷竹枯，臣聞於師曰：栢傷竹枯，不出三年，天子當之。今洛陽城中人，中夜無故叫呼云：有火光人聲，於占與竹栢枯同。自春夏來，連有霜雹大雨，電此，臣下作威作福，刑罰急刻之所感也。平原太守瓚、南陽太守璿，志除姦邪，而遠加考逮，三公乞哀，而嚴被譴讓。漢興以來，未有拒諫誅賢，用刑窮謬。如今日者，天變孔亟，而陛下以如是之政，刑應之，可爲寒

心。今年夏四月有河清之祥，臣以爲河者諸侯位也。清者屬陽，濁者屬陰，河當濁而反清，陰欲爲陽之象。易傳曰：河水清，天下平。今天垂異，地吐妖人，厲疫三者，並極而有河清，猶春秋麟不當見而見，孔子書之爲紀異也。願賜清問，盡所言書奏，不省。竊帝初竇太后臨朝，父大將軍武大傅蕃同心輔政，爲宦官所搆，戮歿，遷太后南宮。天下疾憤，明年夏天雷電，以風有青蛇見御座上，中郎將張奐上書言：昔周公避位居東，天動明威以彰其德。今武蕃忠貞，未被明宥，此天疾感妖青之所以作也。宜急改葬，徙還其家屬，及從

坐禁錮者，皇太后雖居南宮，而恩禮不接，宜思大義，顧復之報，上深嘉其言，而為宦者所制，不得行。已復治鉤黨，天下賢士織焉。於是大異交見，天子乃詔議郎邕問消復之術。邕具對言，詔問六月二十九日有黑氣墮溫德殿東庭中，黑如車蓋，降氣奮勢，五色有體，長十丈餘，狀似龍，似虹，蜺以臣所聞。演孔圖曰：蜺者斗氣之精也。天投蜺，主惑於譽毀。合誠圖曰：天子外苦兵，內舊臣無忠意者，陛下關樞之內，祗席之上，獨有以色見進，凌尊踰制者乎？若羣臣有所毀譽，而聖意低回，未知所當也。宜抑內寵，任忠直，決毀譽，使

貞邪各得所守。詔問正月三日有白衣人入德陽殿，問辭稱梁伯夏，教我上殿中。黃門與語言，往來不得入，遂亾去。臣聞凡人怪皆皇極道失，下或謀上，孝成時有男子王褒，冠小官帶劔，入北司馬殿東門上，殿入室，解帷組佩之，收考褒，故公車卒，病狂不自知，入官所言下獄，死。與今事正類。伯夏故大將軍梁冀子，不疑子也，以罪受戮，非天所祐。况今將有狂狡為王氏之禍乎？抑羣陰太隆，羣小並進，強盛也。詔問南宮侍中寺雌雞化為雄，尾已似雄，頭尚未變，謹按凡雞為變，皆貌正失也。夫牝雞鳴，尚致家索，况陰陽易

體於實政變此其異甚大獨頭爲元首變未至頭而明主知之訪問其故此有其事而不遂成之象若應不精誠頭冠或改卽成患矣敬慎威儀動作之容斷嬖御圖新政則其救也詔問卽阼以來頻歲日食地震風雨不時疾厲流行迅風折樹河洛盛溢臣聞陽微則震思亂則風貌失則水視闇則疾厲簡宗廟上不潤下則河流滿溢有一於此皆爲咎徵况並時雜至其異彌大明君抑陰尊陽正上下之分致虔於供御則其救也詔問熒惑變色入太微西門而太白正晝見臣聞熒惑主夏以非其月入尊宿法臣謀不端

太白晝見法強國弱國強皆有女禍又失道而見是爲羸長侯王不榮熒惑主禮太白金兵謹禮治政審察中外申門戶守禦之令以杜漸萌則其救也詔門蝗蟲冬出臣按河圖秘徵篇曰主貪政暴吏酷誅深則蝗蟲出宜息不急之作省財賦之費進清良出貪虐損別藏以贍國用詔門平城門及武庫室各自壞臣愚以爲平城門向陽之門祀法駕所從出之正門也武庫藏禁兵則國家之守易傳曰小人在位上下咸悖其妖城門內崩潛潭已日宮瓦自墮諸侯強凌主詔問朕焦心聞災每訪羣公卿士皆各括囊

迷國莫肯盡忠以邕博學深奧退食自公故特密問
宜披演指陳以經術分別皂囊封上臣伏思諸異皆
亾國之大怪也天於大漢殷勤無已以赤帝之精輔
未衰故屢見變以當責讓因以感覺則亾可爲安凶
可爲吉如大運已去豈復有譴告哉卽位以來孔毋
趙嬈貴重顯赫生則貴富碎於帑藏死則丘墓踰越
園陵兩子受卦兄弟典郡門史霍玉依阻爲姦投醜
變鷄豈不謂是今者道路紛紛復云有程大人者宜
以趙霍爲戒高其隄防明設禁限太尉張顛爲玉所
進暗昧已成非臣外臣所能審處如誠有之近者不

治無以致遠傾邪在官所當先懲光祿勳偉瑋有名
放濁長水趙瑄屯騎蓋升並叨時幸榮富優足聖意
勤勤欲清蕩濁流扶正黜邪宜先放廢廷尉郭禧純
厚老成光祿大夫橋玄聰達方正故太尉劉寵忠實
守正宜爲謀主數見訪問夫宰相大臣君之四體委
任責成優劣已分春秋之義以貴治賤不以賤奸貴
遠間親小加大列在六逆陛階增則堂高輔位在則
上尊不宜復聽納小吏雕刻大臣也夫憂樂不並喜
戚異方祇畏災變時而復巧作洪都篇賦之文非專
精一意示優懼之道臣願陛下強納忠言忍絕非類

思惟萬幾以答天望以導嘉應聖明既自約厲左右
近臣亦宜勦力從化人自尅損章奏爲宦者忌疾與
家屬髡鉗徙朔方嗟乎主之不明豈足與計哉當是
時大學生陶以宗室發憤上書言臣聞天之與帝帝
之與人猶首之與足相須而成也陛下年隆德茂中
天稱號目不視鳴條之事耳不聞檀車之聲天災不
痛於肌膚震食無損於玉體故蔑三光之戒輕上天
之怒使羣醜刑隸芟刈小民彫敝諸夏流虐遠近痛
哉斯言曾莫是鑒於是星孛紫宮孛天市西岳崩裂
而漢氏以亾自東漢來言災異者獨依彷彿傳緯時時
雜讖數家言近支碎矣占五胡之亂腥羶中土獨應
在太白畢昴則知兩戒之表固天之所以限夷夏哉
曹魏青龍中張掖水溢涌寶石負圖象靈龜立水西
有石馬七及禽獸諸星宿之象有文曰大討曹詔班
天下以爲嘉瑞鉅鹿張璠曰漢亾久矣魏豈襲作殆
將來之兆乎而是時魏主叡好治宮室刑峻嚴崇華
殿災詔問太史令高堂隆曰此何咎也隆對曰易傳
曰上不儉下不節孽火燒君室又曰君高臺火爲災
蓋役作繁興百姓空竭天應之旱火從之也魏主默
然已又問漢栢梁災大起宮殿以厭之有諸對曰有

之此越巫之諄也。天災可敬也，不可傲也，誠罷役清其地，毋更作。及隆疾病，猶口占疏言黃初之際，天兆其戒異類之鳥，長有燕巢，此大異也。宜防鷹揚之臣於蕭墻之內，選諸王使典兵，碁峙鎮撫。畿夏時魏疎忌骨肉，而委政司馬氏，故隆懇懇及之。魏甘露中有黃龍見寧陵井中，羣臣以嘉祥賀。時司馬昭既廢主擅國，魏主髦太息曰：龍君德也，上不在天，下不在田，而辱在井中，何謂嘉祥？賦潛龍詩以自傷。已而有南關之難，晉既平吳，有青龍見武庫井中，武帝往觀之，喜百官請賀。僕射劉毅曰：昔龍蓀夏庭，禍發周室，龍

見鄭門，子產不觀，又何賀焉？乃止。永康之元，尉氏雨血，妖星見南方，太白晝見，而太子適，以廢，彗星孛于奎，至軒轅太微，經三台大陵，而中台星坼，軒轅者，后宮太微，帝庭三台三公，奎為魯，為庫兵，大陵為積尸，殛器之事，無何武庫火，西羌反，賈后以弑，太后楊氏誅，次司空華，僕射頽，與焉，亦竟成趙王之誅。永寧之元，自春正月，至十三月，五星互經天，縱橫無常。永嘉中，熒惑犯帝微，白虹貫日，日光散，四流如血，日中若有飛燕者，建興二年春正月己巳，黑霧五日，辛未日隕於地，有三月相，承出西方，東行，有流星隕平陽北。

光燭地化爲肉、長廣三十步、諸大異皆古所未有、而
是時諸王相屠懷愍二帝、廢執灰平陽、羯胡氏羗交
毒於中國、亦載籍未有也、其後太白入東井、而秦弒
其君生東井、秦分也、秦伐燕、克壺關、申胤歎之、曰、鄴
其亾乎、昔越得歲而吳伐之、卒受其凶、今福德在燕
而秦克焉、雖克能無復乎、燕之復建、不過一紀、後三
年、夏彗出尾箕十丈、經太微掃東井、至於冬不滅尾
箕、燕分也、後十二年、秦伐晉、羣臣諫不聽、在衛率石
越曰、今福得在吳而伐之、必有天殃、且彼據長江之
險、賢能爲之用、民爲之使、殆未可伐也、秦王堅曰、天

道未易知、以吾之衆、投鞭於江、足斷其流、人何所得
恃乎、昔吾滅燕、亦犯歲、而克臺、史何渠言也、卒伐晉、
已困於晉、而燕竟亾、秦太元末、長星見、自須女至于
哭星、時晉孝武嗜酒、好內、心惡之、於華林園舉酒祝
之、曰、長星、我勸汝一盃酒、自古何嘗有萬年天子耶、
須女、婺女也、虛爲哭泣之事、明年貴人張氏弒帝於
清暑殿、義熙中、熒惑在匏瓜中、忽亾失所在、法當入
危亾之國、爲民謠訛言、魏主嗣心畏之、召名儒與太
史占所詣、司徒浩曰、其入秦乎、魏主問曰、何謂入秦、
浩曰、春秋傳、神降於莘、以至之日、推知其物、今熒惑

亾在庚午辛未二日間，庚午主秦，辛爲西夷，故曰入秦，後八十餘日，果出東井，守釣已久之，乃去。是歲秦大旱，昆明池水竭，明年童謠訛言，並作中歲而秦亾。劉裕伐滅之。其後彗出天津，入太微，經北斗絡紫微，八十餘日，而滅魏主嗣，大畏之。復召諸儒生問其祥，崔浩曰：是王莽篡漢之表也。國家主尊臣卑，民無異望，晉室陵夷，權命擅國，危亾不遠。彗之爲異，其劉裕乎？又明年長星出竟天，而宋果代晉。晉中國之舊也。魏古太白昂，浩諱之，故云。梁普通六年夏五月己酉，太白晝見，六月經天，其明年太白犯歲星在牛，占爲易政。

武帝爲改元肆筭，是秋月地填星者，再占天下無王，有大器，帝捨身同泰寺，禳焉。是年太子薨，大同五年，彗出南斗東南，指至婁而滅。又三年，熒惑再守心，太白晝見，而帝竟歿於臺城之圍。北齊之亂，歲星犯太微，上將填星犯井，鉞與太白并占，爲大臣戮而齊殺。元魏宗室四十餘家，尚書令楊遵彥東西二族覆焉。周之亾也，太白辰星與歲合在井，占曰：是謂絕行，國內常有兵器，改立戾王，其明年有流星一大如三斗，器出太微端門，流入翼，色青白光，燭地有聲，占有立王。若徙王隋以受命，開皇五年秋，星流四散，下而平。

陳仁壽四年六月庚午有星入于月七月乙未日青
無光而上疾以彗崩大業三年長星見西方竟天犯
奎婁角亢而沒九月見南方亦竟天凌角亢掃太微
帝座經歲乃滅占曰是天所以去無道建有德也見
久者災深也星大者事鉅也行遲者期遠也後十二
年秋八月有星大如斗流王良閣道聞聲如墮墻癸
丑有大星如甕流羽林煬如江都明年夏五月辛亥
大流星如甕墜江都煬帝弑諸王及幸臣並戮而隋
亾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九十九

國史編

天類

曆下

陳蔣山之鳥呼曰奈何周陽武之魚乘空而鬪隋鵲
巢黼帳火炎門闕則祥青呈形亦于何不臻矣唐興
高祖起太原之歲填星羸而旅于參參唐星也填星
上福作占未當居而居其國昌唐以受命武德初有
星孛于胃昂間丁亥孛卷舌卷舌讒也蓋建成元吉
連後宮構秦王之應九年夏五月太白晝見六月太

白經天在秦分月犯氏氏天子宿室也太史傳奕言
太白見秦分秦王當有天下上以示視王而太子建
成齊王元吉歿臨湖殿殿在禁庭中八年秋八月有
星孛於虛危上憂甚學士虞世南進曰臣聞德政不
修雖麟游鳳儀猶之無補政教無關卽彗孛何憚焉
願陛下以功高古人而務大勿以太平日久而自逸
慎終如始可矣彗非所憂也上深納之九年熒惑犯
軒轅十年四月亦如之六月有文德皇后之喪十一
年秋穀洛溢入洛陽宮深四尺官寺民居溺死者六
千人詔百官極言過失是歲冬荊州都督武士護女

入宮爲才人於是連歲水太白屢晝見占爲女主昌
月犯鍵閉守心前星癸酉逆行犯鈎鈴鍵閉鈎鈴鍵
閉在房南咸聞主防微謹內心前星子象也是歲太
子承乾廢當是時民間傳秘讖籍籍言唐三世後女
主武王當代有天下矣上深惡之密以問太史令淳
風曰秘記所云信有諸淳風對曰有之臣仰稽天象
俯察曆數其人已。在陛下宮中自今不過三十年當
王天下唐子孫多受其禍殆其信也上曰朕欲索疑
似者盡殺之則何如對曰不可爲也天之所命誰能
違之王者不。死徒多殺不。幸不。祥且自今以往三十

年其人已老庶幾頗有慈心為禍或淺脫得而殺之夫更生壯者肆其讐毒則禍益大矣上默然而止高宗永徽初晉州地數震侍中張行成曰天陽地陰臣將恐有女謁川事大臣陰謀之變且晉陛下本所封國也大異數發願深慎圖慮以防其萌五年春三月召太宗才人武氏入內為昭儀夏帝在萬年宮夜大水上遽出乘高避儀水入寢殿中漂溺三千人六年七月乙亥歲星守尾巳丑熒惑入輿鬼八月犯軒轅是歲皇后王氏廢成立昭儀武氏為皇后太尉無忌中書令來濟柳奭侍中韓瑗死焉於是高宗之世且

赤無光咸亨元年二月日濛濛有濁色如赭咸亨上元年永淳連歲春三

朝之旦月見西方儀鳳二年正月太白晝見經天龍朔元年六月永隆

元年五月犯軒轅大星乾封三年正月熒惑數犯太微咸亨元年十二月

四月二年犯房心上元元年正月犯鈞鈴儀鳳二年八月而軒轅權數

有變大風落太廟鷓尾洛水毀天津橋二及河溢水

決不可勝數也武后稱帝革命為淫縱典土木開邊

所誅夷諸王大臣百千人二十年間日赤如赭文明元年

二月長安月過望不虧者三月掩軒轅大星者二垂拱

四年五月月熒惑太白辰星犯軒轅者六辰星犯

二年三月月熒惑太白辰星犯軒轅者六辰星犯

東井星辰廷尉東井法令也太白鎮星犯天關各一

天關主邊。熒惑犯五諸侯。長安二年五諸侯外侯王也。有

星如半月見西方。光宅元年九月有流星入北斗魁河洛溢

明堂火而侍御史來俊臣逢上意為苛酷其家井水

忽赤如血井中夜有號咷聲俊臣以木室之木忽自

投十步外無何俊臣族其後日食再既而后遷上陽

宮當是時三月雪宰相帥百官入賀殿中侍御史王

求禮爭之曰三月雪為瑞雪將臘月雷為瑞雷乎不

聽既入賀求禮獨不賀進言曰今陽和布氣草木發

榮而寒雪為災此異也為黷刑之應豈得為瑞今賀

者皆面諛非忠臣后默然為罷朝時又有獻三足牛

者宰相復入賀求禮颺言曰物反常為妖此鼎足非

人政教不行之象后為愀然已中宗復辟而韋后與

武三思比而亂政河南北大水洛陽尉宋務光上疏

曰竊見自夏已來水氣勃戾天下郡國多罹其災去

月二十七日洛水暴溢漂損百姓按五行傳曰簡宗

廟廢祭祀則水不潤下夫王者即位必郊祀天地嚴

配祖宗是故鬼神歆饗多獲福助自陛下光臨寶極

有年矣而郊廟遲留不稱殷薦山川寂寞未議懷柔

暴水之災殆其為此臣又按水者陰類臣妾之道陰

氣盛滿則水泉迸溢加之虹蜺紛錯暑雨滯淫雖丁

厥時而涓恒度。臣恐後庭近習。或有離中饋之職。于外朝之政者。伏願深思陰勝之診。杜絕其萌。又自春徂夏。牛多疫死。浸淫于今。謹按五行傳曰。思之不廢。時則有牛禍。意者萬機之事。陛下或未躬親。與願勤思。德容暫勞。宵旰爲百姓自疆。勉毋徒以聲色犬馬爲娛樂。臣聞日蝕修德。月蝕修刑。雨暘或愆。貌言爲咎。雩祭之法。存乎禮典。今屏翳收津。豐隆戢響。而欲於一坊一市。暫閉暫開。期以感召皇靈。沛降天澤。不亦遠乎。自數年來。公私空竭。戶口減耗。陛下不出都邑。近觀朝市。則以爲率土之人。旣富且康。不知閭閻

百姓衣牛馬之衣。食犬彘之食。丁壯盡於邊塞。孤孀轉於溝壑。猛吏淫威。奮其洗瀆。急征橫歛。上黷天和。良可悲也。夫人貧而奢。不息。法設而僞。不止。欲俾至治。豈不難哉。俾良牧樹風。賢宰垂化。及夫嫺戚之間。謗議所集。積疑成患。馮寵生災。如武三思等。誠宜軌其機務。授以燕閑。乳保之愛。妃主之家。以時接見。無令媒瀆。此方今之急務也。疏奏不省。而中宗崩於戡。韋后誅之夕。星四隕。如雨。太平公主干政。主家并溢。彗星出西方。入太微。公主欲因以其間。傾平王使臺官入言於睿宗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又帝座及心

前星皆以變當有以圖其應睿宗聞之顧慨然曰傳德避災吾志决矣遂下制傳位太子是為玄宗而天下復安三年山東蝗民以為天災不敢殺拜祭之相姚崇遣御史分道督州縣捕瘞議者以為蝗多不可盡徒勞民崇曰河南北之人流亾且盡豈可坐視不營救乎縱除之不盡猶勝養以貽患或以為殺蝗多宜且傷和氣崇曰昔楚莊吞蛭而愈疾孫叔殺蛇而致福奈何不忍於蝗而忽於人之饑而歿乎卒捕之七年夏五月日食上素服撤樂減膳命中書門下察繫囚賑饑乏勸農坊相宋璟曰陛下勤恤民隱臣等

調燮無狀罪萬歿御臣聞日食脩德月食脩刑親君子遠小人絕女謁除讒慝所以脩德也非慮囚所及也語曰君子耻言浮於行願推誠致行毋為數下制

書其後武惠妃幸而洛穀伊汝水溢博河决復為女禍之徵楊妃寵而星孛紫微開元二年三月二十日暈五重天三年伊洛及支川皆溢月有虹氣如垂帶安祿山入

朝還鎮之歲夏五月熒惑守心占王去其宮六月日

食不盡如鈞其明年十二月日食歲在東井而玄宗

幸蜀楊妃歿於亂先是關中以水旱相繼民饑流上

憂雨復傷稼相國忠取禾之善者獻之曰雨雖多不

害上以為然扶風守房瑄言所部水災甚國忠怒使御史推之於是天下無敢有復言災者肅宗即位于靈武而內寵張良娣建寧王以譖歿外嬖李輔國太上皇遷西內當是之時日食三既至德元年十月乾元二年二月上元二年白虹貫日乾元三年彗再見長數丈歷昂畢至七月參東井軒轅四年正月月掩心前星占為太子憂六月入南斗魁中明年二月月犯心中星占主命惡之而帝崩當其時月與昴相陵掩為變而安祿山慶緒父子相屠歿建中三年德宗方勤政而月掩心中星明年朱泚反陷京師上跳身奉天以神策節度李晟

討克之而定方晟之軍渭橋也熒惑守歲於占為軍憂已而徙舍賓佐皆入賀晟流涕曰天子野次臣下知歿敵而已天象高遠何庸知及克長安將佐入賀晟謝之曰曩非相拒也晟聞五星之羸縮也無常一退舍動色相慶脫復還守歲吾軍不戰自潰矣諸將謝不及後上頗惑讒晟及渾瑊馬燧等人自危相陸贄貶中州而貞元二年日有黑暈四年日赤如血八年暴風發太廟屋瓦路門闕十年黃霧四塞日無光熒惑太白相繼犯太微上將後十年群臣以微譴逐不復收數恒寒應焉元和初南方旱饑遣使宣慰賑

八編類集 卷九十一
恤學士絳居易言欲實惠及人無如減租稅。賑恤不
必徧也。宮人數廣于天和宜簡出。諸道橫歛克進奉。
多方掠良人賣爲奴。請禁絕。上立從之。而雨。其後上
惑志於仙。服金丹。增躁急。連歲月犯心中星。熒惑入
南斗。逆留者數月。大如五升器。色赤。十五年正月。月
復犯心中星。是月上暴崩。方士柳泌誅。穆敬文之世。
關宦勢益盛。白虹數貫日月。數有變。太和四年六月
辛未。自昏至夜。參半星。或大或小。畢亂流。七年六月
戊子。自昏至曙。流如之。是月月掩心中星。七月復然。
而熒惑時時逆爲變。明年彗見太微。月入南斗者五。

又明年太白晝見。四月大風墮含元殿四鴟尾。壞金
吾衛舍。發城門樓觀已。遂有甘露之變。將相大臣。歿
於兵。已而河中奏騶虞見。上太息。謂度支杜悰曰。往
李訓鄭注爲亂。以甘露瑞。何有焉。卿在鳳翔。不奏白
兔。殆先覺也。悰對曰。昔河出圖以畫卦。洛出書以叙
疇。以章道著教。故足尚也。它草木禽獸毛羽之類。何
世無之。劉聰桀逆。黃龍三見。季龍暴虐。蒼麟白鹿以
駕芝蓋。亦何益於治亂之數矣。上曰善。詔諸道祥瑞
毋以聞。懿宗之世。彗出婁。長三丈。以含譽星賀。帝喜。
宣示中外。送史館編錄。飛蝗蔽日。所過赤地。京兆尹

奏蝗不害稼皆抱荆棘歿帝喜宰相帥百官賀僖宗
之世星交流如織或大如杯椀自八月己丑至于丁
酉不絕自是兵革滋熾賦歛愈急關中連年水旱州
縣不以聞百姓流殍無所訴聚爲盜而王仙芝黃巢
輩蜂起矣守縣分裂生民屠戮幾盡歷五代八姓而
後已悲夫當是時世亂史佚月五星互變日有環暈
纓紐負背之氣十日中常七八繁不可勝書而背氣
尤多歐陽子唐史五行志著論漢儒董仲舒劉向與
其子歆之徒皆以春秋洪範爲學而失聖人之意至
其不通也父子之言自相悖戾可勝歎哉昔者箕子

爲周武王陳禹所傳洪範之書條其事爲九疇考其
說爲不相附屬而向爲五行傳乃取其五事皇極庶
證以爲皆屬於五行至於八政五紀三德稽疑福極
之類又不能悉附益有以見其旁引曲取而遷就其
說也周顯德中竇學士儼善爲星與盧多遜楊徽之
並時爲諫官嘗謂楊盧曰自此以往至丁卯歲五星
當聚奎奎爲文章府昌運其始開乎二拾遺見之儼
不與也蓋建隆五年春三月而五星聚奎端拱淳化
間連歲旱蝗諸禱雩無應太宗甚憂之謂宰相曰朕
將自焚以答天譴翼日雨蝗盡歿真宗咸平初彗出

營室北司天謂應在齊魯分上愀然曰朕以天下爲家豈直一方哉遣使按諸路逋負畢除之當是時相李沆日取四方水旱盜賊事奏御同列頗目爲細事不足煩上聽沆曰不然人生冲年當使知四方災異若民所疾苦庶幾發其懼心卽不然他日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此公等他日之憂也景德元年春正月京師地震夏六月月犯昂昂胡星也戊寅犯五車東南星占兵當起七月熒惑犯氐占天子親征九月契丹入寇上親征渡河次澶州是月太白犯南斗占外國有使契丹請盟

而退於是星孛于紫微蓋上意稍稍嚮怠繼而王欽若丁謂之倫業用事矣已欽若逢上封泰山禪社首以明得意而土木禱祠之事繁謂作封禪祥瑞圖上之御史崔立言今水發徐兗旱速江淮無爲烈風金陵大火皆天之所以垂戒也而中外多上雲霧草木華貌之異爲上瑞臣竊懼之上爲默然其後學士廸以旱蝗悟上謂土木之役所致罷諸營建而雨天聖初仁宗方幼冲太后臨朝京師水平地忽數尺壞民舍壓歿數百人宰執方晨朝未入旨輟朝首相曾附中使奏曰今天變甚乃臣等燮理無狀致然其何敢

卽安願請對陳備禦之道上召入於是被殿減膳肆
赦蠲民租諸被水歿者困窮者收賑之七年夏六月
夜大雨震電玉清昭應宮災宮真宗故所奉天書處
也太后見大臣而泣曰先帝竭心力成此宮今一夕
延燒殆盡今何以稱遺旨乎樞副雍中丞曙前對曰
玉清昭應宮之建非應經義天降之災殆意以示警
願除其地罷禱祠以應天於是得不復葺會又宮中
火捕官人屬掖庭獄御史蔣堂言火起無迹殆天戒
當脩德以應天不當濫及無辜其後上親政恭仁抑
畏遇水旱輟徒跣伏禁庭禱以爲常嘗以旱行禱太

乙祠晝炎蒸却蓋不御中夜聞雷起露蹠殿階下雨
大至不起俟雨霽再拜謝乃升階慶曆中河北赤雲
河東地震右正言孫甫上疏言赤雲者赤青也占爲
人君舒緩之應晉武帝怠於政荒宴後宮不及經國
遠圖而河陰雨赤雲終致晉亂則舒緩之効也地陰
象震陰盛也陰爲臣爲後宮爲四夷而忻州爲趙分
今地震六年矣每震輒有聲如雷唐高宗本封于晉
及卽位晉經歲地震其後武昭儀專恣唐祚幾移陛
下欲收舒緩之失莫若自柄威福出英斷以懾姦邪
欲銷陰盛之變莫若外謹戎備內制後宮以杜於萌

漸此應天之實也。時上優游寬容，賢不肖並進，而二虜跳梁，後宮張淑媛頗寵幸，故甫諫及之。其後京東兩河地震，登萊尤甚。知制誥胡宿通陰陽五行災異之學，上疏言：「明年丁亥歲，刑德皆在北宮，陰生於午而極於亥，今陰未卽伏而陽微不能勝，所以震也。是謂龍戰之會，占西北二邊不動，當必有內盜起。河朔間宜前爲之備。」又登萊視京師爲東北少陽之位也。今二州置金坑，多聚民鑿山谷者，衆陽氣洩，耗故陰乘而動，宜禁止以寧地道。明年王則反，貝州河朔亂。六年夏六月朔日食，食四分而雨，群臣以故事賀起。

居注：司馬光言日之所照，周徧華夷，而陰雲所蔽，至爲近狹。今太陽實虧，而雲爲之翳，雖京師不見，四方必有見之者矣。此天戒至深，不可不察也。夫日者君之表，萬里同景，而有食之，其四方不見，京師見者，禍尚淺，猶可言也。四方見京師不見者，禍寢深，不可言也。天意若曰：人君爲陰邪所蔽，災慝明著，天下皆知其憂危，而朝廷獨未之知也。若然者，宜側身戒懼，憂社稷，豈顧當賀哉！上然之，敕百官共修省，毋稱賀。神宗勵精爲治，始卽位而日食三朝之會，是歲自七月至于十一月，京師地震者六，河朔旱蝗，上避殿減膳。

撤樂以爲憂翰林學士王安石爲上言災異皆天數
非必人事得失所致富文忠公獨自汝州召相方在
道聞之太息曰人君所畏者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
爲此必姦人欲進邪說惑上心使輔弼諫諍之臣無
所措其力是治亂之機也吾不可以不爭卽上書數
千言雜引春秋洪範及古今傳記天人感應之理以
明其大可畏者上之其後相安石柄國者七年災異
並作自六年秋七月不雨至七年夏四月終不雨上
憂形于色下詔求直言時歲旱饑政苛急東北流民
當風沙霾曠中扶携滿道路羸疾愁苦茹木實草根

以爲活其土著民以青苗助役賦錢急被鎖械負瓦
揭木石賣之以償官監安上門鄭俠大痛之乃繪日
所見爲圖具疏上閤門却不受乃假稱急密發馬遞
上之時方事河湟俠疏言陛下南征北伐邊陲將帥
皆有以勝捷之形勢作圖來上者矣料無一人以天
下憂苦父母妻子不相保遷移困頓皇皇不給之狀
爲圖而獻者然此非細故也臣奉差監安上門謹按
逐日所見繪成一圖百不及一但經聖眼亦可流涕
况於千里之外愁苦之衆未盡見聞者哉如此而望
陰陽之調風雨時至難矣陛下觀臣之圖行臣之言

盡罷今所爲新法者當立雨卽不雨乞斬臣以正欺君之罪疏奏帝反覆觀圖長吁數四袖入內是夕寢不能寐翌日命開封府體放免行錢三司體察市易發司農發常平倉三衛具熙河所用兵諸路上民物流散之數諸青苗免役方田並罷凡十八事民謹呼相賀是日果大雨輔臣入賀帝出俵所進圖狀示之皆再拜謝始知政罷行之由於是群姦切齒以狹付御史獄治擅發馬逆罪而呂惠卿鄧綰相與環泣上前以爲不可罷而新法復行其後王安石入再柄政而羣見翼軫上憂甚爲減膳避殿求直言安石入對

言昔晉武帝五年羣出軫十年李占爲主命憂而帝在位二十有八年與往占不合上曰聞民間殊洶洶苦新法也安石對曰顧法善不何如耳祈寒暑雨民猶怨咨法苟不愆何恤乎人言上曰曷若并祈寒暑雨無之耶安石語塞意怏怏退而謝疾上慰勉起之數四安石乃復出而新法如初春秋時學不能遠統主於人於是乎岐天人於異觀蓋始有天道遠人道邇之說然猶兢兢於人道不敢縱敖信所守也然是時鄭鑄刑書士文伯逆知其必火以爲火未出而作火鑄刑器藏爭碎焉火象之而火可必也其後荀卿

子乃持論言星墜木鳴國人皆恐曰是何也曰無何也。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宰至者也怪之可也。畏之非也。雩而雨何也。曰無何也。猶不雩而雨也。日月食而救之。天旱而雩之。卜筮而後決大事。非誠以爲得所求也。以文之也。君子以爲文。細人以爲神。異哉所聞。紹聖之初有星出東壁西漸流至濁星而沒。有星出靈臺北至軒轅而復。於是臺官阿意言主擢用文士主賢臣得位主天子社稷昌他星變成以主賑貸主牛馬昌主天子有子孫之喜不則曰主使出外國若外國使至也。成莫敢有言。徽宗初元三朝之

旦有赤氣亘天。右正言任伯雨言正歲之始而赤氣起於暮夜之陰。此宮禁陰謀。下干上。小人犯君子。夷狄竊發之表。願深戒豫防。而伯雨奪官。崇寧中日赤無光。日中有黑子。彗長竟天。旱蝗地震相繼。大內掖庭災多焚成者。而以日當食不虧。賀以日當食不及所食分。賀得玉圭玉印。賀星出柳色赤黃有尾。賀諸草木毛羽之異。非常之物。則君臣欣然動色相慶。以爲嘉瑞而賀也。宣和初元龍見京師。茶肆中作坊士取食之。天大雨。七日都城水高十數丈。起居郎李綱言國家都汴百五十餘年矣。未常有涇水劇大如此。

其甚者也。復奪一官斥外。京師河東陝西地震。遣右
司郎中黃潛善行按視。還言地雖震不害。遷戶侍郎。
於是彗入紫微垣。長數丈。搖帝座。拂文昌。已出長竟。
天大風。霾雲霧。四塞。狐升御榻。坐而宋。亾嗟。夫天變
不足畏之禍。其極乃至此。夫南宋之亾。天目山崩。元
師圍臨安。江湖不溢。厓山之戰。星隕廣南。大如箕中。
爆裂爲五。旣墜地。殷如鳴鼓。一時頃乃止。元興以百
年之運。擅中國。天厭其德。災鉅異劇。順帝在位三十
有五年。日食二十有四。天鳴二。彗孛十數。凡久至六
十三日。長乃竟。天京師地時時震。甚者聲如雷。異者

太廟柱裂。頰者歲至數。四日至二三。震有星孛于北
斗。大如月。聲如雷。雨血。一雨。菴雨。粟雨。毛各一。鳴鷄
山以震崩。陷爲池。方百里。霍山崩。前三日如雷。鳴禽
鳥驚散。石隕者數里。汴河冰五色。成文如繪。事它州
郡。山崩地裂。河決水溢。旱蝗饑疫。民流至數十百萬。
戶。太祖高皇帝誕生之夕。帝降靈表。祥光燭天。誠意
伯基微時。飲杭西湖上。見慶雲成龍。文起西北。諸同
遊咸喜。詫分韻賦詩。歌爲歡。基獨縱飲。不顧。大喙言
此天子氣也。應在金陵。後十年有王者起。其下我當
輔之。時杭猶全盛。容驚走避。匿基獨縱飲。抵深夜乃

去及上下金陵定括蒼基指乾象謂所親曰此天命非人力也。會遣使來聘基遂詣金陵時時占乾象佐行軍輒效而上在兵間久甚嫻於天文。吳元年秋八月十四日雷震上所居宮獸吻。又明日雷火備倭戰船二十一日大風海舟覆。上怛然念天心革命嚮應之會而恐倉卒有寃濫無及也。深省悔手敕戒百官修輔。戊申春正月羣臣表勸進。上屢抑未許。丞相善長等復固請。乃命禮官差日定禮儀。於是上虔肅夜稽首祝天言如臣可爲民主。期日願帝祇來臨。天朗清氣示以靈祝。時京師自歲祗雨雪連日夜晝陰晦及祭告天宇廓清香霧氤氳上下凝靄獨露中星以戊申月正四日卽皇帝位于南郊。建國號改元。三月辛卯彗出昂北。六月大將軍達師次汴。元都城紅氣滿空如火。自旦達辰越二日。又黑氣起百步不見人。從寅至巳。閏七月師次通州。元主集羣臣會議。端明殿門啓而二狐自殿上出走。元主撫然太息曰。殿安所得狐。此天告我也。其何可復留。遂開建德門。擁石妃諸王子北去。而王師定大都。四年。上謂中書省臣言祥瑞災異皆上天垂象以表爲國。然人情聞禎祥則驕心生。聞災異則懼心作。驕亂之萌。懼福之基。

也。勅天下諸祥瑞勿奏。其災異卽以聞。匿不聞若聞不以實者罪之。七年冬十一月其露降園丘羣臣次詩歌以訟土。抑不受曰。朕德不逮也。著其露論示群臣焉。十年浙西大水勅免民今年田租。上勅侍臣言治天下者無逸而後可逸。朕卽位來常勤勵自克待旦而朝。晡而後還宮。夜臥不安。席輒被衣起。觀乾象見一星失次。卽中爲憂惕。圖民事當罷行者。次第條記之。遲明發罷行實。祇順天命。其何敢卽安。股肱旣惰。元首叢睦。卽百姓何賴焉。書曰。功崇惟志。業廣惟勤。與卿等共勉之。嘗謂侍臣言。吾自起兵來。凡有所

爲意向纔明。天必垂象示之。兆先見而影響。故常加修省。不敢逸豫也。上常憫旱甚。躬禱祈。勅宮中皆素食。漏未盡數刻。素服徒跣出詣郊壇。設苦藁露坐。晝暎烈日中弗移。夜不解衣。地臥者達旦。皇后與妃嬪躬執爨。雜麻麥菽粟作農家食。皇太子諸王詣齋所敬進之。盡三日而雨大沾洽。群臣請復膳。上太息曰。亢旱爲災。實朕不德所致。雖得雨苗焦損實多。縱食能其味乎。乃下令免民今年田租。十三年夏五月雷震謹身殿。時丞相胡惟庸等以罪誅。詔天下言朕以菲德托於萬姓之上。奉天勸民十三年于今宰輔肆

奸擅權朕用誅殛爰及餘黨刑戮之際不無乖上帝
好生之德乃於是月四日申時雷震謹身殿朕甚懼
焉其大赦天下免天下民今年田租得雷斧每出入
命內官捧以前御朝廷寘案上得顧眎時傲焉十五
年春彗星見免南京浙江江西河南山東民田租十
六年河南大水命親臣督有司賑恤十八年春二月
初昏五星並見求直言大獄成秋九月太白經天冬
十月彗星見盡革天下積歲官吏爲民害者十九年
春白虹貫日秋七月三辰晝見頒大誥于天下二十
三年春正月熒惑入南斗丞相李善長暴卒二十四

年夏四月彗出紫微垣明年皇太子薨二十六年太
白經天當是時連歲竟藍胡逆黨肅清之命諸王列
戾迭出塞擊胡先是誠意伯基在括蒼上手書問天
象基條答上且言霜雪之後必有陽春今國威已振
宜弘濟以寬上下其書史館編錄二十七年春上謂
國子博士錢宰言朕觀天象自洪武初有黑氣凝奎
壁間是文章之府也朕甚異焉今年春黑氣始盡消
文運其有興乎卿等宜稽古述作稱朕意爲禮賜諸
儒甚厚上嘗詔羣臣訪通曉曆數推往知來試無不
驗者爵封侯食祿千五百石

洪武間日食一十有六
容星見二白虹貫日七

太白經天熒惑犯南斗五星並見三辰晝見各一永樂
 二廟星入太微彗入紫微彗掃天客晝見各一
 元年北京山西寧夏地震侍臣言地震為兵戈土木
 之應上測然曰比年兵旅饑饉民困甚朕夙夜怛怛
 于心圖蘇息之敢為土木乎至兵戈但當勅邊將嚴
 為備戒不虞而已十一年元日日當食先期禮尚書
 呂震以日食與朝賀時不相妨請百官賀如儀侍郎
 儀智曰宜免賀為當上顧問翰林諸臣皆未對楊士
 奇對曰日食天變之大者元日日食又三朝之旦於變
 異尤亟宋仁宗時富弼請罷宴徹樂時相不從弼爭
 曰萬一契丹行之為中國羞已契丹果罷宴而仁宗

大悔今免賀誠當上筦然曰君子愛人以德於是手
 詔言古者日食天子素服修政用虔謹天戒朕既不
 德垂於理道上累三光而眾陽之宗薄食於元旦咎
 孰甚焉爾羣臣免思輔朕調陰陽弭消災變其朝會
 勿賀永樂中日食十有
五太自出昂一初太祖精乾象時時指示子
 孫故成祖仁宗悉察於仰觀之事仁宗監國語學士
 士奇以天文曰宋元儒者皆曉習是不可忽也及即
 位刻天元玉曆賜公卿諭之曰天道人事非二途有
 動於此即應於彼朕少待太祖每教以仰觀朕何敢
 忘今此書簡當以賜卿於是作觀象臺于禁中時時

臨觀。洪熙元年夏四月癸丑星變，占爲主命憂，翌日上御承天門奏事畢，問輔臣夜來星變曾見否，對曰：未也。上曰：義等三人卽見，不必知。士奇當知之。五月十一日，主不豫，召輔臣至思善門，書勅召皇太子於南京。次日大漸，遣詔傳位太子而崩。宣德五年八月己巳朔，日當食，雨不見。禮官言當食而雨，與不食同。請表賀，上不許。勅羣臣曰：古人君所謹，莫重乎天戒。日食又天戒之大者，惟修德行政，用賢去奸，庶幾可以回之。傳不云乎：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過也。人皆見之，今陰雨不見，非朕昧於省過而然歟！况陰雨所

蔽有限，京師不見，四方必有見者。而云不食，將吾誰欺乎？方圖修省以答天意，其止勿賀。是年十二月異

星見，或曰含譽。八年閏八月異星見，或曰歸邪。廷臣

或乃進景星頌云：宣德中，日食一熒惑犯南斗十二夜，有蓬星彗出天倉旁，入貫索，掃七

公各正統元年秋九月白虹貫日，狼動搖。八年夏四

月雷震奉天殿，鴟吻時災異屢見，浙紹興山移平地，

不以聞。又地動生白毛，陝西山崩，若移有聲者。三河

東徙鯉。十四年夏六月南京宮殿災，是夕雨明，旦棘

生殿基，長二尺。是月丙辰大雷電，雨風奉天，謹身殿

蓋三殿災，是月熒惑入南斗，留宿不退。秋七月虜也。

先人寇大關振主親征次大同欽天監正彭清斥振
曰象緯示警軍不可復前脫有敗致乘輿何地振怒
以爲妄詈之是夕有黑雲厭營上如繖明日師潰駕
北狩景帝以監國卽位族誅振正統中日食十有二
景泰中日食四歲星
晝見二熒惑晝見彗出入市垣掃天紀星孛于畢客
星見輿鬼有星出鈞陳北有二小星隨之行各一
天順元年春正月景皇帝不豫上皇自南宮起復位
是夕久陰天忽霽午夜月白如晝夏五月逮十三道
御史張鵬等于獄併逮閣學士徐有貞李賢都御史
耿九疇是夕雷電雨雹風拔木水溢忠國公亨宅事
得釋秋七月奉天門災三年亨誅四年閏十一月望

月食失占上以禮部侍郎湯序爲隱蔽怒之謂閣學
士賢曰序掌監事而來有災異必隱覆不言卽言必
曲爲之飾占書中所載襍祥語輒敢削進獨善事詳
聞夫朝廷欲知災祥見天戒凡以自修省也而序隱
蔽如此非忠臣賢對曰古聖帝明王畏天變欲得聞
序誠然國何賴焉下序獄鐫秩天順中
日食二成化二十一
年春泰山地震三月壬午朔乃大震甲午乙未相繼
震庚子連震時有以妖術危東宮者頗有端未露而
欽天監言占應在東宮上大驚事遂已又明年上崩

成化中日食九食之既一太白入南斗彗見西北長
三丈三閏月乃沒彗見軒轅星孛台斗孛天田入太

微襄陽雨黑黍小陰雨血京師雨錢山
東黑氣亘天晝晦長樂山突起各一
九月皇太子

即位冬十月丙子有大星飛流起西北亘東南光燭

地如龍弘治元年夏四月天壽山大風雹遣官祭告

陵寢罷大學士安僧繼曉伏誅三年冬十二月彗出

天津詔求直言刑部侍郎彭韶言國政大體上嘉納

四年遷韶部尚書秋八月冬十月南京地再震十一

月陝西貴州地震十二月靜虜衛天鼓鳴詔求直言

戶部主事胡灌言地震天鳴災之大者也猶可言也

西北旱熯父子至相食東南饑疫骨肉流離此變之

大者不可言也顧陛下深居九重無自知耳李廣楊

鵬引用劉良輔輩以左道惑上心以齋醮糜國費士

大夫昏夜乞哀於宦官貴戚之門言官瞻望苟且塞

責陰盛陽微此災異所由致也疏上人皆為癩危而

廣竟伏誅十一月有熊入西直門兵尚書馬文升請

蕭武衛以防不虞部郎中何孟春謂當慎火未幾京師數火禮部燬焉九月乾

清宮災六年冬湖廣大雨雪浹旬已大雷電風雹霰

交作霏霧晝晦雨水冰地拆裂畜凍死殆盡鷹饑附

人虎窮入市按察使林俊言雨陰象雪雨之陰也大

雪連月且廣被又雹皆陰縱之極且雷電不應冬有

而有不應雪有而有不應諸郡同有而同有是陰脇

陽急且甚也。木少陰陽脇之，而冰諸皆陰盛之罰。恒寒之應，凡此諸異，皆政刑失中，外戚驕恣，小人禍君子，夷狄窺中華之兆。惟陛下拔本塞源，防微漸以制治。保邦十三年，雲南地崩。十四年正月，元日陝西二十餘城同日地大震，人畜壓積，死已地裂水湧。後以都御史巡撫具疏言地震異也。水湧又異也。同日異也。元日又大異也。何邑特甚尤異也。考之前古地震水湧未有知是之異者。其近似則漢和帝永平三年爲官闈之應，安帝建康元年爲內侍之應，晉元帝大興元年爲柄臣之應，光武時武彘蠻反，晉武帝

時蘇峻反，仁宗時元昊反，爲兵禍之應。今北虜聚兵河北，朔日地震，虜輒以望日犯榆林，兵兆見矣。近國費日奢，科差日重，民無固志，烏合竊發，他如齋醮之設，褻天瀆神，南京蘇州織造，工巧繁費，松江大紅布太細，古謂服妖廢財，勞人亟當罷止。其諸占役當清，冗食當汰，供應當省，賞賜當節，儉德當謹，逸欲當戒。佞幸當遠，賢士君子當親。惟陛下留神兵部尚書馬文升言地震之變，歷代有之，未有震於三朝之且，亦未有震裂湧水如河者。此非小異也。今海內民困財竭，武備殫弛，法令不振，而套虜方張，惟陛下祗畏變

異嚴自尅責行仁政以康生民重臺諫以廣言路罷
齋醮以省浪費止傳奉之官禁奏討之田停陝西織
造絨褐以蘇民困幸甚上皆嘉納弘治日中食七彗
星見二宜府山西

南河畫隕星
恒星畫見武宗卽位中官放橫逐內閣受顧命大

臣下言官獄而上數數從羣小出微行元年春三月
隕星大如月夏六月辛酉震郊壇門七月彗星見參
井井北太白經天白虹貫日八月欽天監五官候楊
源上疏言此候得大角及心中星搖動天旋地機天
權星不明乞安居深宮絕遊畋罷弓馬肅號令毋輕
出入逐寵倖內侍辟遊逸群小毋旁狎節賞止役親

元老大臣召講讀敦勸於詩書疏下禮部十月源復
疏言是日二十六日候得連日靈霧交作是爲蒙爲
衆邪冒陽爲小人擅權臣不君下叛上之象意日大
閹瑾引譬甘力瑾怒矯旨廷杖百二年秋八月肅皇
帝生于興府是歲黃河清慶雲見翼軫分而源復奏
言自正德二年來占得熒惑入太微帝座前或東或

西往來不一宜思患豫防瑾持疏不下召源面斥之
曰尖嘴蠻爾官何官亦欲爲忠臣耶矯旨杖錦衣衛
謫戍肅州九年春正月乾清宮災吏尙書楊一清疏
五事以諫一視朝太宴二郊祀不虔三創梵宇西內

四調邊兵林地五皇莊皇店及織造所過後疏上不
省十四年上既歷覽諸邊欲遂登大嶽幸徐揚抵南
京蘇浙因浮江漢探武當寧藩時蓄異志伺國釁內
外以爲憂於是翰林修撰舒芬等疏先入兵部郎中
黃鞏員外郎陸震同疏入考功郎夏良勝儀制郎萬
潮太常博士陳九川疏連入太醫院高鏊以醫諫疏
入明日吏部兵刑各部郎合疏入又明日工部大理
寺行人司各合連名疏入上大怒或下詔獄或謫廷跪
是日霾晝出大內海子水溢橋上高四尺橋下鐵柱
七同日折於是金吾衛指揮張英言天變異甚駕出

必不測肉袒叩首以獻諫乃罷行諸諫臣俱廷杖責

降有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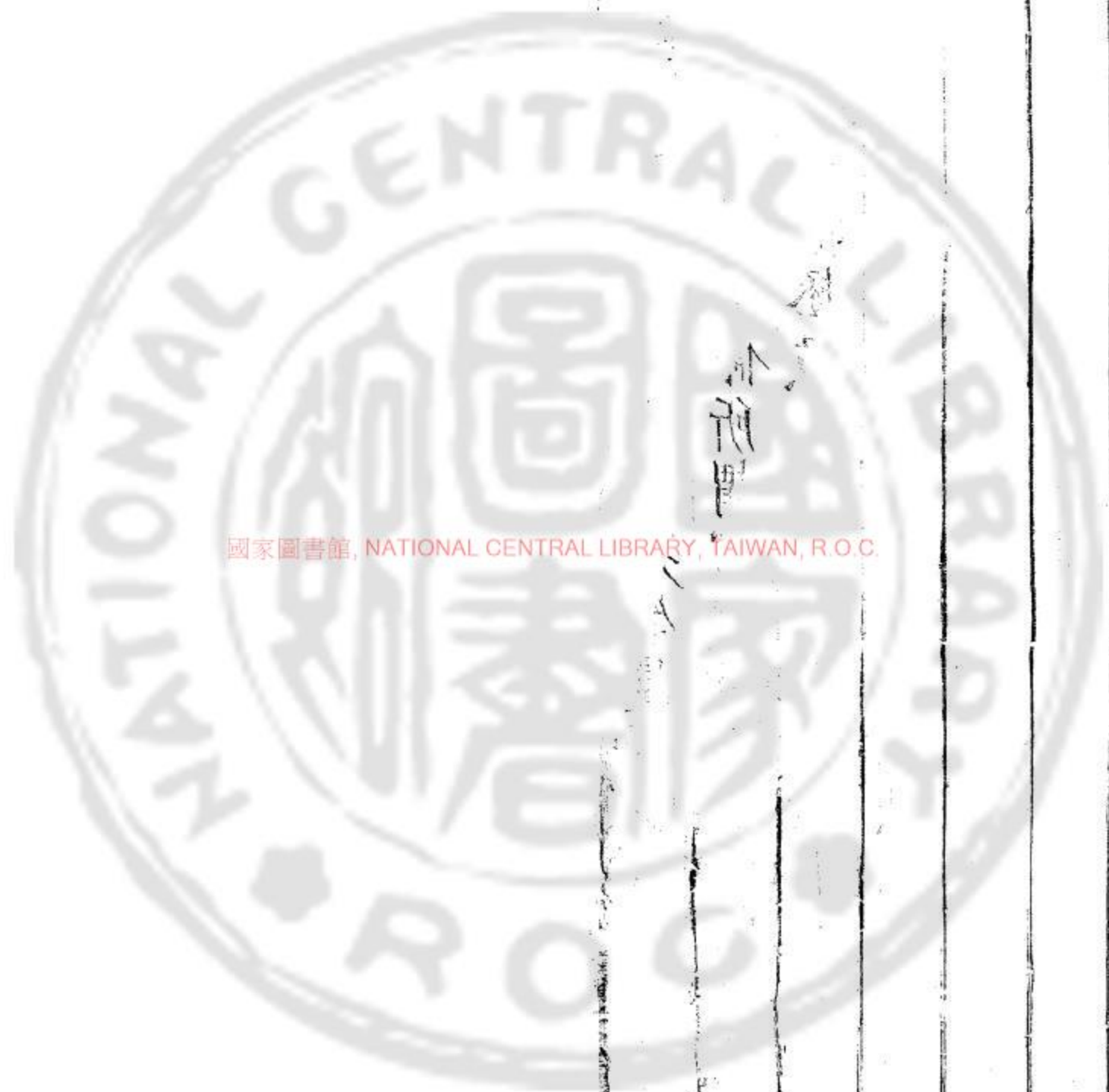
終武宗之世日食七食之既一星孛于東南頃之橫絕爲鉤伏雨白毛各一

嘉靖

三年春正月五星聚營室欽天監掌監事光祿少卿
樂護上疏言自古五星之聚不有大祥必且爲大災
視人君德政淑慝何如耳占書曰五星之聚改易侯
王王者有德受慶子孫蕃昌無德受殃失其家邦百
姓流亾故五星聚房而周祚昌聚箕而齊桓霸漢興
聚井宋興聚奎是四者皆當更革之際一福一禍培
栽覆傾昭然甚明惟天寶聚於尾箕而唐德弗競旋
有祿山之亂唐業遂衰則所以應之者失也皇上聖

德中興五星適聚可不益修聖德愛養黎元以承此
天慶乎簡易寡欲修德之大儉約省費愛民之實伏
願陛下克已飭躬勵精而致行之臣職司占候修德
應天之實非所能盡言乞延訪文武群臣博求修德
愛民之道仍勅中外工修省協贊使皇天永眷又占
書言天下兵謀則五星聚於營室臣愚以爲諸修內
攘外爲銷夷狄盜賊之謀者宜豫加之意疏下禮部
部尚書毛澄言堯舜授受曰天數在躬允執厥中四
海困窮天祿永終皇上起自潛邸入承大統適公私
蠹耗之後起而救之生理未復重以水旱非常之災

流移轉徙饑羸相望朝廷屢議賑貸而官無可發之
處民無可藉之儲所謂四海困窮者積漸至此則遺
大投艱亨屯拯溺所付托甚重惟陛下仰稽乾象俯
順時宜圖任老成斥逐群小崇敬畏戒逸欲嚴諸一
心爲祈天永命之本惟陛下執大中以臨照百官賚
四海以永綏天祿諸齋醮祈禳異端小說不宜輕信
以啓倖門至於足國裕民之道必先儉約必端好尚
必慎差遣必重爵賞必戒典作稍在得已卽賜停止
務安靜生息以休養於無爲假以數年天與之時人
盡其力庶生理復而國用自克應天之實莫大於此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分類集
九

三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

經濟編

天類

天文

子墨子言曰天下之所以亂者其說將何哉則是天下士君子皆明於小而不明於大何以知其明於小不明於大也以其不明於天之意也何以知其不明於天之意也以處人之家者知之今人處若家得罪將猶有異家所以避逃之者然且父以戒子兄以戒弟曰戒之慎之處人之家不戒不慎之而有處人之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
國者乎。今人處若國得罪，將猶有異國所以避逃之者矣。然且父以戒子，兄以戒弟，曰戒之慎之處人之國者，不可不戒慎也。今人皆處天下而事天，得罪於天，將無所以避逃之者矣。然而莫知以相極戒也。吾以此知大物則不知者也。是故子墨子言曰：戒之慎之，必爲天之所欲，而去天之所惡。曰天之所欲者，何也？所惡者，何也？天欲義而惡其不義者也。何以知其然也？曰義者正也。何以知義之爲正也？天下有義則治，無義則亂。我以此知義之爲正也。然而正者無自下。正上者必自上。正下是故庶人不得恣已而爲正。

有士正之士不得恣已而爲正，有大夫正之大夫不得恣已而爲正，有諸侯正之諸侯不得恣已而爲正，有三公正之三公不得恣已而爲正，有天子正之天子不得恣已而爲正，有天下之士君子皆明於天子之正天下也，而不明於天正也。是故古者聖人明以此說人曰：天子有善，天能賞之；天子有過，天能罰之。天子賞罰不當，聽獄不中，天下疾病禍福霜露不時，天子必且物參其牛羊犬彘，潔爲粢盛酒醴，以禱祠祈福於天。我未嘗聞天之禱祈福於天子也。吾以此知天之重且貴於天子也。是故義者不自

愚且賤者出必自貴且知者出曰誰爲知天爲知然則義果自天出也。今天下之士君子之欲爲義者則不可不順天之意矣。曰順天之意何若曰兼愛天下之人何以知兼愛天下之人也以兼而食之也何以知其兼而食之也。自古及今無有遠窮孤夷之國皆物參其牛羊犬彘潔爲粢盛酒醴以敬祭祀上帝山川鬼神以此知兼而食之也。苟兼而食焉必兼而愛之。譬之若楚越之君今是楚王食於楚之四境之內故愛楚之人越王食于越四境之內故愛越之人今天兼天下而食焉我以此知其兼愛天下之人也。且

天之愛百姓也不盡物而止矣。今天下之國粒食之民國殺一不祥曰誰殺不辜曰人也孰予之不辜曰天也。若天之中實不愛此民也何故而人有殺不辜而天子之不祥哉。且天之愛百姓厚矣。天之愛百姓別矣。既可得而知也何以知天之愛百姓也。吾以賢者之必賞善罰暴也何以知賢者之必賞善罰暴也。吾以昔者三代之聖王知之故昔也。三代之聖王堯舜禹湯文武之兼愛天下也從而利之移其百姓之意焉率以敬上帝山川鬼神天以爲從其所愛而愛之從其所利而利之於是加其賞焉使之處上位立

爲天子以法也。名之曰聖人。以此知賞善之證是故。昔也三代之暴王桀紂幽厲之兼惡天下也。從天賊之。移其百姓之意焉。率以詭侮上帝山川鬼神。天以爲不從其所愛而惡之。不從其所利而賊之。於是加其罰焉。使之父子離散。國家滅亡。耘失社稷。憂以及其身。是以天下之庶民屬而毀之。業萬世子孫繼嗣。毀之責不之廢也。名之曰失王。以此知其罰暴之證。今天下之士君子欲爲義者。則不可不順天之意矣。曰順天之意者兼也。反天之意者別也。兼之爲道也。義正別之爲道也。力正曰義正者何若。曰大不小攻。

也強不侮弱也。衆不賊寡也。詐不欺愚也。貴不傲賤也。富不驕貧也。壯不奪老也。是以天下之庶國莫以水火毒藥兵刃以相害也。若事上利天中利鬼下利人三利而無所不利。是謂天德。故凡從事此者。聖知也。仁義也。忠惠也。慈孝也。是故聚斂天下之善名而加之。是其故何也。則順天之意也。曰力正者何若。曰大則攻小也。強則侮弱也。衆則賊寡也。詐則欺愚也。貴則敖賤也。富則驕貧也。壯則奪老也。是以天下之庶國方以水火毒藥兵刃以相賊害也。若事上不利天中不利鬼下不利人三不利而無所利。是謂之賊。

故凡從事此者寇亂也盜賊者不仁不義不忠不惠不慈不孝是故聚斂天下之惡名而加之是其故何也則反天之意也故子墨子置立天之以爲儀法若輪人之有規匠人之有矩也今輪人以規匠人以矩以此方圓之別矣是故子墨子置立天之以爲儀法吾以此知天下之士君子之去義之遠也何以知天下之士君子之去義遠也今知氏大國之君寬者然曰吾處大國而不攻小國吾何以爲大哉是以差論蚤牙之士比列其舟車之卒以攻罰無罪之國入其溝境刈其禾稼斬其樹木殘其城郭以御其溝池焚

燒其祖廟攘殺其犧牲民之格者則勁拔之不格者則繫操而歸大夫以爲僕園胥靡婦人以爲春會則夫好攻伐之君不知此爲不仁義以告四鄰諸侯曰吾攻國覆軍殺將若干人矣其鄰國之君亦不知此爲不仁義也有具其皮幣發其總處使人饗賀焉則夫好攻伐之君有重不知此爲不仁不義也有書之竹帛藏之府庫爲人後子者必且欲順其先君之行曰何不當發吾庫視吾先君之法美必不曰文武之爲正爲正者若此矣曰吾攻國覆軍殺將若干人矣則夫好攻伐之君不知此爲不仁不義也其鄰國之

君不知此爲不仁不義也是以攻伐世世而不已者此吾所謂大物則不知也所謂小物則知之者何若今有人於此入人之場園取人之桃李瓜薑者上得且罰之衆聞則非之是何也曰不與其勞獲其實已非其有所取之故而况有踰於人之牆垣扭格人之子女者乎與角人之府庫竊人之金玉蚤索者乎與踰人之欄害竊人之牛馬者乎而况有殺一不辜人乎今王公大夫之爲政也自殺一不辜人者踰人之牆垣扭格人之子女者與角人之府庫竊人之金玉蚤索者乎與踰人之欄牢竊人牛馬桃李瓜薑者今

王公大人之加罰此也雖古之堯舜禹湯文武之爲政亦無以畢此矣今天下之諸侯將猶皆侵凌攻伐兼并此爲殺一不辜人者數千萬矣此爲踰人之牆垣格人之子女者與角人府庫竊人金玉蚤索者數千萬矣踰人之欄牢竊人之牛馬者與入人之場園竊人之桃李瓜薑者數千萬矣而自曰義也故子墨子言曰是蕢我者則豈有以異是蕢黑曰甘苦之辯者哉今有人於此少而示之黑謂之黑多示之黑謂白必曰吾目亂不知黑白之別今有人於此能少嘗之甘謂甘多嘗謂苦必曰吾口亂不知其甘苦之味

今王公大人之政也或殺人其國家禁之此蚤越有能多殺其鄰國之人因以爲文義此豈有異黃白黑甘苦之別者哉故子墨子置天之以爲儀法非獨子墨子以天之志爲法也於先王之書大夏之道之然帝謂文王予懷而明德母大聲以色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誥文王之以天志爲法也而順帝之則也且今天下之士君子中實將欲爲仁義求爲上士上欲中聖王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者當天之志而不可不察也天之志者義之經也

墨子天志

曆

黃帝造曆元起辛卯顓頊用乙卯虞用戊午夏用丙寅殷用甲寅周用丁巳曾用庚子漢興承秦初用乙卯至武帝元封不與天合乃作太初曆元以丁丑王莽之際劉歆作三統追太初前世一元得五星會庚戌之歲以爲上元太初曆到章帝而和旋復疏濶追漢三十五年庚辰之歲追朔一日乃與天合以爲四分曆元加六百五元一紀上得庚申有近於緯而歲不攝提以辨曆者得開其說而元鈔與緯同同則或不得於天然曆之興廢以疏密課固不主於元蒙古耶律楚材進庚午元曆楚材遼東丹王突欲八

世孫金尚書右丞履之子貞祐三年爲中都行省自
外郎中都陷遂降于蒙古通術數之學尤邃于太玄
時從征西域以金大明曆不應製庚午元曆上之蒙
古主每征伐必令楚材預卜吉凶亦自灼羊脾以符
之然後行

祥瑞

周成王時有三苗貫桑而生同爲一秀大幾盈車民
得而上之成王成王問周公此何也周公曰三苗同
秀爲一意天下其和而爲一乎後三年則越裳氏重
譯而朝曰道路悠遠山川阻深恐一使之不通故重

三譯而來朝也周公曰德澤不加則君子不饗其質
政令不施則君子不臣其人譯曰吾受命於吾國之
黃髮久矣天之無烈風淫雨意中國有聖人邪有則
盍朝之然後周公敬受其所以來矣

叔孫氏之車士曰子鉏商採薪於大野獲麟焉折其
前左足載以歸叔孫以爲不祥棄之於郭外使人告
孔子孔子往觀之曰麟也胡爲來哉胡爲來哉反袂
拭面涕泣霑襟叔孫聞之然後取之子貢問曰夫子
何泣爾孔子曰麟之至爲明王也出非其時而見害
吾是以傷焉

終軍濟南人年十八至長安上書言事漢武帝異其
文拜謁者給事中上幸雍祠五時獲白麟一角而五
蹄又得奇木其枝旁出輒復合于木上上異此二物
博謀羣臣終軍對 臣聞詩頌君德樂舞后功異經
而同指明盛德之所隆也南越竄屏葭葦與鳥魚同
羣正朔不及其俗有司臨境而東甌內附閩王伏辜
南粵賴救北胡隨畜薦居禽獸行虎狼心上古未能
攝大將軍秉鉞單于奔幕驃騎抗旌昆邪右衽是澤
南洽而威北暢也若罰不阿近舉不遺遠設官埃賢
縣賞待功能者進以保祿罷者退而勞力刑于宇內

矣履衆美而不足懷聖明而不專建三宮之文質章
厥職之所宜封禪之君無聞焉夫天命初定萬事草
創及臻六合同風九州共貫必待明聖潤色祖業傳
于無窮故周至成王然後制定而休徵之應見陛下
盛日月之光垂聖恩于勒成專神明之敬奉燔瘞于
郊宮獻享之精交神積和之氣塞明而異獸來獲宜
矣昔周武王中流未濟白魚入于王舟俯取以燎羣
公咸曰休哉今郊祀未見于神祇而獲獸以饋此天
所以示饗而上通之符合也宜因昭時令日改 定
告元苴白茅于江淮發嘉號于營丘以應緝熙使著

事者有紀焉。蓋六鷁退飛逆也。白魚登舟順也。夫明闇之徵。上亂飛鳥。下動淵魚。各以類推。金野獸并角。明同本也。衆支內附。示無外也。若此之應。殆將有解編髮。削左衽。襲冠帶。要衣裳。而蒙化者。斯拱而俟之耳。

宣帝時黃霸代丙吉爲丞相。霸材長于治民。及爲丞相。總綱紀。號令風采不及丙魏。于定國功名損于治郡。時京兆尹張敞舍鵲雀飛集丞相府。霸以爲神雀。議欲以聞。敞奏。霸曰。竊見丞相請與中二千石博士。襍問郡國上計。長吏守丞爲民興利除害。成大化條。

其對有耕者讓畔。男女異路。道不拾遺。及舉孝子弟。弟貞婦者。爲一輩先。上殿舉而不知其人數者。次之不爲條教者在後。叩頭謝丞相。雖口不言而心欲其爲之也。長吏守丞對時。臣敞舍有鵲雀飛止丞相府屋上。丞相以下見者數百人。邊吏多知鵲雀者。問之。皆陽不知。丞相圖議上奏曰。臣聞上計長吏守丞以興化條。皇天報下神雀。後知從。臣敞舍來。乃止。郡國吏竊笑丞相仁厚。有知略微。信奇怪也。昔汲黯爲淮陽守。辭去之。官謂大行李息曰。御史大夫張湯懷詐阿意。以傾朝廷。公不早白。與俱受戮矣。息畏湯終不

人續類集 卷一
敢言後湯誅敗上聞黷與息語乃抵息罪而秩黷諸
侯相取其思竭忠也臣敞非敢毀丞相也誠恐群臣
莫白而長吏守丞畏丞相指歸舍法令各爲私教務
相增加澆淳散樸並行僞貌有名亡實傾搖解怠甚
者爲妖假令京師先行讓畔異路道不拾遺其實亡
益廉貪貞淫之行而以僞先天下固未可也卽諸侯
先行之僞聲軼於京師非細事也漢家承敞通變造
起律令所以勸善禁姦條貫詳備不可復加宜令貴
臣明飭長吏守丞歸告二千石舉三老孝弟力田孝
廉廉吏務得其人郡事皆以義法令檢式毋得擅爲
條教敢挾詐僞以姦名譽者必先受戮以正明好惡
天子嘉納敞言召上計吏使侍中障飭如敞指意霸
甚慚

文宗時杜棕鎮鳳翔時有詔沙汰僧尼會有五色雲
見于岐山近法門寺民間訛言佛骨降祥以僧尼不
安之故監軍欲奏之棕曰雲物變色何常之有未幾
獲白兔監軍又欲奏之棕曰野獸馴且宜畜之旬
日而斃監軍不悅畫圖獻之及鄭代棕奏紫雲見
又獻白雉是歲遂有甘露之變及棕判度支河中奏
騶虞見百官稱賀上謂棕曰李訓鄭注皆因瑞以售

其亂乃知瑞物非國之慶，卿在鳳翔，不奏白芝，真先覺也。對曰：昔河出圖，伏羲以畫八卦，洛出書，大禹以叙九疇，皆有益于人，故足尚也。至于禽獸草木之瑞，何時無之？劉聰桀逆，黃龍三見，季龍暴虐，得蒼麟白鹿，以駕芝蓋，以是觀之，瑞豈在德？願陛下專以百姓富安爲國慶，自餘不足取也。上善之，他日謂宰相曰：時和歲豐，是爲上瑞，嘉禾靈芝，誠何益于事？宰相曰：言春秋記災異，以儆人君，而不書祥瑞，用此故也。遂詔諸道有瑞，皆勿以聞，亦勿申牒，所司其祠饗受朝，奏祥瑞皆停。

災異

孔子曰：存亡禍福，皆在己。天災地妖，亦不能殺也。昔者殷王帝辛之時，爵生鳥于城之隅，工人占之曰：凡小以生，巨國家必社。王名必倍，帝辛喜爵之德，不治國家，亢暴無極，外寇乃至，遂亾殷國。此逆天之時，得福反爲禍。至殷王武丁之時，先王道闕，刑法弛，桑穀俱生于朝，七日而大拱，工人占之曰：桑穀者，野物也。野物生于朝，意朝亾乎？武丁恐，側身修行，思昔先王之政，與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明養老之道。三年之後，遠方之君，重譯而朝者，六國。此順天時，得禍反爲福。

也故妖孽者天所以警天子諸侯也惡夢者所以警士大夫也故妖孽不勝善政惡夢不勝善行也至治之極禍反爲福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追

周靈王時穀洛鬪將毀王宮王欲壅之太子晉諫曰不可晉聞古之長民者不墮山不崇藪不防川不竇澤夫山土之聚也藪物之歸也川氣之道也澤水之鍾也夫天地成而聚于高歸物于下疏爲川谷以導其氣陂塘污庫以鍾其美是故聚不弛崩而物有所歸氣不沈滯而亦不散越是以民生有財用而死有

所葬然則無天昏札瘥之憂而無饑寒乏匱之患故上下能相固以待不虞古之聖王唯此之慎昔共工棄此道也虞于湛樂淫逸其身欲壅防百川墮高堙庫以害天下皇天弗福庶民弗助禍亂並興共工用滅其在有虞有密伯鯀播其淫心稱遂共工之過堯用殛之于羽山其後伯禹念前之非度釐改制量象物天地比顯百則儀之于民而度之于羣生共之從孫四岳佐之高高下下疏川道滯鍾水豐物封崇九山決汨九川陂障九澤封殖九藪汨越九原宅居九隩合通四海故天無伏陰地無散陽水無沈氣火無

災燁神無間行民無淫心時無逆數物無害生帥象
禹之功度之于軌儀莫非嘉績克厭帝心皇天嘉之
胙以天下賜名曰姁氏曰有夏謂其能以嘉祉殷富
生物也胙四岳國命爲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調
其能爲禹股肱心膂以養物豐民人也此一王四伯
豈繫多寵皆亾王之後唯能釐舉嘉義以有胤在下
守祀不替其典有夏雖衰祀鄩猶在申呂雖衰齊許
猶在唯有嘉功以命姓受祀迄于天下及其失之也
必有惰淫之心閒之故亾其氏姓踣弊不振絕後無
主堙替隸圉夫亾者豈繫無寵皆黃炎之後也唯不

帥天地之度不順四時之序不度民神之義不儀生
物之則以殄滅無胤至于今不祀及其得之也必有
忠信之心閒之度于天地而順于時動和于鬼神而
儀于物則故高朗令終顯融昭明命姓受氏而附之
以令名若啓先王之遺訓省其典圖刑法而觀其廢
興者皆可知也其興者必有夏呂之功焉其廢者必
有共鯀之敗焉今吾執政無乃實有所避而滑夫二
川之神使至于爭明以妨王宮王而飾之無乃不可
乎人有言曰無過亂人之門又曰佐雖者嘗焉佐闔
者傷焉又曰禍不好不能爲禍詩曰四牡騤騤旃旒

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又曰民之貪亂寧爲荼毒
夫見亂而不惕所殘必多其飾彌章民有怨亂猶不
可遏而况神乎王將防鬪川以飾宮是飾亂而佐鬪
也其無乃章禍且遇傷乎自我先王厲宣幽平而貪
天禍至于今未弭我又寧之懼長及子孫王室其愈
卑乎其若之何自后稷以來民亂及文武成康而僅
克安民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
八王而康克安之其難也如是厲始革典十四王矣
基德十五而始平基禍十五其不濟乎吾朝夕儆懼
曰其何德之修而少光王室以逆天休王又章輔禍

亂將何以堪之王無亦鑒于黎苗之王下及夏商之
季上不象天而下不儀地中不和民而方不順時不
共神祇而蔑棄五則是以人夷其宗廟而火焚其彝
器子孫爲隸下夷于民而亦未觀夫前哲令德之則
則此五者而受天之豐福享民之勲力子孫豐厚令
聞不忘是皆天子之所知也天所崇之子孫或在畎
畝由欲亂民也畎畝之人或在社稷由欲靖民也無
有異焉詩云殷鑒不遠近在夏后之世將焉用飾宮
以儆亂民也度之天神則非祥也比之地物則非義
也類之民則則非仁也方之時動則非順也谷之前

訓則非正也。觀之詩書與民之憲言，皆亾王之爲也。上下儀之，無所比度。王其圖之，夫事大不從象，小不從文，上非天刑，下非地德，中非民則，方非時動，而作之者必不節矣。作又不節，害之道也。王卒壅之，及景王多寵人亂，于是乎始生。景王崩，王室大亂，及定王，王室遂卑。

幽王三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父曰：周將亾矣。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過其序，民之亂也。陽伏而不能出，陰遁而不能烝，于是有地震。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所而鎮陰也。陽失而在陰，川源必塞。夫水土演而

民用也。水土無演，民乏財用，不亡何待？管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亾。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源又塞，塞必竭。夫國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亾之徵也。川竭山必崩。若國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夫天之所棄，不過其紀是歲也。三川竭，岐山崩，十一年幽王乃滅，周乃東遷。

亢倉子曰：水陰沴也。陰于國政，類刑人事，類私旱陽過也。陽于國政，類德人事，類盈楚以爲凡。遭水旱，天子宜正刑修德，百官宜去私戒盈，則以類而消，百福日至矣。

宋大水魯莊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于塗盛若之
何不弔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爲君憂拜命
之辱臧文仲曰宋其興乎禹湯罪已其興也淳焉桀
紂梟人其亾也忽焉且列國有凶稱孤禮也言懼而
名禮其庶乎既而聞之曰公子御說之辭也臧孫達
曰是宜爲君有恤民之心

宋災樂喜爲司城以爲政使伯氏司里火所未至徹
小屋塗大屋陳畚揭具綆缶備水器量輕重蓄水潦
積土塗巡丈城繕守備表火道使華臣具正徒令隧
正納郊保犇火所使華閱討右官官庀其司向戍討

左亦如之使樂造庀刑器亦如之使皇郈命校正出
馬工正出車備甲兵庀武守使西鉏吾庀府守令司
宮巷伯徹宮二師令四鄉正敬享祝宗用馬于四墉
祀盤庚于西門之外晉侯問于士弱曰吾聞之宋災
於是乎知有天道何故對曰古之火正或食于心或
食于味以出內火是故味爲鶉火心爲大火陶唐氏
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
故商主大火商人閼其禍敗之釁必始于火是以日
知其有天道也公曰可必乎對曰在道國亂無象不
可知也

大雨雹季武子問于申豐曰雹可禦乎對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爲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覲而出之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于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于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大夫命婦喪浴用冰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啟之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自命天命婦至于老疾無不受冰山人取之縣人傳之與人納之隸人藏之夫冰以風壯而以風出其藏之也周其用曰也徧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

無淒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蓄霜雹癘疾不降民不夭札今藏川池之冰棄而不用風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雹之爲蓄誰能禦之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

司鐸火火踰公宮桓僖災救火者皆曰顧府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侯于宮曰庀女而不在死子服景伯至命宰人出禮書以待命命不共有常刑校人乘馬巾車脂轄百官官備府庫慎守官人肅給濟濡帷幕鬱攸從之蒙葺公屋自大廟始外內以悛助所不給有不用命則有常刑無赦公父文伯至命校人

駕乘車季桓子至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救火者傷人則止財可爲也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亾也富父槐至曰無備而官辦者猶拾瀋也于是乎去表之橐道還公宮孔子在陳古火曰其桓僖乎

宋康王之時有雀生鷄于城之陬使史占之曰小而生巨必霸天下康王大喜于是滅滕伐薛取淮北之地乃愈自信欲霸之速成故射天笞地斬社稷而焚滅之曰威服天下鬼神罵國老諫臣爲無顏之冠以示勇割偃之背鏘朝涉之脛而國人大駭齊聞而伐之民散城不守王乃逃倪侯之館遂得而死見祥而不爲祥反爲禍

臣聞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衆賢和于朝則萬物和于野故簫韶九成而鳳凰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四海之內靡不和寧及至周文開基西郊雜選衆賢罔不肅和崇推讓之風以銷分爭之訟文王既沒周公思慕歌詠文王之德其詩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當此之時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于內萬國驩于外故盡得其驩心以事其先祖其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四方皆以和來也諸侯和于下天應報于上周

頌曰降福穰穰又曰飴我釐麩釐麩麥也始自天降此皆以和致和獲天助也下至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詩人疾而憂之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衆小在位而從邪議歛歛相是而背君子故其詩曰歛歛訛訛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君子獨處守正不撓衆枉勉強以從王事則反見憎毒讒愬故其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磬磬當是之時日月薄蝕而無光其詩曰朔日辛卯日有蝕之亦孔之醜又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又曰日月鞠凶不用其行

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天變見于上地變動于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其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卒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憮莫懲霜降失節不以其時其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言民以是爲非甚衆大也此皆不和賢不肖易位之所致也自此之後天下大亂篡弑殃禍並作厲王奔彘幽王見殺至乎平王末年魯隱之始卽位也周大夫祭伯乖離不和出奔于魯而春秋爲諱不言來奔傷其禍殃自此始也是後尹氏世卿而專恣諸侯背畔而不朝周室卑微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食三十

六地震五山林崩地二彗星三見夜常星不見夜中
星隕如雨一火災十四長狄入三國五石隕墜六鷗
退飛多麋有蜮蜚鸚鵡來巢者皆一見晝冥晦雨木
冰李梅冬實七月霜降艸木不死八月殺菽大雨雹
雨雪雷霆失序相乘水旱饑蝗蝻螟蝻午並起當是
時禍亂輒應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
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也周室多禍晉侯其師于
貿戎伐其郊鄭傷桓王戎執其使衛侯朔召不往齊
逆命而助朔五大夫爭權三君更立莫能正理遂至
陵夷不能復興由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

者其國安異衆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
也今陛下開三代之業招文學之士優游寬容使得
並進今賢否渾殽白黑不分邪正雜揉忠讒並進章
交公車人滿北軍朝臣舛午膠戾乖刺更相讒愬轉
相是非傳授增加文書紛糾前後錯謬毀譽渾亂所
以營惑耳目感移心意不可勝載分曹爲黨往往羣
朋將同心以陷正臣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
亂之機也乘治亂之機未知孰任而災異數見此臣
所以寒心者也夫乘權藉勢之人子弟鱗集于朝羽
翼陰附者衆輻湊于前毀譽將必用以終乖離之咎

是以日月無光霜雪夏隕海水沸出陵谷易處列星
失行皆怨氣之所致也夫遵衰周之軌迹循詩人之
所刺而欲以成太平致雅頌猶郤行而求及前人也
初元以來六年矣按春秋六年之中災異未有稠如
今日者也夫有春秋之異無孔子之救猶不能解紛
况甚於春秋乎原其所以然者讒邪並進也讒邪之
所以並進者由上多疑心既已用賢人而行善政如
或譖之則賢人退而善政還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
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讒邪進則衆賢
退羣枉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君子道

消君子道消則政日亂故爲否否者閉而亂也君子
道長小人道消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爲泰泰者通
而治也詩又云雨雪麋鹿見睨聿消與易同義昔者
鯀共工驩兜與舜禹禼處堯朝周公與管蔡並居周
位當是時迭進相毀流言相謗豈可勝道哉帝堯成
王能賢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蔡故以大治榮華至
今孔子與季孟偕仕于魯李斯與叔孫俱宦于秦定
公始皇賢季孟季斯而消孔子叔孫故以大亂汚辱
至今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賢在于堅
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篤也易

曰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一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用賢未能三旬而退是轉石也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今二府奏佞調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故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是以羣小窺見間隙緣飾文字巧言醜詆流言飛文譁于民間故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羣小小人成羣誠足恤也昔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爲朋黨禹稷與臯陶傳相汲引不爲比周何則忠于爲國無邪心也故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于朝易曰飛龍

在天大人聚也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在上則引其類在下則推其類故湯用伊尹不仁者遠而衆賢至類相致也今佞邪與賢臣並在交戰之內合黨共謀違善依惡歛歛訛訛數設危險之言欲以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災異之所以重至者也自古明聖未有無誅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罰而孔子有兩觀之誅然後聖化可得而行也今以陛下明知誠深思天地之心迹察兩觀之誅覽否泰之卦觀雨雪之詩歷周唐之所進以爲法原秦魯之所消以爲戒考祥應之

福省災異之禍以揆當世之變放遠佞邪之黨壞散
險詖之聚杜閉羣枉之門廣開衆正之路決斷狐疑
分別猶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衆祥並
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臣幸得託肺附誠見陰陽
不調不敢不通所聞竊推春秋災異以救今事一二
條其所以不宜宣泄臣謹重封昧死上成帝時星孛
東井蜀郡岷山崩雍江劉向惡此異語在五行志懷
不能已復上奏昔孔子對魯哀公並言夏桀殷紂暴
虐天下故歷失則攝提失方孟陬無紀此皆易姓之
也秦始皇之未至二世時日月薄食山陵淪于辰

星出于四孟太白經天而行無雲而雷在矢夜光熒
惑襲月孽火燒宮野禽戲廷都門內崩長人見臨洮
石隕于東郡星孛大角大角以亾觀孔子之言考暴
秦之異天命信可畏也及項籍之敗亦孛大角漢之
入秦五星聚于東井乃得天下之象也孝惠時有雨
血日食于衝滅光星見之異孝昭時有泰山臥石自
立上林僵柳復起大星如月西行衆星隨之此爲特
異孝宣興起之表天狗夾漢而西久陰不雨者二十
餘日昌邑不終之異也皆著于漢紀觀秦漢之易世
覽惠昭之無後察昌邑之不終視孝惠之紹起天之

去就豈不昭昭然哉

劉同條災異封事

哀帝時息夫躬建言往年熒惑守心太白高而芒光
又角星弗于河鼓其法爲有兵亂是又訛言行詔籌
經歷郡國天下騷動恐必有非常之變可遣大將軍
行邊兵勅武備斬一郡守以立威震四夷因以厭應
變異上然之以問丞相王嘉對曰臣聞動民以行不
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下民微細猶不可詐况于上
天弭明而可欺哉天之見異所以勅戒人君欲令覺
悟反正推誠行善民心說而天意得矣辨士見一端
或妄以意傳著星歷虛造匈奴烏孫西羌之難謀動
干戈設爲權變非應天之道也守相有罪車馳詣闕
交臂就死恐懼如此而談說者云動安之危辨口快
耳其實未可從夫議政者苦其譎諛傾險辯慧深刻
也譎諛則主德毀傾險則下怨恨辯慧則破正道深
刻則傷恩惠昔秦繆公不從百里奚蹇叔之言以敗
其師悔過自責疾誑誤之臣思黃髮之言名垂于後
世唯陛下觀覽古戒反覆參考無以先入之語爲主
上不聽

時郡國地震民訛言行籌明年正月朔日蝕上乃徵
孔光免孫寵息夫躬罷侍中諸曹黃門郎數十人鮑

八編類纂 卷一
宜復上書。陛下父事天母事地子養黎民卽位以來父虧明母震動子訛言相驚恐今日蝕于三始誠可畏懼小民正月朔日尚恐毀敗器物何況于日虧乎陛下深內自責避正殿舉直言求過失罷退外親及旁仄素飡之人徵拜孔光爲光祿大夫發覺孫寵息夫躬過免官遣就國衆庶歛然莫不說喜天人同心人心說則天意解矣乃二月丙戌白虹虹日連陰不雨此天有憂結未解民有怨望未塞者也侍中駙馬都尉董賢本亡葭葦之親但以令色諛言自進賞賜亡度竭盡府藏并合三第尚以爲小復壞暴室賢

父子坐使天子使者將作治第行夜吏卒皆得賞賜上冢有會輒大官爲供海內貢獻當養一君今反盡之賢家豈天意與民意耶天不可久負厚之如此反所以害之也誠欲哀賢宜爲謝過天地解讐海內免遣就國收乘輿器物還之縣官如此可以父子終其性命不者海內之所讐未有得久安者也孫寵息夫躬不宜居國可皆免以示天下復徵何武師丹彭宣傳喜曠然使民易視以應天心建立大政以興太平之端高門去省戶數十步求見出入二年未省欲使海瀕仄陋自通遠矣願賜數刻之間極竭翬翬之恩

分類集

卷一百

三

退入三泉死亡所恨

八編類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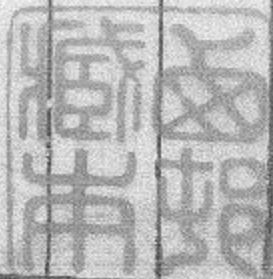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一

圖書編

地類

地道總叙

自三危積石，負終南地絡之陰，抵大華而北，逾大河，竝大行，抵恒山之右，循塞坦，至於濊貊、胡、鮮，是謂北紀。胡門也。自岷山、番冢，負地絡之陽，竝商山，抵上洛而南，逾江漢，至於荆衡，循嶺徼，至於百粵，是謂南紀。越門也。其間包有冀、兗、青、徐、荆、梁、豫、揚、雍、畿、服、畫、九州、江河，分爲兩界，其大幹入中國者，爲南北中三支。



星宿次度分屬天下州郡國邑考

十二次班固取三統曆配十二分野其言最詳又有費直說周易蔡邕令章句頗有先後魏太史令陳卓更言郡國所入宿度今附而次之

自軫十二度為壽星於辰在辰鄭之分野屬兗州費直

起軫七度蔡邕起軫六度

自氐五度至尾九度為大火於辰在卯宋之分野屬

豫州費直起氐十一度蔡邕起氐九度

自尾十度至斗十一度為析木於辰在寅燕之分野

屬幽州費直起尾九度蔡邕起尾四度

自斗十一度至女七度為星紀於辰在丑吳越之分

野屬楊州費直起斗十度蔡邕起斗六度

自女八度至危十五度為玄枵於辰在子齊之分野

屬青州費直起女六度蔡邕起女二度

自危十六度至奎四度為娵訾於辰在亥衛之分野

屬并州費直起危十四度蔡邕起危十度

自奎五度至胃六度為降婁於辰在戌魯之分野屬

徐州費直起奎六度蔡邕起奎八度

自胃七度至畢十一度為大梁於辰在酉趙之分野

屬冀州費直起胃十度蔡邕起胃一度

自畢十二度至東井十五度為實沈於辰在申魏之

分野屬益州費直起畢九度蔡邕起畢六度

自井十六度至柳八度為鶉首於辰在未秦之分野

屬雍州費直起井十二度蔡邕起井十度

自柳九度至張十六度為鶉火於辰在午周之分野

屬三河費直起柳五度蔡邕起柳三度

自張十七度至軫十一度為鶉尾於辰在巳楚之分

野屬荊州費直起張十三度蔡邕起張十二度

又改陳卓范蠡鬼谷先生張良諸葛亮譙郡房張

衡所著州郡躔次井方

角亢氏鄭兗州東郡入角一度東平任城山陰入角六度濟陰入泰山入角十二度濟北

陳留入亢五度東平入氏七度

房心宋豫州潁川入房一度汝南入房二度淮南入心一度魯國入心三度楚國入房四度梁國入房五度

箕尾燕幽州涼州入箕十度右北平入尾七度

西上郡北遼東西入尾十度涿郡入尾十六度勃海入箕一度樂浪入箕三度玄菟入箕六度

箕九度廣陽入

斗牛女吳越揚州九江入斗一度廬江入斗六度墜方入斗十度丹陽入斗十

六度會稽入牛一度臨淮入牛四度廣陵入牛八度泗水入女一度六安入牛六度

虛危齊青州齊國入虛六度北海入虛九度濟南入危一度樂安入危四度東萊

地類

入危九度 平原入危十
一度 蓄川入危十四度
室壁衛并州 安定入室一度 天水入室八度 隴
掖入室十四度 武都入室一度 酒泉入室十一度 張
壁四度 武城入室六度 墩墮入室八度
奎婁胃魯徐州 東海入室一度 瑯琊入室六度
高密入室一度 陽城入室九度
膠東入
胃一度

昂畢趙冀州 魏郡入昂一度 鉅鹿入昂三度 常
山入昂五度 廣平入昂七度 中山
入昂十度 清河入昂九度 信都入畢三度 趙
郡入畢八度 安平入畢四度 河間入畢十度
真定入畢
十三度

紫參魏益州 廣漢入紫一度 趙雋入紫三度 蜀
人參五度 巴郡入參八度 漢
中入參九度 益州入參七度

井兔秦雍州 漢中入井一度 定襄入井八度 雁
太原入井二十九度 代郡入井二十八度
度 上黨入井二度

柳星張周三河 弘農入柳一度 河南入星三度
翼軫楚荊州 南陽入翼六度 河內入張九度
陽入軫六度 武陵入軫
十度 長沙入軫十六度 零陵入軫一度 江
桂

國朝列郡分野

北直隸順天府名幽州尾箕分野漢名廣陽宋名燕
山 保定府古幽州尾箕分野漢為涿郡 河澗府

古幽州尾箕分野秦為鉅鹿上谷 真定府古冀州
昂畢分野秦為鉅鹿常山 順德府古冀州昂分野

廣平府、古冀州、昴分野、秦爲邯鄲、大名府、古冀堯
二州、室壁分野、商舊都、春秋爲晉地、唐爲魏郡、周爲
天雄軍。

南直隸應天府、古揚州、斗分野、漢爲丹陽郡、吳爲建
業、鳳陽府、古揚州、斗分野、古爲塗山氏之國、戰國
時屬楚、秦爲九江郡、漢爲淮南、唐爲濠州、蘇州府、
古揚州、斗分野、秦置會稽郡、改江都、松江府、古揚
州、斗分野、晉時屬州、郡名雲間、常州府、古揚州、
斗分野、秦爲會稽郡、唐爲常州、鎮江府、古揚州、斗
分野、秦屬會稽郡、晉屬毘陵、唐爲丹陽郡、揚州府、

古揚州、斗牛分野、秦爲九江、漢爲廣陵、淮安府、古
揚州、斗牛分野、秦爲九江、漢屬臨淮、廬州府、古揚
州、斗分野、戰國爲楚、秦爲九江郡、漢爲江國、安慶
府、古揚州、斗分野、戰國屬楚、秦屬九江、漢屬廬陵、
太平府、古揚州、斗分野、戰國屬楚、秦屬郡、漢爲丹
陽郡、寧國府、古揚州、斗分野、戰國屬越、後屬楚、秦
爲漳郡、漢置丹陽郡、晉名宣城、池州府、古揚州、斗
分野、先越後楚、漢爲丹陽、徽州府、古揚州、斗分野、
先越後楚、秦爲漳郡、漢爲丹陽、廣德州、古揚州、斗
分野、戰國屬楚、漢爲丹陽、和州、古揚州、斗分野、戰

國屬楚。秦爲九江。漢初屬淮南。滁州古楊州。十分野。戰國屬楚。秦爲九江。漢爲淮南。徐州古徐州。房心分野。春秋爲宋地。秦置彭城縣。項羽都此。

山西太原府古冀州。參井分野。漢置并州。唐爲河東道。平陽府古冀州。觜參分野。堯都於此。戰國屬韓。

後屬趙。秦漢皆爲河東郡。大同府古冀州。昴畢分野。戰國屬趙。秦爲雲中。雁門代郡。汾州古冀州。參

分野。春秋屬晉。戰國屬趙。秦漢皆爲太原。遼州古冀州。參井分野。春秋屬晉。戰國屬韓。後屬趙。爲上黨。

沁州古冀州。春秋屬晉。秦漢皆爲上黨。潞州古冀

州。參井分野。西伯戡黎。卽此。秦置上黨郡。唐爲潞州。澤州古冀州。觜參分野。春秋屬晉。戰國屬韓。後屬趙。秦漢爲上黨。

山東濟南府古青州。危分野。春秋戰國並爲齊。漢爲濟南郡。兗州府古徐兗二州。奎婁分野。春秋爲魯

國。戰國屬楚。東昌府古兗州。危室分野。春秋爲齊。西鄙。戰國爲魏。齊趙三國之境。秦漢爲東郡。青州

府古青州。虛危分野。太公封於此。漢分置州海郡。登州府古青州。危分野。唐虞時爲嵎夷。秦爲齊郡。漢

屬東郡。魏析東萊郡。萊州府古青州。危分野。古萊

夷地秦屬齊郡漢析至東萊郡遼東冀青二州舜分
冀東爲北幽州卽今廣寧以西之地青東北爲營州
卽今廣寧以東之地箕尾分野戰國屬燕

河南開封府古兗豫二州角亢分野春秋鄭衛陳三
國之境戰國魏於此號爲大梁秦爲三川漢爲陳留
彰德府古冀州室壁分野商河亶甲居相卽此春秋
爲晉之東陽地戰國爲魏之鄴地秦爲上黨邯鄲三
郡衛輝府古冀州室壁分野殷紂所都朝歌之地
秦屬河東郡漢屬河內郡懷慶府古冀州覃懷之
地室壁分野商爲畿內戰國爲魏衛鄭三國河南

府古豫州柳分野成王營洛在乎東都於此南陽
府古豫州張分野本夏禹之國春秋併於楚戰國屬
韓光武起兵春陵更始立於清水在此汝寧府古
豫州角亢氏分野秦置潁川郡漢置汝南郡東魏改
蔡州

陝西西安府古雍州井鬼分野周爲王畿漢爲三輔
後改京兆秦漢西晉魏後周隋唐並都於此鳳翔
府古雍州井鬼分野周爲岐周春秋戰國爲秦武帝
更名右扶風漢中府古梁雍二州井鬼翼軫分野
春秋戰國時屬秦與楚漢高祖初爲漢王都南鄭卽

此漢武分隸益州。平涼府古雍州，井鬼分野，秦屬北地郡，漢析安定郡。鞏昌府古雍州，井鬼分野，春秋爲戎羗，秦屬隴西郡，東漢分立南安郡。臨洮府古雍州，井鬼分野，春秋戰國時爲羗所居，秦漢爲隴郡，隋改舍城。慶陽府古雍州，井鬼分野，春秋時爲義渠戎國，秦屬北地郡。延安府古雍州，井鬼分野，秦屬上郡，漢初屬翟國。寧夏古雍州，井鬼分野，春秋羗戎所居，秦爲上郡，漢置朔方郡，赫連夏氏都於此。洮州古雍州，井鬼分野，秦爲諸戎之地，後爲吐谷渾所據，隋置臨洮郡。岷州古雍州，井鬼分野，古

西羗地，秦爲臨洮縣，屬隴西郡，漢時晉因之。河州古雍州，西羗地，秦屬隴西郡，漢屬金城隴西二郡。靖膚古雍州，西羗地，秦屬隴西郡，漢屬舍城。文縣古梁州，井鬼分野，春秋戰國時爲氐羗地。甘肅古雍州，井鬼分野，漢以前爲月支國，漢武置酒泉武威張掖等郡。

浙江杭州府古揚州，井分野，春秋屬吳越，戰國屬楚，秦爲會稽郡，東漢屬吳郡，隋置杭州，改餘杭郡，唐復爲杭州。紹興府古揚州，井女分野，禹會諸侯於此，春秋戰國時爲越國，秦置會稽郡，隋改越州，唐改會

稽郡。嚴州府古楊州，牛女分野。春秋屬吳越，戰國屬楚。秦為會稽、滄二郡。漢屬會稽、丹陽二郡。唐為睦州。金華府古楊州，牛女分野。春秋為越國。秦屬會稽郡。漢為烏傷，仍屬會稽。唐為婺州。改東陽郡。衢州府古楊州，牛女分野。春秋為越西鄙。秦漢屬會稽郡。處州府古楊州，牛女分野。春秋戰國屬越。秦為會稽郡。漢為東甌。台州府古楊州，牛女分野。春秋戰國時為越地。秦屬閩中郡。漢屬東甌國。溫州府古楊州，牛女分野。春秋戰國並屬越。秦屬閩中郡。漢初為東甌國。寧波府古楊州，牛女分野。夏商周皆

為越地。湖州府古楊州，牛女分野。古為防風氏之國。春秋屬吳越。戰國屬楚。漢屬江都。改會稽、丹陽二郡。唐置湖州。改吳興郡。嘉興府古楊州，牛女分野。春秋屬吳越。分境。秦為會稽郡。漢屬吳。江西南昌府古楊州，牛女分野。春秋戰國時為吳越之交。秦屬九江郡。漢置豫章郡。饒州府古楊州，牛女分野。春秋楚東境。後屬吳。戰國復屬楚。秦屬九江郡。漢屬豫章郡。廣信府古楊州，牛女分野。春秋戰國迭為吳楚之地。秦屬九江。會稽二郡。漢屬豫章郡。及會稽郡。南康府古楊州，牛女分野。春秋為吳楚之地。戰國

屬楚、秦屬九江郡、漢屬豫章郡。九江府、古揚州、斗
牛分野、春秋爲吳越地、楚、秦爲九江郡、漢分屬豫章
郡。建昌府、古揚州、斗分野、春秋吳南境、戰國屬楚。
秦屬九江郡、漢屬豫章郡。撫州府、古揚州、斗分野。
春秋爲吳境、後屬越、戰國屬楚、秦屬九江、漢爲豫章
郡、吳名臨川。臨江府、古揚州、斗分野、春秋屬吳、後
屬越、戰國屬楚、秦爲九江、漢屬淮南、後屬豫章。吉
安府、古荆、揚二州之域、斗分野、春秋屬吳、戰國屬楚。
秦屬九江、長沙二郡、漢屬豫章郡、及長沙國、晉爲廬
陵郡。瑞州府、古揚州、斗分野、春秋屬吳、戰國屬楚。

秦屬九江、漢屬豫章、唐置靖州。袁州府、古揚州、斗
分野、春秋屬吳、戰國屬楚、秦屬九江、漢爲豫章、隋名
宜春。贛州府、古揚州、斗分野、春秋屬吳、越、戰國屬
楚、秦屬九江、漢屬豫章、因二水名章貢。南安府、古
揚州、斗分野、春秋屬越、戰國屬楚、秦屬九江郡、漢爲
豫章郡、隋屬虔州。
湖廣武昌府、古荊州、翼軫分野、屬吳、楚、秦屬南郡。
漢置江夏郡。漢陽府、古荊州、翼軫分野、戰國屬楚。
秦屬南郡、漢爲江夏郡、安陸縣、三國屬魏、後屬吳。
襄陽府、古荊、豫二州、翼軫分野、春秋屬楚、秦爲南郡。

南陽郡 德安府古荊州翼軫分野雲夢卽此地秦屬南郡漢屬江夏郡劉宋置安陸郡 黃州府古荊州翼軫分野秦屬南郡漢屬江夏郡 荊州府古荊州翼軫分野春秋爲楚鄢都秦置南郡漢改爲臨江郡 岳州府古荊州翼軫分野周以前爲三苗地戰國屬楚秦爲長沙郡劉宋復分巴陵等縣 長沙府古荊州翼軫分野商爲荊楚地周始名長沙 寶慶府古荊州翼軫分野春秋戰國時屬楚秦屬長沙郡東漢屬零陵郡 衡州府古荊州翼軫分野春秋楚地秦屬長沙漢初屬桂陽郡吳分爲湘東衡陽二郡

常德府 辰州府古荊州翼軫分野本蠻夷之地春秋屬楚秦屬黔中郡漢爲長沙武陵二郡三國爲武陵郡 永州府古荊州翼軫分野春秋戰國爲楚南境秦爲長沙郡 沔陽州古荊州翼軫分野春秋戰國時屬楚秦屬南郡漢爲江夏郡 承天府古荊州翼軫分野春秋戰國時屬楚秦屬南郡漢爲江夏郡 宋齊並爲竟陵郡 靖州古荊州軫分野秦爲黔中郡漢屬武陵郡武帝時屬牂牁郡唐爲溪洞 郴州古荊州翼軫分野春秋戰國屬楚秦屬長沙項羽徙義帝於此漢置桂陽郡屬荊州 施州古荊梁二州

翼軫分野、春秋爲巴國、戰國爲楚巫郡、秦屬黔中郡、漢屬南郡、永順、古荊州、翼軫分野、蠻夷之地、春秋楚國之境、秦屬黔中郡、漢爲武陵郡、保靖、古荊州、翼軫分野、隋爲辰州地、唐爲漢州地、宋置任靖州、四川成都府、古梁州、井鬼分野、入參一度、古爲蜀國、秦置蜀郡、漢武置益州、蜀郡隸焉、蜀漢都此、保寧州、古梁州、井鬼分野、春秋爲巴國、秦置巴郡、漢未改爲巴西郡、順慶府、古梁州、參井分野、春秋戰國時爲巴子國、秦屬巴郡、劉宋析置岩渠縣郡、叙州府、古梁州、井鬼分野、古爲夔國、漢爲捷爲郡、重慶府、

古梁州、井鬼分野、周時巴子國、秦置巴郡、蜀王走孟知祥、繼有其地、夔州府、古荊梁二州地、翼軫分野、秦屬巴郡、東漢分置永寧郡、改巴東郡、馬湖府、古荊州、井鬼分野、古夔侯國之地、夷獠所居、漢武爲捷爲牂牁二郡、潼川州、古梁州、井鬼分野、春秋戰國爲蜀地、秦爲蜀郡、漢置廣漢郡、屬漢、分置梓潼郡、隋改新城郡、眉州、古梁州、井鬼分野、秦爲蜀郡、漢爲捷爲郡、瀘州、古梁州、井鬼分野、春秋戰國爲巴國、秦屬巴郡、漢爲捷爲郡、雅州、古梁州、井鬼分野、秦爲嚴道、屬蜀郡、東川屬南詔、烏蒙、古梁州、井鬼分